

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下午兩點鐘，五輛美國裝甲偵察車闖進了集中營。兩小時後，他們便離開了集中營，並且帶走了六個俘虜。但這時集中營的周圍地帶始終還在德國納粹黨衛軍的手中。

美國兵走后，納粹黨衛軍又重新集合隊伍繼續幹那從四月底已開始的謀殺集中營全部俘虜的工作。但是集中營的俘虜們，在蘇聯少校安德烈·沃羅果夫領導下，組織成一支軍隊起來反抗，打敗了納粹黨衛軍，還擒獲了一百五十名。

等到五月八日，美國兵才重新在集中營出現。

本書獻給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為自由而犧牲的西班牙人璜·比斯巴爾·柯斯達（俘虜番號四六二九）和全世界所有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為同樣目的而犧牲的人們。

“从前有一位哲人曾为‘人类的意志不可摧毁’表示了惊异讚嘆。親愛的，我們將會証明这位哲人完全是对的。”

伊斯尔·罗森堡给她丈夫  
朱利葉斯·罗森堡的信。

## 目 次

第一篇	棋局	1
第二篇	幫助別人活著的人們	47
第三篇	事情發展得很快	75
第四篇	我的苏联兄弟	157
第五篇	山頂上的工作組	193
附錄		267

# 第 一 篇

## 棋 局

——獻給德拉荷米爾·彼

## 第一章

白天，有三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南斯拉夫人从他們的工作組中逃走了。这个工作組是派去清除被山上崩下來的雪所淹沒了的道路的。他們夺取了看守他們的納粹党衛軍的刺刀从背后一刀戳死了这个党衛軍。事情做得很迅速，沒有一点声音。等到出事后兩小时，查勤的下級軍官發現了这件事情时，那个崗兵的尸体已經僵冻了。这位下級軍官嚎叫着，用手槍向空中打了三响，表示要人來援助他。逃走的人里面，有一个是苏联工程师，紅軍中的上尉。隨着逃走的人的足迹，一直搜索到大路上，可以看出这四个人逃走的方向是离集中营有五十公里的塔脫拉山；那里是斯洛伐克游击隊展开活动的所在。

晚上点名以后，当所有的俘虜們还是按照号房的小組集合在点名廣場上的时候，集中营的納粹党衛軍的上尉隊長杜尼·剛斯，为了报复那些逃走的人起見，隨便选

出了十五个俄罗斯人，五个南斯拉夫人，叫他們走出隊來：命令他們把衣服全都脫掉，然后，把他們的手反綁起來，一个挨一个地吊在圍繞廣場的松樹上面。因为有两个苏联人高呼：“斯大林万歲！”所以这两个人在被吊之前还挨了一頓痛打。在輕机枪的威脅下，俘虜們不能不看这种殘酷的非刑。要吊起二十个人，時間当然不会很短。站着观看的俘虜由于白天的極度疲勞，其中有好几十个人倒在行列中間死了。点完了名后，那些死者的尸体就立刻送進了焚尸爐。被吊起來的人，起初并不喊叫；但过后，肩膀的骨头散开了。由于这个痛苦，再加上寒冷，于是这些受刑人再也不能忍受了。他們的呼号声越來越高，籠罩了这时已經荒涼的大廣場，一直傳到俘虜們住的号房里；这时候俘虜們正一面喝着冷咖啡，一面啃着那晚上發下來的少得可憐的面包。廣場上傳來的呼号声漸漸地減弱了。号房里的人們躺在草垫子上一个个緊挤着睡了。

八点三十分，灯熄了。集中营頓時变成一个漆黑的小島，只有洛电網四周的那些大光灯，照亮着所有的了望楼。从山的側面，納粹党衛軍住的营房背后傳來的隆隆之声更加清晰了。在那里許多俘虜工作組正在輪班替換着挖掘地下工厂呢！这时候人們可以听到从隧道中出來的小火車的滾动声，火車头上的汽笛声，炸藥爆炸的轟隆声，还有散發在冰冷的空气中的工头的叫声。

党衛軍的崗兵穿着長大衣，縮着身子，躲在了望樓頂上的崗亭里傾听着。他們的机槍瞄准着沉睡的，寂靜的集中營。其中站得較遠的一個，想哼一下帝羅爾山的曲子，可是寒冷使他的喉管梗塞，哼也哼不出來了。至于那位在大門附近站崗的兵，冻得跺着脚直說：

“他媽的，他媽的，真倒霉！”

虽然他穿的是笨重的有羊皮作里的靴子，仍然一直冻僵到大腿。他的眼睛越过鉄絲網，望着集中營里一扇有灯光的窗戶。那是第一号号房尽头的集中營秘書室的窗戶，从那屋子的頂上冒出一縷縷的黑烟。这个办公室里的人們可暖和啦，“狗东西，”那个党衛軍在想。过几天，他呢，他可能要到东面去打已侵入了西里西亞的俄罗斯人了。可是这般狗东西呢，他們会留在这里，他們看战争結束的机会也許比他更多哩。

廣場上，被吊着的人中間的一个叫了起來，这叫声使尚未死去的人們重新感到痛苦。过了一会兒，惨叫声拖長了。“这些家伙可不容易死呵！”那个党衛軍在想。他已毫無对人类的憐憫心腸了，他在納粹組織里面呆得太久了。除了德國人之外，其他的人在他眼里簡直还比不上一条狗。关在集中營里的人們是注定要被处死的。这是一条法律。在他們自己中間，幸运的有火取暖，倒霉的就應該在寒冷之中光着身子冻得垂死。这是公平的，因为國社党是允許这样的事实存在的。他沒有心腸在这



上面去設法了解更多的东西。这个集中营对他已經是没有什麼神秘可言了。他对一切都無所謂。他抬起一条腿來，用靴子踢一下他的机槍的槍膛，机槍在三脚架上旋轉着，槍口正对着那有灯光的窗戶。

用木板隔成的房間里，热得像鍋爐房一样。那个鉄皮爐子一直紅到爐口。堆得有一公尺高的松柴吱吱地發响，而且冒着黑烟。在一張放在靠近窗戶的桌子的兩边，面对面坐着兩個人：一个是盧森堡人漢斯·蕭普勒，集中营的秘書，一个是法國人馬尔賽·杜蒙，兩個人正在下棋。他們已下了一小时多了。漢斯覺得自己很有把握，故意慢慢地下，这使馬尔賽非常不高兴。这局棋的賭注十分重要——关系到一条人命。

這兩個下棋的人都脫去了外衣，兩个人都穿的是一件党衛軍穿的白色直条子的襯衫。漢斯的那件是新的，还没有洗过，那是当天早晨从管理党衛軍倉庫的一个下級軍官那里取來的。他解开了領子，把袖子卷到他的兩条又白又肥的胳膊上面。馬尔賽的那件已經穿旧了的，不过穿在他身上却是那样自然、大方，使漢斯又羨慕又讚嘆。領扣很高，袖口用明鑿制的鈕扣扣住；这种明鑿鈕扣是奢侈品，是用一份面包向一个捷克俘虏換來的。

在房間的一个角落里，賈蘭，一个二十歲的捷克人，坐在靠着牆壁的桌子前面，正在登記点名时死了的人的

名字。他憂郁地弯着他的瘦削的駝背。他从集中營的尽头，焚尸爐附近的醫療室回來才十分鐘。一百三十个人在看吊人的時候倒了下來。那些受着殘毒非刑的人却還沒有死。不过今晚無論如何總是要死的。賈蘭已經把他們的名字一起抄上去了。在翻開擺在他面前的那本冊子上，每個名字的旁邊，“死亡原因”那一欄里，他都填寫了：“肺溢血”。他沒有其他可以寫的。

這件工作原則上不是他的，而是漢斯的。十八個月之前，賈蘭在布拉格被捕，因為他能講五種語言（俄文，波蘭文，捷克文，法文，意大利文），官方就指定他當集中營的翻譯，是納粹黨衛軍這樣決定的。可是賈蘭向漢斯建議願意做他的助手，這位盧森堡人也就很痛快的答應了。難道他不應該有個助手么？賈蘭一來，漢斯就有更多的空閑和更多的機會下棋，這豈不更好么？

賈蘭現在把死者的卡片從放在架子上的，足有一公尺長的巨大的卡片盒里抽出來。死者幾乎全部都是俄羅斯人，南斯拉夫人与波蘭人，只有幾個是法國人。他看了看馬爾賽。

“死了五個法國人，”他輕輕地說。

馬爾賽沒有听他的。漢斯剛跳了馬，同時威脅着他的王后与國王，這局棋是輸定了。馬爾賽因而感到一種真正的失望。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一件他精通的事情上，被一個笨蛋打敗了。

他这一生，当然遭遇过其他很多次的失败，可是没有一次失败能比得上这一次这样严重。从来没有把一条人命作过赌注；至少直接用人命作赌注的事总没有过。不过，他的行为的遥远的后果，对他是无所谓的。得与失的计算，并不由他负责。特务与哲学是两件不相干的事。他并不需要把思想搞得太复杂就可以知道怎样行动，这就是他的职业的艺术和他自鸣得意的地方。在他看来，汉斯对这些能懂个什么呢？

在六个月之前，当纳粹党卫军的传令官命令汉斯把这位新来的人留在秘书室，什么也不要让他做的时候，这个卢森堡人一点也没有想知道是为了什么。他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法国人能受到这许多优待这还是第一次。

马尔赛告诉他，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买毯子的事使德军后勤部受到严重的损失。这是实在的事。不过作特务的人是不会向人家作详细的报告的，所以他说的话中还有许多隐隐约约的地方。可是在汉斯看来，马尔赛是个毫无任何神秘可言的人。他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是那样简单。一个会计员的生活而已。对于这个法国人所享受的优待，他是完全不介意的。这优待是在他了解能力以外的事。所以有一天马尔赛对他说他从来也没有觉得有过这样的自由，他一点也不表示驚訝。

六个月以来，马尔赛真是认识了自由，他发现了自

由。这是个不平凡的感觉。德國特务机关庇护他，把他从德軍軍法机关救了出來，“擺”在这个集中营里。真是“擺”，沒有其他更恰当的字眼了。他現在不受任何人的管制，連德國特务机关也好像在最近的軍事潰敗中把他遺忘了。再也沒有一根綫系住他的脚。尤其是那些空降下來的人的不可預測的拜訪，要他帶領到里昂，蘭斯，斯特拉斯堡的事沒有了。自从被捕之后，一切工作完全結束。他重新变得有人性，而且也更能了解事物了。

“我輸了，毫無疑問，”他說。

这真是令人太失望的一件事；他的好运，在这局棋前面一剎那就宣告結束。一个人竟要死在由于他不知道保护他的王后！——其实只要把“炮塔”走上兩格就行了。

“你不來了嗎？”漢斯問。

“不必了，沒有办法，你真是个能手。”

馬尔賽这話是說得極其聰明的。不过漢斯能否領略这种恭維呢？但最好是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多加計較。盧森堡人滿意地大笑了一番之后；他的兩只小猪眼睛就閉上了。

賈蘭站了起來。他工作做完了，把卡片盒放回原处。他把死者的卡片用綫扎在一起，這一疊东西可不少哩。他把椅子推到桌子底下以后，同每晚一样預备出去。尽管熄灯后禁止在营內走动，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馬

尔赛要他留在那里。何必呢？这捷克人又不知道他们这局棋的赌注。他把一件旧大衣披在他那瘦而宽的背上，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他用德文说：

“再见。”

“再见。”马尔赛也用德文回答。

汉斯没有答话。他是从来也不回答他的下属的。他把棋子一个一个排好，放在棋盒里。

“你真是决心要那家伙死吗？”马尔赛说。

汉斯跳了起来。在他的塞满着油脂的脸上显露出一惊。

“我们不是打过赌的吗？你输了。”

“对，不过假使……碰巧，我要是赢了，他就能活着，他活着还不至于那样地妨碍你吧？”

“输赢就是输赢！”

这语调是不允许再有辩论的了。马尔赛在内心的深处感到一种莫大的空虚，——那是一个情人被他的情妇抛弃时那样的空虚——也就是他每次被关在牢里的最初几天所感到的空虚。他简直有那种感到前途茫茫的人的悲哀的感觉。

“我何必这样傻想呢，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办法呀！”他想。

他想起那天下午，汉斯曾经同他谈过他的孩子们——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在卢森堡等待他。他的胖

臉上挂着眼淚；他很惋惜他的“親愛的太太”为了他所做的牺牲。每一个星期，她有包裹寄給他，里面裝滿了臘肉和香腸，他一个人独自感动地吃着。他又說：“我过去的职位是不錯的。”他原是一家瑞士保險公司，派在盧森堡的職員。在他二十五年的職員生活里——他現在四十五歲——他总是在經理面前卑躬屈膝的；他真是个十足的奴才。現在他可算是翻身了。他底下有一万个奴才，他对他們有生殺之权。在他上面管着他的只有納粹党衛軍和馬紐斯。馬紐斯身材龐大，綽号“金剛”，是集中营俘虜中的头目，与納粹党衛軍有同等的地位。

远处傳來了一声槍响，接着又是一响。漢斯与馬尔賽毫不介意。当然又是一个党衛軍从他的了望楼上，瞧見了一个人影而对它的射击。馬尔賽目不轉睛地看着漢斯的动作，他把棋子排完了放在盒子里。馬尔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假使盒盖一关上，那么一切就决定了，一切都完了。他于是再做一番努力：

“喂，漢斯，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入。不要弄死他吧。給他一个机会。”

“給他机会：他有什么机会？”

“这个小伙子，我有点認識他。他到这里來已有兩年了。他能够坚持到这样久也算他有勇气。为什么現在要弄死他呢？战争快結束了。”

“战争快結束了！”

漢斯大笑起來；他的目光重又消失在他肥胖的面龐里……“你也是……你也是這樣想！……不會的，不會結束的。”

“那末你何必現在要把他弄死呢？不勞你的駕，他總也要死的。”

“什麼事情使你這樣關心那傢伙？”

“只是這樣想想罷了；總算是個同胞。”

“一個共產黨員！”

“是不是共產黨員，有什麼關係！在焚尸爐面前，我們都是平等的。給他一個機會吧！”

“不能。你輸了，是你的過錯。”

再講又有什麼用處。他內心的深處永遠是那一個空虛——一條人命究竟系在什麼事物上呢？他只要把“炮塔”走上兩格就救了那傢伙的命！

不過，他總算作到了他所能作的一切了。漢斯決意要弄死那個法國人，那是毫無理由的一件事，只是一個蠢才一時的高興。是漢斯要把這條人命作為下棋的賭注。他除了答應之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救他的同胞。一切的爭辯都無濟於事。“你輸了，是你的過錯。”這個蠢才的法律是這樣定的。他只有屈服。不過像這樣被人玩弄終究是第一次。

棋盒的蓋子現在是關上了，命運也就決定了。哼！事情已走到這步田地，難道還用得着努力設法去挽救

嗎？即使馬尔賽贏了棋，他的同胞真會從此得救了嗎？有多少個俘虜，在目前的情況下能夠活到戰爭結束呢？

門開了，但立刻又關上了。賈蘭像一陣風似地走了進來。他喘着氣，呆立着好一會兒沒有動。

“詩人回來了。”漢斯說，他很高興看到他回來，因為他的回來把這一個使他很窘的場面結束了。

“多麼可怕的冷呵，”賈蘭說道，“我想吊在廣場上的那些人現在該全都死了吧。”

他的聲音有些孩子氣，但是極平靜而又極溫和。

“俄羅斯人與南斯拉夫人是不容易死的。”漢斯回駁着。

是不是由於賈蘭的語氣與聲調的緣故呢？馬尔賽感到沒有剛才那麼苦惱了。那個年輕人的上衣的領子撕破了——這是馬尔賽在這捷克人出去之前沒有見到的，可是看樣子，捷克人也不像出去曾和人打過架來。仔細一想，就是由於這個被扯破的領子使馬尔賽感到苦惱少了一點。這就是一種本能：是不是他也有這樣的本能？人家常常講給他聽，說本能比智慧更重要，是人類維持生命必不可少的東西。餓極了的人能在三公里外聞出氣味，知道在厨房里，燒鍋中正在滾着的蘿卜湯里有人放了幾個馬鈴薯，這也是一種本能；他也有這種本能么？在賈蘭的態度上透露出了一些反常的現象；在馬尔賽看來，



这好像是一种希望：

“在那些被吊的俄罗斯人中間，”賈蘭說，“有一个是音乐家，是鋼琴家，在布拉格國際联欢節上得过头等獎的。大战前，我曾經在國家剧院听过他演奏音乐。那一次他奏的是貝多芬的‘拉巴西奧納塔’曲，”

“管他呢！”漢斯答道。“自有別的人來演奏那‘拉巴……’”

他不能重复說出那个曲子的名字，感到有些难为情，于是臉面頓時紅了起來。

“小家伙，”他接着說，“你知道熄灯后是不准在營中走动的。”

賈蘭一点也不表示害怕。可是，从他的整个身上表現出來的那种激动的表情，使馬尔賽明白了，剛才的兩声槍响是对着这个捷克人开的。那領子撕破的地方就是子彈打的。

“我收到布拉格寄來的一个大邮包，”賈蘭回答，“我把它交給了几个朋友，我們把它分給了一些病人。”

这样的回答漢斯是不会責备的。很久以來，漢斯的确知道賈蘭有这种慷慨的行为。在他看來，賈蘭只是个年輕無知的人罢了。他的父母很辛苦地把省下來的一点东西寄給他，他却拿來隨便送人。假使他有个家，他想，他会同我一样，什么都幹。

“你真幸运。遇着今天这样冻死人的天气：我們听到

外面有兩声槍响。要是有一个党衛軍在營中巡邏，你身上一定会挨了一槍了。”

賈蘭已經不聽他的了。他走近火邊，騎馬式地坐在一張椅子上，背向着火，从袋里拿出了一本小書。真是奇怪，他在集中營里能找到的書可真多，這些書是党衛軍从新來的俘虜行李中沒收來的，沒收以后就到处乱堆着。馬尔賽走上前几步。从年輕的捷克人肩膀上面看过去，他看見了那兩句詩：

在米拉波橋的下面，

塞納河的水与我們的愛情在一道流着……

馬尔賽真的一点煩惱也沒有了，希望充滿了他的全身，那法國人肯定地不会死了。为什么？他不知道。尽管他一句話也不能說，一点事也不能作，但在这个集中營里，他到底也是一个特務，不过是一个失了業的特務罷了。他有甚么价值可言呢？他不見得比漢斯高出多少。他們兩個不是同謀的罪人嗎？

为什么一定要我想起，

欢乐永远落在痛苦的后面？

他抬起头來一望，漢斯在數香烟。他是要把一些坏烟挑出來。在一个滿裝香烟的巨大的盒子里，他把最松的，烟紙有些破碎的香烟拿了出來去作凶手的報酬。

七……八……九……十。十枝香烟！殺一個人完全够了。

“你覺得十枝烟就夠了么？”馬爾賽問。

他像在睡夢中似的說出這一句話……他好像這時還睡在“塞納河水與我們的愛情……在一道流着”的米拉波橋下。可是這句話的確是他應該說的。它足夠應付當時的場面。賈蘭在聳肩——這一次他可看見了——就証明了這一點。他輸了棋，他沒有把炮塔走上應走上的前兩格。可是不見得就此完了，法國人還沒有死哩。

“也許只要八枝就可成交了。”漢斯答道。

## 第二章

“我沒有打中他，”集中營的黨衛軍隊長說。“還不到五十公尺遠，真是丟人。”

“因為天氣冷，”海爾曼答道。

“天氣冷再加上手套又太厚了，實在沒有法子瞄準。”

集中營的黨衛軍隊長杜尼·剛斯手里還未放下他的滾熱的手槍。打過了兩槍之後，他們倆曾經馬上趕到那身影出現的地方。他們以為可以找到一個被打死的人。但是什麼也沒有。雪地里有幾處足跡，但追尋到人們常走的道路上那足跡也看不清楚了。兩個人伸長了耳朵，彼此十分挨近：剛斯，短小精悍；海爾曼，又高又大。他們只聽到在集中營外面，隧道前面的工場上發出來的

响声。但他們的附近的地方却是一片寂靜。这种寂靜使他們有些感慨：在这一个有着上万人的集中營里，四周都是建筑在森林深处的木屋，那些黑黝黝的松樹，在夜間看來，好像是插在雪地里似的。那雪，白得难以形容，使人睜不开眼睛，虽然天空还是昏沉沉的。

“地上有雪，”海尔曼接着說，“所以他能够一声不响地逃走。”

“这些狗东西，夜里隨便乱走！应该在集中營周圍加班巡邏。”

杜尼·剛斯把他的手槍放進吊在腰圍帶上的槍盒子里，那盒子在他的右边的屁股旁擺來擺去。

“要是那家伙看到我們两个在一起，那就不太好了。”他說道。

“对的，以后为了謹慎起見，你不要再到營中來看我了，还是我白天到你的山庄里去看你吧。”

“这也不見得就可靠。我的士兵已經不是当初的那些党衛軍了。我現在有的是上次大战中的老家伙，和一些剛征調來的鄉村公務員。他們之所以加入納粹党，只是为了想得到一些好差使。打仗，打我們这样的仗，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我去找你，总是比較好的办法，”海尔曼坚定地答道。

两个人重新走着。剛斯嶄新的靴子在格格地發响。

海尔曼在黑夜中仔細地观察，最小的一点声音、最細微的一絲光綫，他都加以注意。他穿的是俘虏穿的帶条子的服裝，并且在胸前有一个紅色的三角形的政治犯的符号。他是德國秘密警察隊中的上尉，他在集中营是用假材料登記的，材料上說他是德國共產党，一九三七年被捕。党衛軍讓他作了第二十号号房的房長。他的任务就是設法破獲俘虏們的地下組織。

其他各处的集中营寄來的报告說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有秘密組織，只是無法扑滅。可是对于这一个集中营却一点情报也沒有。这是不可能沒有的，而且相反地証明了这里的地下活动比其他各处更厉害。因为这个集中营是德國不多見的屬於第三类型的；也就是說專为那些“累犯不改，無法教育”的犯人們而設的。在这个地方的俘虏們几乎全部都是过去的地下工作者或游击隊員，共產黨員占百分之六十。

“你的任务并不簡單，”剛斯說。

“正是，比我兩月前开始时我所想像的要难得多了。沒有办法可以得到一点点兒綫索。你沒有打中的那个家伙，我可以肯定他就是一个共產党。”

“毫無疑問。”

海尔曼兴奋起來。他的声音变得嘎啞。天气虽然寒冷，他的声音也傳不到三公尺以外。

“是呵，真是沒有办法。他們是團結的，这些狗东

西。其中有一个真正的組織網在分配面包，甚至罐頭食品。我不知道他們从哪里得來的。在灶上他們是什麼也沒有吃的。我想找出他們的組織，偵察到底是哪些人在享受這種援助。昨天，在我的號房里，我找到一個家伙吃着面包——白面包！你想想吧，連我們黨衛軍都已經吃不到白面包了。他從哪里得來的呢？我把他拉到我的房間里來。他嚇壞了。那時我一個人在房里。（那個和我同房間的混蛋波蘭神父出去了。）我痛打他一頓，要他對我說出是誰給了他這樣的面包。那驢東西死了，到底也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可惜。”剛斯說。

“對啊，可惜。這是個骯髒的時代。這集中營有一萬個人。只消用毒氣悶死一半，他們的地下組織也就完蛋啦。”

“你說得真對，”剛斯稱贊道。

他們靜默地走了幾步，覺得前途未免有些黯然。現在要殺人，不能像前幾年那樣簡單了。

“要是我們能夠用像前兩年在俄羅斯用過的方法……，”海爾曼說。

剛斯同意他的說法。雖然寒冷刺痛了他的腳，他還是在微笑。一些回憶在他腦海中旋轉着。

“我想起一九四二年九月在卡科夫的情況……，”海爾曼接着說道，“那些混蛋布尔什維克刺死了我們一個人。我們就抓了兩萬個俄羅斯人，女人，孩子，一切可以

找到的人。動員了兩個步兵团來幹這件事。那些俄羅斯鄉巴老和他們作婊子的妻子，發臭的小娃兒像畜牲似地全部被趕進了沿城四周的四个集中營里。”

“真是件漂亮的工作，”剛斯插嘴道，“一个真正的偉大舉動。”

“這是一件唯一有成績的工作。每天我們把他們几百几百地送到离那集中營有几公里远的森林中的毒气車里去。”

兩個人停了下來，這故事太起勁了。

“過了兩三天，”海爾曼接下去講道，“這些畜牲們也知道我們把他們牽出集中營去是為了幹掉他們。他們開始喊叫了，尤其是當他們看到樹林里那些車子的時候。”

海爾曼沉默了一会。話講得太多，寒冷使他的嗓子有些梗塞。剛斯呼吸緊迫，極力想知道更多的東西。他根本沒想到使他的脚都會僵凍的寒冷。海爾曼繼續講道：

“我想了一個主意，把車子偽裝起來。我叫人在車子上画些窗子，窗簾，样子画得就像当地那些小屋子一样。那些紅狗只有走近了才認出來那是一些卡車。”

“一个極為……人道的主意，”剛斯說道。

“对啊，这是人道的，而且是……有計謀的。我們可以少用些兵來押送他們。”

他們又重新走動了，用脚后跟拍着地。

“偉大的时代！”剛斯嘆了一口氣。

他們走上点名廣場的边上那座木屋的地方。这座木屋就是——那个身材龐大的俘虜頭目馬紐斯的住所。對於他，他倆是毫無辦法的。是海特里黑①親自下令叫他管理集中營的內部事務。而卡登布呂納又把他維持了下來。他從前是突擊隊隊員。據說他未到這個隱藏在大山中的集中營之前，他曾經是羅姆②的伙伴。在達休集中營和蒲欽華德集中營都橫行過一時。

海爾曼與剛斯走近一扇關得不緊，漏出一綫亮光的窗口。他們往裏面看了一眼。馬紐斯——金剛——一直躺在房間角落裏的一張長沙發上。他穿了一件類似睡衣的綉花綢長袍，一直到肥胖的、滿長着毛的肚子的地方，一個扣子也沒有扣。他吸着他的整天不離口的巴伐利亞長烟斗，這烟斗的那一頭竟貼到他的肚臍上面。在床邊上，擺的是他吃晚飯剩下來的東西——一只小雞的骨架子。

“他真樣樣都齊全了，”剛斯說。

他，剛斯，一個集中營的黨衛軍隊長，如果有兩片夾果子醬或人造黃油的薄餅，一碗牛肉湯就心滿意足了。

兩個十歲左右的小囚犯服侍馬紐斯。兩個都是一絲不挂赤裸着。一個在房間中央的火爐里加炭，另一個正在把馬紐斯的衣服摺着往櫃子里放。剛斯離開了那扇窗

---

① 海特里黑 (Reinhard Heydrich) 為德國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的副手。

② 羅姆 (Goebbels) 也是特務頭子之一。



子。

海尔曼同他繼續走着。剛斯說：

“这个馬紐斯已經不是从前那样了。”

“他变得怎样了？”

“好几个月來他沒有親手殺过一个人了。以前，他從來不会放棄任何一个殺人的机会。今天，他連吊俄國人也不肯出手帮一下忙。”

“你对这事是怎样个想法呢？”

“我想他要人家把他曾經殺过人的事忘掉。他也相信战争快結束了。”

兩個人走到了点名廣場，在一棵松樹的大枝上吊着一个俄罗斯人。那个不幸者的身体的形狀变得很奇怪了；他的臉孔被夾在那脫節的肩膀里面，正对着他們。他的眼睛張大着仿佛还在望人的样子。

“这一个死了嗎？”海尔曼問。

剛斯把右手的手套脫下來后，摸了一下那人的腿，已經冻僵，但还没有硬。

“我不知道，”他答道。

海尔曼使勁用脚跟踩着地，一直踩到使一团冻结了的雪塊裂开了。他一把抓住，像擲一塊石子一样向那看着他的臉上打了过去。那受刑的人的臉一动也沒有动；那团雪可是像冰塊一样地鋒利。

那臉上立即顯出一條極大的伤痕并且血也跟着流了

出來。

“不，他還沒有死。”

他們踏着安穩的步子，好似兩個安靜的散步的人一樣走上通第二十號房的那條小路。離開號房三十公尺處，他們彼此握了握手分離了。剛斯走了，把腳跟踏着地發出卡喳卡喳的響聲。

海爾曼推開了那號房的双葉門。他立刻就聞到一股尿的臭味：像一根大柱子鋸成兩段一樣的、四周用鐵箍箍着的三只巨大的木桶，已經裝滿了半桶尿了。“他們哪裏來的這許多尿！”海爾曼心想。這一點始終使他驚訝與忿怒，雖然那個與他同居的、作號房秘書的波蘭神父曾經對他解釋過，湯里盡是水，而且俘虜們為了脹飽肚子還在自來水龍頭上一升一升地喝着水。

為什麼要到自來水龍頭上去喝水？海爾曼是不能了解的。他不知道，他從來也不知道什麼叫作飢餓。波蘭神父是清楚的。他被捕已經五年而作號房的秘書却只有四個月，那是由於希姆萊下了命令，指示對神父們要表示得客氣一點。本來還想把他們集中到休集中營里去的，但現在也只好作罷了。“要是他們能夠死光多好！”海爾曼想。他不喜歡這個把一枝松樹枝削成十字架貼着胸脯帶在襯衫下面的神父。帶十字架，這是禁止的。這不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示威嗎？他只要把這件違反規定的事

告訴剛斯，这神父就会被吊死。不过这样做，对海尔曼所要偵察的事情是毫無补益的。还是姑且与这个样子像死尸的家伙保持友好的关系吧。总有那末一天在他身上可以得出一些消息來的。

不过和这个神父談話，对海尔曼來說，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只要他感觉到神父在他的背后，他就会發生一种生理上的厭惡。他恨不得把他痛打一頓，打得他發暈后用脚踩他，用脚跟把他的十字架踩進他的肋骨里面去。有时候，他自己問自己，和神父講話，是不是在白費光陰。这家伙，他知道什么？

“你相信在我們的号房里有很多的共產黨員嗎？”一天晚上，他这样問了他。

“管他是共產黨員，是犹太人，上帝在考驗我們。他把眼光注視着我們每一个人。”

除了直接給他一拳以外，还有什么話可以同他講呢！海尔曼真不容易克制自己。

“不管怎样，神父，那些天主教徒在这里未死之前真是受够了罪的。沒有終傅禮，并且尸体还要被燒掉。”

“不要这样說，兄弟。每个人一到死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殉道者的。他們都將受到上帝的赦免。你也是，你將來也会在天堂上得到一席座位的。”

这时候，囚犯們像山羊似地撒着尿。一到第二天早晨有人來抬木桶的时候，那些尿就会漫在地板上。海尔

曼是常見這情景的。一個木桶要用四個人抬，辦法是用兩根木棒穿過木桶兩邊的鐵環，木棒的每端一個人；抬這樣重的一件東西，提到肩膀上是需要化費很大的力氣的。但那些可憐的家伙們，因為餓得發狂，為了多得半份湯，所以就答應作這樣牛馬般的工作。每抬一次尿，總要死一兩個人。

尿的氣味真是不好聞。它可以腐蝕人的嗓子。“共產黨壞蛋！”海爾曼想。都是他們不好，由於他們的秘密活動，他才忍受這個臭味。兩個月之前，囚犯們到集中營中間的木棚房裏去大小便。這樣那木棚房就變成了囚犯們的公共會議場所；並且他們還可以借此在營中隨便亂走。現在廁所到了晚間就不准用了。這是剛斯的決定，違者判處死刑。可是假如海爾曼再過幾天依舊找不到地下組織的任何線索，還是只有在夜間也開放廁所，取消木桶。海爾曼於是可以在夜間混入那些重又集合的團體裏。不過這樣他在剛斯面前就顯不出他的聰明了。

“共產黨壞蛋！”海爾曼在號房裏走了幾步。尿味兒變得輕淡些了；另一種氣味直沖入他的鼻孔；雖然沒有尿那麼強烈，但照樣使人噁心：那是一種牛棚裏的氣味，這氣味是那些半腐爛的亂草，在人身上冒着氣等待烘干的濕衣服，和那病人的，半死的人的氣味混合而成的。還有，住在這號房裏的，不知有多少個人長着的正在流膿的爛瘡，也能發出這種氣味！

从一个角落里傳來了一声短促的、几乎听不見的口哨声。海尔曼立刻不动。这是一个信号。他倾听着。他再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不过他感到有人在暗中偵察他。他的目光习惯于注視号房的黑夜中的情形。他清楚地看出这个号房的兩边，安放著兩排三層的床鋪。每一个草垫子上睡兩個人。兩個身体只占八十公分寬的地方。海尔曼走近那發出口哨声的地方。

有一个人正在打呼；那呼声既和平又懦弱。为了这个呼声他不知挨了多少棍棒与拳头。这口哨声不可能是他發出來的。他是个老头兒。他不能再活多久了。他睡覺时嘴巴是張开的。要是他不打呼，人家会把他当作一个死尸。海尔曼这时有一种極端輕視人的情感。党衛軍一向是輕視弱者和被征服者的。海尔曼呢，在輕視之外，更加上了一層強烈的憎恨。因为假如說这一个人是个被征服者，其他的那些暗中偵察他的人——他感到有人繼續在暗中偵察他——却不是被征服者了。

海尔曼回到他的房間，波蘭神父与他同住一个房間，这房間与号房的其余部份用一扇隔扇隔离着。走進房間之后，他馬上脫掉鞋子，把門半开着。他还想听一听。

那神父也打起呼來了。真是個沒用的人！海尔曼想。他对号房那边伸長了耳朵。他因憤怒与狂暴而顫动，他从骨子里感到委屈。他——一个德國秘密警察隊的上尉，

曾經幫助過元首在德國肅清過共產黨員，蹂躪過俄羅斯，掃蕩過歐洲成千成萬的猶太人與俄國農民，現在却在這里偷看這一群豬仔——這有着無數慌憐民族混合成的垃圾堆。

一個聲音！他完全肯定他已經聽見了一個聲音。有人赤着腳在號房里走。他開了門，走上几步。大約並沒有人聽見他出房門。幾乎細微得聽不見的口哨聲又響了一下。這真使海爾曼忿怒起來了。他為什麼沒有權利拿起他的機關槍在這個暗夜里亂開一陣呢？他為什麼不可以打几槍毒氣手槍呢？頭一次他拿機關槍對人掃射是在慕尼黑的打靶場；那已經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被打的人全是德國人。可是我們能不能說共產黨員一定是德國人，俄羅斯人或法國人呢？只能說都是些混蛋。那一次他只用了三排子彈，就把他們全結果了性命。這是對付這些強盜們唯一的有效的辦法。兩個月來，他當了號房的房長——除了打過那個吃白面包的家伙外，他還沒有打過任何人呢。這對他有什麼用處呢？他那些和善的話給他帶來了什麼結果呢？什麼也沒有，一絲線索一點消息他也沒有得到。所有的人都對他存了戒心。在號房里，在晚上竟有人在暗中偵察他的行徑。他重新走近那發出口哨聲的地方。在那里躺着的人們好像都睡着了。那老头兒還是打着呼。他輪流偷看了好幾個睡着的人。一個也沒有動。他瘋了嗎？整個號房好似動了起來，猶如一只木船

在波濤的大海中顛簸。也許是他四周圍几百个睡着的人的呼吸声——他听了連头也要發暈的呼吸声——使他有这种感觉。他感到孤單，感到被遺棄。多么令人难受的諷刺啊！

他蹣跚起脚，沿床鋪向前走，一点声音也沒有。他变成了他当日在慕尼黑和卡科夫的影子，曾經听过几千个由他处死的人的惨叫的人的影子。海尔曼的陰魂。“你也能在天堂里得一席位”。他突然呆立住。有眼睛在偵察他，但他走攏的时候这些眼又閉上了。他害怕了。

他重回到那口哨声發出來的地方。那老头兒还是在打呼。他难道神經錯乱了嗎？叫人看起來我算什么東西？一个木偶，一个傀儡！他簡直太無能了，他不配做德國秘密警察隊的上尉，对不起剛斯，对不起他的过去，对不起他的元首。

那老头兒把嘴巴張开着打呼，腦袋向后斜傾，頸項瘦得怕人：簡直像一只褪了毛的小鷄的頸子，只是有一个巨大的喉節在動顫罢了。

海尔曼弯下身子。只是稍稍俯下身去。他需要肯定一下自己是否还能够掌握一些人的生死之权，是否还有殺人的能力。他用兩手圍住那頸項，用兩個大拇指压着喉節的兩边。他沒有用一点力气；那老头兒立刻停止了呼声。他的身体只微微地动了一下。那老头兒立刻断气了。但他的眼睛还是照样張开，海尔曼虽然在黑夜里，

也看出來，他已經死了。他機械地數着一，二，三……  
够了。已經完蛋了。

海爾曼還是只穿着襪子重新又回到他的房間。他現在並不是一個幽靈了。他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他又殺了一個人了。

### 第 三 章

吉卜賽人開始抽他的第二枝香煙，現在他只剩三枝香煙了。那另外的五枝，一清早從漢斯那里得來之後，他立即跑到他的朋友，醫療室的一個工頭喬治那里，換了一瓶燒酒。這個喬治是個好伙伴而且是個運氣不壞的人。他有很多辦法可以找到燒酒。他也知道怎樣和朋友們共同享受。當然，要拿東西同他換。不過這也是合理的。喬治從黨衛軍那里去偷燒酒是有被人吊死的危險的。吉卜賽人常常把他殺死的人的嘴里金牙拔了下來換燒酒喝。不過，金牙不是每個人都有的。喬治把這些金牙拿去做什么用，吉卜賽人是不管的！喬治是個看得遠的家伙，他想要在戰後好好地做生意，這些金牙對他是會有用的。做生意這個念頭真是個奇怪的想法，好像人們可以知道戰後是個什麼樣子，好像出了集中營之後還有其他各種形形色色的生活。一個人可以脫離火坑却不能



逃脫地獄。地獄是永久存在的。寧願在地獄里當個魔鬼，喝幾大杯燒酒，這樣的地獄比天堂一點也不差。

喬治真夠朋友：五枝香煙，他就給了滿滿的一小玻璃瓶真正的、不攪一滴水的燒酒。不過，這也是真的：一個月來，集中營里的香煙是不容易找到了，它比金牙還稀少！他——吉卜賽人也有好幾天沒有抽到煙了。他抽完第二枝煙之後，就要去打死那個法國人了。那剩下的三枝留着弄死那個法國人後再抽。

吉卜賽人坐在隧道里離進口不遠的一只工具箱上面。在他前面，鐵軌上滾動着很多向外搬運從山上挖下來的石子和泥土的小型車廂。很多的人從那里走過去，他們都帶着鐵棍，樣子極度疲乏，彎着背，扭着身子，腳上裹着一些破爛不堪的東西，在地上蹣跚踉蹌地走着，飯盒子挂在當作束腰帶的繩子上面。這些人走過吉卜賽人面前都用一種畏懼的眼光看他，對於他們來說吉卜賽人代表着一種無可形容的恐怖，這恐怖就如同獸類害怕那玩馬戲的人一樣。不過也有一些別的目光是吉卜賽人一見就害怕的。

在未抽第二枝香煙之前，他喝了一口燒酒。酒剛喝下去的時候，雖然燒痛了他的喉管；但過後不久，他的嘴里就變得很涼爽了，這時，他覺得吸着煙，就好似嚼着雪一般。他現在肚子里有着一股熱氣，一陣一陣地沿着脊骨沖上他的頭腦。這熱氣使他的頭腦發脹，眼睛發

黑。

在他身旁放着一根鉄棍，这就是他使用的工具：他不就是俘虏工作組里，执行法規的警察嗎？這項工作是需要手勁同时也需要技巧的。用棍棒打死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些人只能乱打一陣。他打起來却打得恰到好处，打在最重要的地方。他是馬紐斯教出來的；馬紐斯真算得是个天才，这个金剛，真是一个“棒神”，他是吉卜賽人的不折不扣的老师。可惜这几个月來却不見他“工作”了。一切都变了。有些家伙昂着头露出不怕他——吉卜賽人——的样子。

他抽完第二枝香烟以后，他打算再喝一口燒酒。那时候他只有一个思想：找到那法國人，把他打死。这样一來，他就不致于面对面地再看見使他开始恐懼的那些眼光了。

吉卜賽人望着隧道的頂里面，从那里傳來一种戰場上才有的爆炸声，那是掘土机的掘土声，和鑿石机的鑿石声組成的。大光灯照射着那些碎石的粉末，形成了一种火焰般的光芒。吉卜賽人的周圍到处都在滴水：那是从山中流出來的，弯弯曲曲沿着隧道的岩壁在反光中像蛇似地爬行着。这是地獄中的蛇呵！

吉卜賽人不等香烟抽到头就把它用脚踩碎，以免有人抽他的烟屁股。他急于要再喝一口燒酒，以便快一些忘掉那些使他难堪的，为他所不了解的形象。燒酒猛烈

地燒炙着他的上顎，他叫了起來。他站起來；但他立刻又伏倒在工具箱上面，以免跌倒在地上。過後，那股熱氣咽下了喉嚨；他微笑了一下。他抓住了他的鐵棍。

事情已不像他過去所見慣的那樣了。那時，當漢斯或者別的人找他殺人的時候，談話是簡短的，沒有什麼証人，所需的只是為了使吉卜賽人記住那被殺的人的號碼所需要的重復說一遍的時間與收受酬報的時間。他總是要求先付酬報。那是可以相信他的。答應了的事，一定辦到。他不是那種光拿報酬不“工作”的人。

可是這一次，當漢斯給他香煙的時候，他發覺賈蘭在注視着他，賈蘭的眼睛是張得那麼大，那麼溫和以致使他害怕。這個捷克人是他在集中營里所害怕的很少的幾個人中的一個，雖然他的肩膀是瘦削的，背是彎的。他怕他，也許是因為他通曉一切能通曉的語言的緣故吧：這真是上帝或者是魔鬼賜與他的天賦才能通曉那麼多的語言。一個普通人——尤其是那樣年輕——是不可能說那麼多的語言的。這個捷克人使他想起他很小的時候在德蘭西爾瓦尼亞的道路上認識的那一類巫師。這類巫師每每在晚上車子停下來吉卜賽人共同分配贓物的時候，便充當仲裁的人物。他們便能講各種語言。他們總有辦法與警察妥協，不管那些警察是羅馬尼亞人，匈牙利人，也不管他講的是德文，俄文或者意大利文。

吉卜賽人和野獸一樣對於分辨眼神是極其敏感的。

世界上有一种人，不管他們身材有多大，但目光却表示了怯弱，所以要殺死他們，倒不費事；只要把鉄棍打上去就得了；这等人就有点像那被小豹子吃掉的野馬。但是也有一等人的眼光是勇敢的，他們有着猛虎似的抵抗敌人的眼光；遇見这等人，就得拿出全副力量，好好地使用鉄棍，在打碎腦壳之前先打断脚。賈蘭的眼光虽很温和，可是有勇气的人的眼光。这眼光同那个他叫他作父親的，拉着單弦琴讓狗熊在普次达一帶農村的廣場上跳舞的老头子的眼光一模一樣。——吉卜賽人還記得，那狗熊被人牽着在車子后面走的时候，他总是騎在它的背上的。

賈蘭在他拿香烟的时候曾經看着他。賈蘭的眼光中沒有憎恨；可是他望着吉卜賽人好像望着一副尸体一樣。当他到醫療室乔治那里去找燒酒的时候，賈蘭用的眼光並沒有离开他；当他回來到海尔曼的号房那里去的时候，又碰到了賈蘭。当他在很多俘虜面前走过，找那个法國人的號碼时，那捷克人都一直在偵察他。那个法國人也是有着勇敢的眼光的人，可是他的体格到底并不强壯，化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結果他的性命。过后，他又看見捷克人与法國人一起講着話。

这一切是吉卜賽人不能了解的景象。喝过第二口燒酒之后，他不再想这些了。他把鉄棍緊抓在手中；他的手指同鉄一樣地坚硬。

那个法国人的工作组在隧道底工作，用凿石机凿着比较不很坚硬的岩石，以便凿成裂缝，好在里面安放炸药。吉卜赛人需要走五百多公尺远才能走到那里。他从来也不敢冒险在山洞里走得那么深。好些石子从穹窿顶上崩了下来。一条像瀑布一样流下来的地下的河沟，和蚂蚁似地忙碌的人群，使他不得不向隧道旁边挖掘的壕沟里躲避。装满碎石的车厢在铁轨上蹦跳着；吉卜赛人这时看到了一些人的极度疲乏的面孔；工头们的嚎叫打破了沉重的，像面团般令人窒息的空气。这类嚎叫是吉卜赛人爱听的，好像是由他自己发出来的一样。他不就是“警察”吗？不就是监工的头儿吗？他和他每隔几步就可以看到的，像木桩似地站在大灯光里的党卫军是同类型的人物，谁倒楣在这些党卫军周围活动便会挨他们一枪。

“你好，”他每走过一个党卫军的面前就这样说一句：每一个党卫军也都回了他的礼，回了他——吉卜赛人——“警察老爷吉卜赛人”的礼；因为他二十年前在罗马尼亚的公路上，一望无际的普次达平原上，赤着身子乱跑，吃半生不熟的玉蜀黍和向日葵子的时候，认识的人是很多的。

他现在已不再想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周围的骚动变成了一种幻梦；影子、光线、声音，全是虚无飘渺，因为烧酒搅乱了他的七竅。他只有一个思想：法国人与紧

抓在手里的鐵棍子。

他走到隧道底的工場上的時候就喊叫工頭。那工頭慢吞吞地走了過來。嘿！一個俄羅斯人，吉卜賽人感到驚訝：那工頭戴的三角符號上有“S.U.”<sup>①</sup>兩個字母。近來怪事實在太多了。被打死的人越來越少是不足為奇了。大工頭不是個比利時人嗎？至於工頭是俄羅斯人、法國人、西班牙人的事更是司空見慣了。政治犯：好像政治犯是會做好工頭的。從前，哼，真是有好工頭，那是些刑事犯，是些殺人犯，同他——吉卜賽人一樣，曾經在一九四〇年殺死過奧地利一個農民的全家的人。別人為什麼沒有把他處死刑呢？就是因為要他來做工作，而他呢，也就來工作了。

“喂，你這個俄羅斯的傢伙，”他說，“那個一七五六〇號法國人在哪裡？”

俄羅斯人做出在思考的樣子。這是俄羅斯人的一種姿態。雖然有聲音、燈光、塵土，雖然喝了燒酒，吉卜賽人還是相信，俄羅斯人的樣子的確是在思考。

“法國人在哪裡？”他吼叫着。

“哦，是，”俄羅斯人冷靜地說。他裝作突然想起來了一樣，指點着一條極深的通往山頂里的隧道，那隧道看去很黑，上面有一條通地底下的鐵軌。

---

<sup>①</sup> S.U. 即德文！owietisch Union兩字的第一字母，即“友誼”的意思。

“就在这个隧道底，有一个工場，他就在那里工作。”

吉卜賽人重新恢复他的那个唯一的思想：法國人和鐵棍。他走向那条隧道去。一个南斯拉夫人站在隧道的入口，他讓开路由他進去。这家伙在这里幹什么呢？吉卜賽人走進了黑洞里，他在鐵軌的枕木上踉蹌地走着。在地道的尽头的确有一个工場。他已經看到了光亮，好像从井底望見了天一样。

在这时候，他背后起了一陣叫声。那叫声很大又很長，是拉开了大嗓子才能叫出來的。吉卜賽人立即站住。那是南斯拉夫人叫的，这只能是他。他为什么这样叫呢？

在吉卜賽人前面的工場的亮光不見了。有一件东西遮斷了他前面的亮光，这东西还在动，而且还在向他这方面动。

“救命呀！”吉卜賽人惨叫了。他有生以來从沒有發出过这样的惨叫。他从來沒有求过人救他的命的，他也并不需要人來救他。而且誰能救他？誰会救他？

在那傾斜的隧道里，一列小型車廂將要在黑暗中从他身上滾了过去。吉卜賽人明白了。自从早上漢斯給他香烟那时起一直有人在偵察他。賈蘭知道他要去殺人，所以他看他像看一付死屍一样。俄罗斯工头，南斯拉夫人，那个法國人自己，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列車飛馳地來了。吉卜賽人並沒有看見，只是他所

得出來。他企圖把身子緊貼在隧道的壁上。這是他唯一的生路：逃走是不可能了。他知道隧道的寬度正好與小車廂一樣寬。第一輛車廂來勢就像撞城門的撞木一樣，一下就把他撞倒，而且拖着他滾動。“我的香烟！”這是吉卜賽人最後的思想，他臨死時還想到了他永遠抽不到了的那三枝香烟。

## 第 四 章

那是一幅冬季運動的圖景。馬爾賽靠在秘書室的窗子上就有這樣的感覺。到處是松林，旁邊的木屋都為松林遮掩了；而這些木屋即使在大白天里幾百個關在裡面的不幸者出去了的時候，也還是同阿爾卑斯山區梅內甫附近所見的那些倉庫一樣。以前馬爾賽是在貢大米納參加過冬季運動的。他覺得那地方比任何地方都更安靜。他即使能逃出這個囚籠，今後還能不能再去參加冬季運動呢？他以後能否看到一支松樹而不聯想到那些被吊在樹枝上的人呢？以後他還能不能忍受他房間里放一棵標誌聖誕節的松樹呢？再有那雪！它所引起的已不是他童年的景象了。在那雪的白光中永遠排列着一行行衣衫襤褸、精疲力盡、臉孔像釘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者的人。難道他能用他的天良以外的感覺來想像這種慘象嗎？他所



得到的教訓就是恐怖所給予的教訓。

在那松林的空白处，露出一座峻峭的大山；樹木在半山中截止了；就在这座山底下，有人正挖着隧道；而在这許多隧道之一里面……。馬尔賽的胸中重又感到昨天晚上使他失眠好几个鐘头的那种惆悵。……那个性命被人当作下棋賭注的人是否將被打死呢？这时候是否已經被打死了呢？

漢斯沿着木屋的窗底下打从他面前走过。他从党衛軍办公室那里回來，他把剛派去作工的囚犯名額交待完畢。一分鐘之后，他推开門，走了進來。“他真像一个抬棺材的人！”馬尔賽想。

他的头上戴着一頂帽簷在閃閃發光的黑色的鴉舌帽。這頂帽子在戴到漢斯头上之前不知是戴在哪一个羅馬尼亞的馬夫头上的，只是这位盧森堡人在帽子上面加了兩条金边罢了。說起來这是这个集中营里唯一的一頂巨大的帽子，有了這帽子，就意味着他有一种超人的权威。如果沒有這頂帽子，漢斯絕不会像現在那样威風。今天一个盧森堡人据有这样一頂帽子，就等于五十年前黑人國王据有一頂奇普斯帽一样。

漢斯首先把他一直挟在肘腋下的大册子放在寫字台上，态度好像某一个住宅区煤气公司抄煤气表的职员。过后，他才嚴肅地，像騎士似地脫下他的帽子。馬尔賽直望着他。他对这个蠢才沒有什么憎恨。憎恨有什么用

呢？他心的深处永远是那个煩惱。不过他还是抱着希望，这希望寄托在那些始終与漢斯、馬紐斯、海尔曼等不相同的人的身上；是的，这里甚至还有像他那样的人……比方賈蘭就是一个例子……。至于其他的人呢，馬尔賽可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

“要是那法國人沒有被人打死呢？”

他机械似地說出这样的話。他看見漢斯臉色頓時發白。

“你說什么啊？”

漢斯向他走了過來，神色有些不定；剎那間，馬尔賽覺得他的臉色在發白；事實上，他的臉色甚至于在發青——也許是由于他剛从外面進來，里外的溫度不同吧——青中間又還有各種不同顏色的斑點，好似畫家的調色板一樣。

“你說什么啊？”

站在馬尔賽面前，他努力把支架在他兩條短腿上的身子伸直，以便顯得更高大一點。

“我說：‘要是那法國人沒有被人打死呢？’”

“為什麼他沒有被人打死呢？”

馬尔賽聳了聳肩膀。何必希望去解釋那些事物呢？他會懂得個什麼呢，這個戴鴨舌帽的公務員，這個以殺人為職業的卑劣的公務員？馬尔賽走到賈蘭坐的那個桌子上去。那年輕的捷克人在上面安放著幾本書。馬尔賽

拿起一本來，原來是一本維尼<sup>①</sup>的作品。賈蘭看過後還不會合上的：

我的船是多么地美麗  
當它在風中飄揚的時候……

漢斯像影子似地跟着馬爾賽走了過來——馬爾賽甚至听得見站在旁邊的他的喘氣聲。——接着他又重復道：

“是的，他也許沒有被人打死，但為甚么呢？”

馬爾賽從他的聲音里聽出他心中的恐懼。他自己呢，却和“莊嚴的女人”那首詩一道仿佛已到了海上，正迎着大風，吸着新鮮的空氣呢：

……這些船的風帆在早上發着光亮，  
有如錦緞做的气球……

“放下這本書吧，馬爾賽。我要弄死他的事情，只有你一個人知道。”

“那又怎麼樣呢？”馬爾賽說。“這對事情毫無關聯。”

他把書合上，將一個手指嵌在原來開着的書頁里，直望着漢斯的眼睛。

“你也許以為我告訴了別人。你把我當作什麼樣的人啊？在這件事情里我與你是同謀犯，我犯的罪并不比你小。”

“那麼，為什麼他可能不死呢？”

---

① 維尼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為法國浪漫派詩人。

“我不知道。不过，我們來假定一下，假定他打死了吉卜賽人……。”

漢斯的豬臉像閃電一般立刻變了樣。馬爾賽真想重重地揍他一頓。但後來漢斯的恐懼完全消逝了，調色板似的臉色也不見了；一陣愚蠢的無聲的大笑，使他的臉上產生了許多裂痕。他覺得馬爾賽的設想是那樣地可笑，他簡直笑得透不過氣來。他待了十秒鐘之後才回答說：

“你瘋了，吉卜賽人，他是只老虎。可以保險他一定會打死那傢伙。像他那樣的人，他一個鐘點就可以打死十個。”

“這也是可能的，”馬爾賽說。

他又把書打開……

……在那二十四尊隱藏着的大砲上面，  
有一根細長的扁的龍骨，  
系着兩條紅色的飄帶。

“天啊，馬爾賽，把書合起來吧。把這些好聽的話留給賈蘭去欣賞吧。喂，我們還是來下一盤棋。”

馬爾賽不知怎樣回答。他搖搖頭。漢斯的麻痺態度真使他意想不到。那盧森堡人已經拿出了裝棋子的盒子。

“來吧，你昨天輸了棋，我今天給你一個撈本的機會。”

撈什麼本呢，哎喲：好像昨天的賭注還沒有決定似

的。

“待一会儿，”馬尔賽回复他。

漢斯已把棋子整整齐齐地擺好，細心地、不偏不斜地放在每一格的正当中。

“为什么？你等人嗎？”

“不，我不等人，我等……”

他不能說完他的話，他找不到適當的字眼。可是他的声音反映出整个內心的不安，这未免使漢斯有些驚訝。他抬起頭來，兩眼筆直。五秒鐘之后，他才明白過來。他放声大笑：“哈！哈！哈！”——在他那專吃臘腸的人的肥胖面孔上，他的鷄眼似的目光消失了。

“哈！哈！哈！你在等人家把他的屍體抬回來吧……。你可够多情呵！好吧！現在等不了好久了。他們已經開始工作快有一小時了。”

他总是那样精細：他把犯罪行为的時間算得一絲不差。他安穩地看着表。

“完事了。（馬尔賽一陣噁心。）已經有半小時。在動手以前，吉卜賽人總要先抽兩三枝烟的。一枝烟七八分鐘，再加上把屍體放在担架上，找一隊人抬回來的時間……你那个法國人等不了好久就會來了。頂多再過几分鐘……。你看我很客气，我代你擺好了棋子。你昨天輸了，我讓使白棋；你先走。”

漢斯这种态度，僅僅是出于麻痺嗎？还是出于瘋狂，

要不然就是馬尔賽自己，發了瘋，对任何事都不能理解了。

“看，來了，”漢斯說。

擺完了棋子之后，他向一扇窗口看了一眼。一隊人在通往山上的小路上出現了。白天里，四个人抬着一付担架，一个工头伴送着把死人抬回來的隊伍，不知要走过多少。抬死人的人弯着背脊骨——虽然死的人并不那么重——他們的腿跌跌歪歪，好像有病的馬；脚呢，差不多都腐爛了。馬尔賽走近窗口，眼睛盯着。煩惱过去了。他現在感到一种真正的失望。要說那个法國人沒有死真不可能了；而且賈蘭的肩膀的那种顫抖也証明了这一点。剛才他認為在这个集中营里有一种神秘的生活，难道是他弄錯了么？現在这首詩使他难过起來了……“在米拉波桥底下面，塞納河的水，……流着……”难道这个法國人——他是巴黎人——就永远不能再見“在米拉波桥底下下面的塞納河的水……”了嗎……

“如果不是他呢？……”他說。

“噢，你真嚕嗦！你很清楚那些累死的人，一般的是在將近黄昏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工作才开始。这么早就抬了回來，不是他是誰？我早先預备好了。我已經把他的卡片从活人卡片匣中拿掉了。”

那隊抬尸的人剛走進集中营來。党衛軍养的，拴在大門口的狗便向着停在号房門口的抬担架的人狂叫起

來。門開了。那工頭叫道：

“一個人在隧道中碾死了：番號三三三！”

“什麼？”漢斯慘叫道。

他，像一條彈簧一樣一下蹦起來。他的臉因為意外的驚訝而變了樣。“三三三”，在營中大家都知道，（不僅因為帶這個番號的人容易記，也因為是那番號的數目也容易記，）那是吉卜賽人的番號。漢斯趕到門口，把門整個打開。那工頭向後倒退了幾公尺。漢斯的暴跳使他害怕會挨一頓打。

“吉卜賽人？”漢斯哀痛地問着。

“是的，是吉卜賽人。整個人給小型車廂碾得粉碎，簡直無法把他的全部四肢都抬回來。”担架下面，血到處滴出來，好像下大雨天，雨從一塊破車篷布漏出來一樣，在雪中變成了淡綠色的痕迹。漢斯回到屋里，隨即把門关上。一刻工夫，秘書室中一片寂靜，這寂靜隨着漢斯的狂怒而越顯得沉重；這一點馬爾賽特別容易感覺到，因為他整個身子感到一陣輕鬆：那是一種深長的歡樂，一種飽滿的幸福。漢斯一直走向馬爾賽來：

“是你。我剛才就疑心了。你告訴了他。”

他的面容不再是慘白的了。在他那突然變得瘋狂的臉上，各種顏色的斑點又重新顯露出來了。

“你告訴了那法國人了。啊！啊！法國人！盡是些渾蛋：你也是。一個賣朋友的人。你們出賣一切：波蘭，

捷克。“一切。你出賣了我。”

他把他的拳头在馬尔賽的臉孔下面晃了一下——这算是一种悲哀而又可憐的威脅——。馬尔賽抓住他的胳膊，用全力緊緊的把它压下去：

“笨蛋，你住口吧！”

有一秒鐘，漢斯想掙脫。馬尔賽，比他力大十倍的馬尔賽，按着他的肩膀以后便一动也不动。漢斯的憤怒完結了。他的臉色变得是哀憐的、懦弱了的。

“你把我弄痛了。”

“那么，住口，別胡說八道！”

馬尔賽把漢斯推倒在一只椅子上。漢斯流着汗，因为受了馬尔賽的力气的制服，他只得呻吟着說：

“是你，是你。”

“不，不是我。我剛才已經給你講明了，在这件事情里，我与你是同謀犯。我犯的罪并不比你的小。”

“那末他为什么沒有死？为什么是吉卜賽人死了呢？”

“因为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他怎么能够解釋呢，即使他能够，漢斯会懂嗎？

“什么事情？”他問道，他的声音顯得有些笨拙。

不，不應該用这种方式來往下繼續談了。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馬尔賽說——声音突然变得很坚决——“就是我們不能殺人，漢斯，你懂得嗎？更正确地說就是我們不能毀滅生命。生命是超越我們的，



它比死亡更強有力。你懂得我的話么？”

“是，”漢斯說。

事實上，漢斯根本甚么也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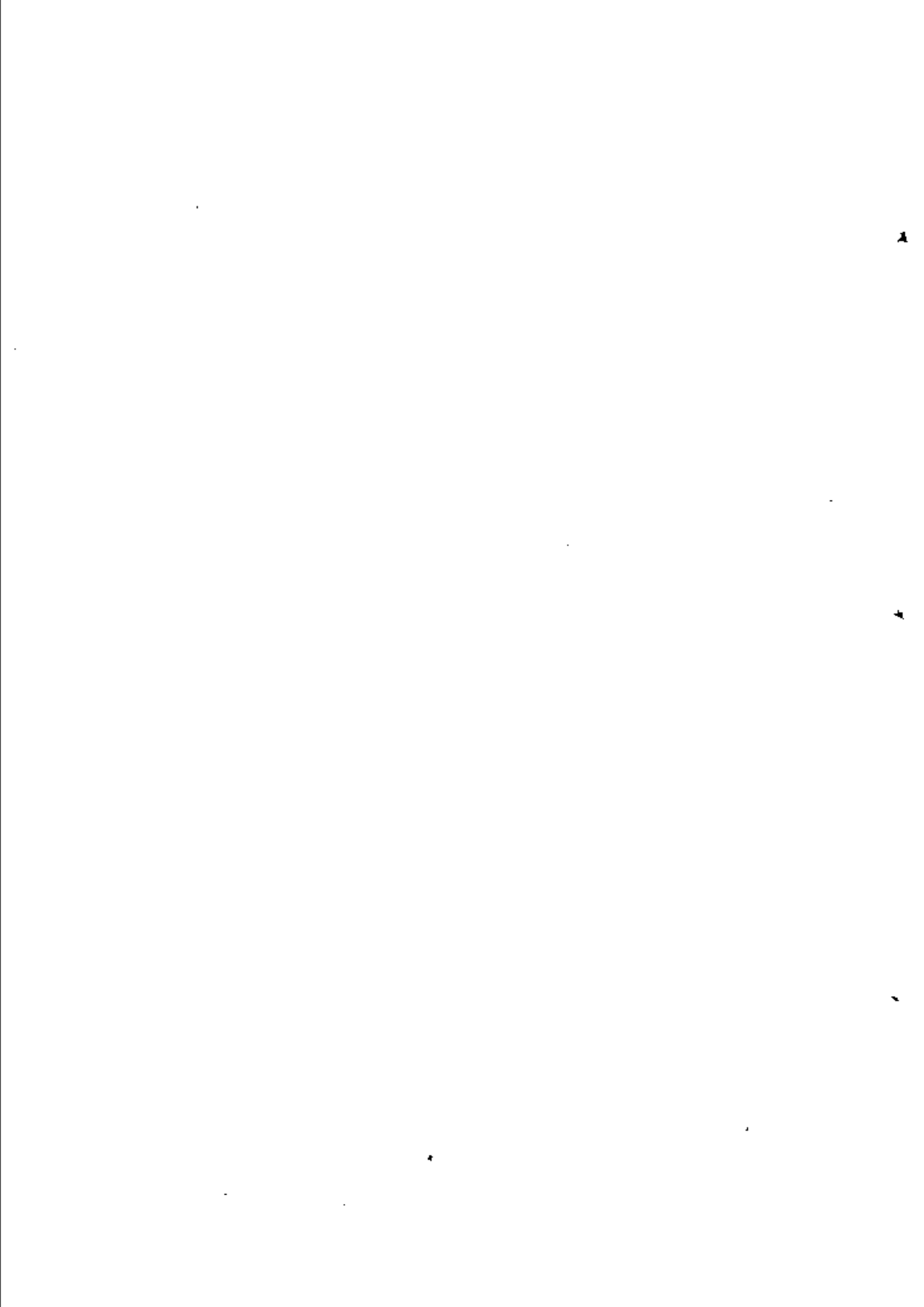
“對於我們，今天是一個應該記着的日子，漢斯。這是我所猜想的事情的一種証實。我有這樣的感覺：在這個集中營里，不僅有着恐怖，而且這個恐怖還包圍了我，甚至於還超越了你的統治。此外還有勇氣，還有比勇氣更高的某些連死也不怕的人的意志。你試想一下吧！”

“是的，”漢斯說。

“有人永遠保持着快樂的希望，而且還把這種希望傳給別人。他們有信心，有創造的信心。這就是生命，是不是？漢斯，你懂得我的話嗎？這就是生命。任何東西是不能抵抗生命力的。”

賈蘭的身影在窗前掠過。他從醫療室來，他在那裡替那些需要包紮的病人們作翻譯。醫療室也是個恐怖的所在：斷了的四肢，裂口的瘡傷，浮腫的手和腳，腐臭的氣味，把肚子都拉空的痢疾。賈蘭用嘴吹着“我的祖國”的歌曲。那廣闊無際的字句突然間充滿馬爾賽的心……這就是他剛才所說的希望，意志。

“詩人來了，”漢斯說。“別再談了，他是不会懂這些事的。”



## 第二篇

### 幫助別人活着的人們

——給吉爾伯·戴

## 第一章

你的眼睛瞎过嗎？这是多么使人可怕的一句問話！當我們可以看得見周圍的一切，看得見事情与人物的时候，眼睛一下瞎了，生活在一个黑洞里，該是多么的艰难和悲哀：“所有的瞎子們，总是把头仰望着天，他們想在天上找什么东西呢？”詩人曾經这样問过。詩人，他不是瞎子。这是他的悲天憫人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是可憐瞎子的。肯切地說，“憐憫”也就是人們給瞎子的唯一的東西。

瞎子，是有着各色各样的。过去，有一个时期，他們中間也有貴族：那就是琴师。今天呢，在省外的城市中，学过鋼琴的公務員的女兒們，也作起琴师來了。不过，有一个職業总比沒有職業的好。还有一样，無綫电廣播和电动留声机現在又能放出比那些小鄉鎮的兩人合奏曲好得多的音乐了。瞎子們更受侵犯了。在小鄉鎮一些家庭中，人們發現瞎子有許多才能，人們有时一星期之內請他們來吃一次晚飯，目的是看看他們怎样使用又

子。总之，琴师們完了！

現在这样的貴族瞎子沒有了，但是瞎子还是有的。有一些人虽然挂着勳章，可是也墮入了黑暗世界，只好等待着死亡的來臨。另外还有一些我們在街头常見到的瞎子，他們肩上背一包刷子，拿着他們的白手杖摸索着人行道的边沿前進；他們走路的时候每每把腦袋往后仰着。他們并不如詩人所說，想在天上找尋什么东西。当一只狗停下來，把鼻子向天，那是为了嗅尋獵物。那些瞎子呢，他們仰着头走路是为了更好地感觉到他們放脚的地方，是为了免于跌在車和馬的当間。

人們过去常常看見站在教堂門口的瞎子，現在也越來越少了。可是另一种瞎子却是越來越多的了，他們也可以說是一些英雄人物，他們不管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总想活得像个人。在城郊的菜市里，在賣蘿卜和賣放在湿水草、黑海帶上發着亮的“好新鮮的魚兒”的人中間，他們賣着檸檬或是大蒜头。

瞎子是那么多，比人們想像的多得多，比方那些睜着眼而不願意看的人們豈不也是瞎子？不，憐憫是無济于事的。瞎子需要着別的东西。他們要的恰恰不是用憐憫來包圍他們的那个关門的世界。当我是瞎子的时候，我就曾經想过这些事情。在一个集中营里面，在我周圍的那些人——我的兄弟們——他們的行为的动机并不是出于憐憫，而是出于勇敢与志誠。在那些日子里，我完全了

解了，雖然我在黑洞里，但是我看的清楚，世界之門對我並沒有關閉，它以慷慨、忠誠、信心、友愛，敞開着歡迎我。這是幫助人活着的人的世界，也就是那個馬爾賽所說的比死亡還要強大有力的世界。雖然對於我的兄弟們我沒有給予什麼，他們卻給了我一筆財產。這筆財產的豐富的程度，使我直到死也覺得償還不清，我一想起它的時候，每每感動得連呼吸也要停止。

兩個月來，我一直是一個比較好的工作組里工作。唯一的不愉快就是早晚來去一次，每次要走五公里。穿着我們所穿的鞋子，走十公里路，那不是一種有益于健康的散步。我在地窖里工作，挑選馬鈴薯；不受風、雨、雪的侵襲。我能夠被安置在這個工作組里工作，那是賈蘭的功勞。不過，對我來說，挑選馬鈴薯並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到了晚上，把這些馬鈴薯偷偷地帶到集中營里去——有的綁在腿肚上，有的就吊在你可以知道的地方——當我們走出地窖的時候，那些黨衛軍是要搜查的，但從不搜查那些地方去；不過帶着這些馬鈴薯走回來的五公里就覺得路很長了。

這工作使漢斯不高興——是的，漢斯，這個愛下棋的人——他不願意我在一個比較好的工作組里工作。一天晚上，我得到消息，第二天早晨，我要重新回到隧道里去工作。

对于漢斯，叫囚犯們換一換工作組是件極簡便的事。他只要遵照官方規定的手續辦理一下就完事。換句話說，他只要把卡片換個地方，而俘虜就得帶着他的飯盒——他的唯一的、永遠挂在當束腰帶的繩子上的行李——走到他新派的工作組的號房里去報到了。假如漢斯知道，這樣一個調動會產生種種複雜的事件，他是會害怕的，而且他也会一下子發現他所不知道而馬爾賽已經看出一些苗頭的這個集中營的生活的另一面來了。于是他會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絕不會再有那樣的好胃口來大嚼他的盧森堡香腸了。他一點也不知道却倒好，因為怯懦的鼠輩們的恐懼比他們的殘暴是更毒辣的。

漢斯，他是不喜歡我的。那是他的權利。同樣的，我以對待漢斯這類的人的態度來對待漢斯也是我的權利。可是，他却認為他是集中營中最了不起的人，他是唯一的人，有着黨衛軍作靠山，他比同我一樣的几千個可憐人強。

當我到了我的新號房的時候，賈蘭已經通知了那波蘭神父，他除了給我一大塊我每天應得的面包之外，還給我在飯盒底下加一份冷蘿卜湯。那冷蘿卜湯不比熱的那樣容易滑進肚子。不過當你餓着的時候，却是一種美味——有一股冰淇淋的味道。應當細細地咀嚼！這樣，就好像可以吃飽一樣。

我剛吃完了飯，用右手的食指揩着飯盒，然後用舌

头舐我的手指；正在这时候，我瞧見亞尔弗莱德走到我这面來了，样子裝的像一个坦然無事的人。亞尔弗莱德是个比利时人，那时候他沒有現在这么胖。瘦瘦的，可是結实而沉着。他是集中营的一个著名人物。他是住在这个号房里的隧道工作組的大工头。地下党委賈蘭和其他的人工作做得好，很成功地把他们布置在这个位置上。他指揮着五百个人。在他指揮下的工头們还并不完全都是朋友，他們中間还剩下不少的刑事犯，不过这些刑事犯已不敢再使用他們的棍棒了。亞尔弗莱德，他有他自己的人。那个吉卜賽人在隧道中被一列从他身上滾过的小型車廂立刻压成粉碎的这件事，便是亞尔弗莱德手下的人幹的一項杰作。

“喂，小老头，你明天起当工头好嗎？”亞尔弗莱德对我說。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經存在好久了。以我的經驗來說，讓我当工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一想到要充当这样的人物，我心里总是别扭。兩年以前，当我來到集中营里的时候，所有的工头全都是刑事犯（当然，殺人犯更吃香）。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們腦筋中每每留下一些观念，它像鉄似的頑强地停滯在那里。但生活隨周圍的环境而变迁，忽然一天，这观念也顯得不正确了；只是要承認这一点，却不是容易的事。

“好吧，”我答道。



不过，無論如何，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被俘擄已經太久了，我的胸前的號碼使新來的人看了也会怕的。

“关于法國人在号房里彼此互助的事也由你負責，”亞爾弗萊德接着說，“早晨，我把我有權支配的份外面包，交給你，由你去分配。”

“行，”我又答道，“可是難友們会不会因为要保护我反而更浪費時間？”

“俄國人，他們也沒有浪費時間。他們保衛斯大林格勒保衛了兩年，現在可到了西里西亞了。”

說完这几句話之后，他就走了。他簡直像战后我有一次在巴黎街上看到他的那样的神情：瀟灑而安靜。我依旧坐在地板上，背靠着一根撐持木屋屋頂的柱子上，我注視着我的手，我的手不但已經多年沒有拿過鋼筆，甚至連鉛筆也沒有拿過，一个字也沒有寫過。寫作的力量是否也会因擱久而喪失呢？是有東西可寫的，但是怎樣來組織它們呢？那么多的記憶會像滾了的牛奶沖掉鍋蓋似地涌現出來。這些思想在我的腦筋里時常旋轉着。我想把這些思想驅逐掉，因为我深信在當時有着比我那些雞毛蒜皮的思想重要得多的事情在發展着，可是我沒有辦到，那些思想總是糾纏着我。

这一次却是莫里斯把我从幻想中拖回到現實里來。他口里吹着哨，从我旁边走过。他不住在这个号房里，

他沒有理由到這里來。他撞了我一下的腳；我抬起頭來，他對我睜了一下眼睛，表示要我隨着他走。

他戴一頂遮陽帽。這頂帽子雖然沒有漢斯的那樣丑陋，但也可以使馬特蘭娜大街的人微笑，使貝勒維勒的孩子們大樂一場。不過在集中營里，這頂帽子還不失為是一頂正人君子的帽子。我們都覺得莫里斯戴這樣的一頂帽子是好的。它是權威的標志，它使那些刑事犯害怕。

兩個月以來，莫里斯在面包房裏工作。雖然這句話不能當着所有的人說，但我們知道就是他設法拿出幾乎全部的份外面包來的。他又是地下組織委員會的委員，知道他身份的人在我們中間並不多。我也沒有必要在他面前露出我知道他的樣子來。這與我無關。

在號房裏，大多數的俘虜們都睡了，兩三個人合睡一個草墊，衣服完全不脫。身上的熱氣像煙似地從每個人的濕衣服上冒出來。在每隔五公尺一盞的灰白的燈光下，那熱氣停滯着，在柱頂上密結起來，像在一間不透氣的廚房裏，水蒸氣從一只盛了熱湯的鍋子里冒出來升向天花板的情況一樣。有幾個俘虜爭吵着，不斷地爭奪睡覺的地方：如果有一個人因為不能老是側着身子睡而想仰睡的話，那麼，旁邊的人的位子就不夠了。

我跟隨着莫里斯到了一個黑暗的角落。在這個地方沒有人可以攪擾我們。離開我們几步遠，三四個匈牙利籍猶太人，一個緊挨着一個在低聲念着經。“啊呀，”我想，

“还有犹太人呢！”这几个人，幸虧是在亞尔弗萊德的工作小組里，他們还能活着。我以为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从布达佩斯來的一千个犹太人早已全部給那些作工头的刑事犯用棍棒打死光了。在每一个集中营的角落里，他們总是痛打犹太人。那个吉卜賽人，他一个人就打死了一百多个。

“你見到了亞尔弗萊德嗎？”莫里斯問我。

“見到了。”

“他叫你作工头了？”

“是的。”

“你將負責分配面包？”

“是的。”

“你要很認真的作好这个分配工作。你只能分給最好的人，你懂得嗎？最好的人。誰好誰坏，完全由你評定，这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

“我知道。”

他有其他的事情要給我講。他不能專門跑來給我重复亞尔弗萊德已經对我說过的話。他在我們周圍傾听了一会。那几个犹太人还在那唱贊美詩；在較远的地方另一些俘虜們为了一件有关生存空間的事情打了起來，原因是被子太小，有一个人占了太多的部份。

“另外一件事，”莫里斯說，“你應該管理在这个号房里的法國人；給最好的人說明，时机即將到來，我們應該准备战斗。你懂得我說的話嗎？”

“懂得。”

不用定什么計劃。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該怎樣应付这个局面。我們同時也知道，希特勒分子在投降以前，一定会設法把我們全部殺光，弄到沒有一个証明人來揭露他們的罪行的。

“你答应了？”

“是的。”

接着是一秒鐘的沉寂。莫里斯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把我拉到他的身边去。我們兩個人擁抱了一会。像親兄弟似地，我們兩個人的眼睛全湿了。

莫里斯立即控制了自己。这不是动情感的时候。

“再說一句話，”他說，“監視那个号房的房長。他自称是德國共產黨員，可是他像一只小牛似的無知，你要小心。亞尔弗萊德对他已提高了警惕，波蘭神父也一样对他提高了警惕。”

我們最后握了握手。莫里斯走了。我不送他。我只是用眼睛望着他。在号房門口，神父与亞尔弗萊德在談話。莫里斯一看也不看，就在他們身边走了过去，他們裝作彼此不認識的樣子。

这是我的錯誤。我永远也不会变成瞎子，假如我把同志們交給我的工作做好了的話。我做了十五天的工头，按理絕不会有人責备我有什么过錯。可是我沒有完成我

需要完成的任务。我本来是可以不受伤的，不致于变成瞎子的，可以做工头做到底的：那样，许多同志们也许可以不死了。那样我就一定不会受责备了，因为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

这不是一个那样简单的工作小组。在隧道的尽头，大光灯从我们背后照射过来，把我们变成嚇人的阴影。隧道里最可怕的是尘土。在那里呆上二十分钟，胸口就像绑着了皮带一样。我这组里有五十来个人：六个法国人；其余的是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这五十个人里面，有三十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的眼睛昏花，半死半活。我的工作，就是督促他们稍稍作点工作，作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为了在巡逻的党卫军与警察面前好交账。党卫军与警察们都怕尘土和穹窿上掉下来的石头，每每很快就过去了。

不幸的是，我那五十个可怜的人很快明白了他们一点也用不到怕我。我尽管高叫“走吧！”“快点！”“快点！”他们也不怕，因为我不打人。打是唯一对他们有效的办法。他们早已是筋疲力竭，接近死亡了，除挨打外，不懂得别的惩罚。他们走到山洞里去打瞌睡，背靠着带水的岩壁，半死不活的在那里排遣那无法克服的疲劳。我必需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强迫他们不离开工地。

在我们前面工作着的是几队凿石机队。我的工作组的任务就是用锄头镢子填平地面，铺好路基以备铺设铁

軌和建立擴大隧道使用的支架。

在这样的洞里作工头真要叫人流泪的。对那些已經無能为力的人叫我如何强迫他們刨地呢？即使是裝裝腔的刨地也不行。那一天，在我身边的連十个人都不到，而我却拚命地叫着“快点，幹活！”那些党衛軍听了我的声音也許会以为我的工作組正在加勁幹活呢。他們是不高兴認真走过去看的。

“你对誰那样乱叫？”

我回过头來。他們在我背后，从黑影中走了出來，除了那个被人称为“豹子”的党衛軍之外，还有那个新來的警察，这家伙是个十足的凶暴人物，是馬紐斯式的人物，他是剛來代替被碾得粉碎的吉卜賽人的。那党衛軍拿着輕机槍，警察呢，拿着他的鉄棍子。

我立正；我脫去我的“墨曆”<sup>①</sup>，——这是集中营的規矩——我心里帶着一种恐懼，背上感到一陣陣寒冷。可是我的頭腦是清楚的。他們兩個的來意，決不是一种友善的拜訪而是为了吉卜賽人的事情來尋衅的。实际上我等于一个人。在这样的場合，只有一个人是可怕的。我身旁的十來个人是抵不了什麼事的，他們發了瘋似的刨起地來。

“工头就是你吧？”那党衛軍問道。

---

<sup>①</sup> 墨曆 (mützen) 即帽子，是集中营中的特別用語。——原註

“是的。”

“那末，你的工作組在哪里？”

這兩個傢伙都吃得很好，身體挺棒，他們微笑着。事情不妙，他們要打我了——第一下，我有把握可以躲閃過去，這是習慣。第二下也有辦法。其他的呢？活該，完蛋的完蛋，我只有逃進黑洞里去。在黑洞里，那個黨衛軍是找不到我的。至於那個警察，我們可以看見他不久就要步吉卜賽人的後塵了。

“你沒有听懂嗎？混蛋，你的工作組在哪里？”

他們依舊微笑着。我向黑洞處指了一下，這一指其實說明不了什麼。他們看了一眼，剎那間，黨衛軍笑得更厲害了。

“你來，”他說。

他們兩個把我夾在中間。我們走到我指過的地方去。我還不知道呢：那里開了一個隧道，已經開得相當高了，約有十公尺長；這隧道大約已經不用了，各處都顯出快崩坍的樣子。在大光燈照射着的三十公尺深的地方，每秒鐘都有石頭掉下來。

“你指的就是這個地方嗎？”黨衛軍問。

“不是的，你看。”

我嚇得有點糊塗了。我指了一下那些石頭。他們同我一樣清楚地看到那些石頭。他們兩個放聲大笑。馬上就有好看的來了：那黨衛軍把輕機槍緊貼在腰上，那警

察拿起了他的鐵棍。

“你自己選擇吧，”党衛軍說，“你去把你的人找來，或者我打穿你的大衣。”

他們同我一樣地清楚，我的人不在那里。那是用不着爭論的，更不必費心思去選擇。在這個隧道里，我還有一條生路，因為它的盡頭處，開着另一個隧道，我可以從那個隧道逃走。可是會有石頭掉下來：那可顧不了那麼多了。

我一下子向那個隧道走去。我猜到他們那時不再微笑了。真太美麗了，那景象——石頭正在往下掉。恰巧在我的面前，一塊大石掉下來碰在地下的一塊石塊上，打得粉碎。我想：“再走十公尺，我就可以開步跑了。”我有我的運氣——我的運氣！

腦頂上正着了一下。還不算怎樣的痛。我倒在地上。我腦筋中立刻轉動了一些突出的聰明的想法：“石頭打在腦袋上，要不就是打死，要不就絕對沒有關係。我沒有死，那就證明沒有關係。”至於我不動，那是出于本能。那警察的聲音傳到我的耳朵里。他問道：

“他死了？”

我這時在想別的事情，我沒有弄清楚那党衛軍是怎樣回答他。血流了我滿身、滿眼、滿嘴，滑膩膩的。老天爺！可不能在腦袋上再來一下了。最後我聽到了党衛軍對警察說：



“好快啊！”

“少了一个坏蛋。”

說完那句話的時候，大概他們就走了。我再沒有聽見什麼了。我的耳朵老是嗡嗡的响，想來是我的血把耳朵塞住了。

不知經過了多少秒鐘：有一個人到我身旁來。那個人是爬了過來的。

“法國人！法國人！”

他替我擦眼睛。我看他。我只看到了他的微笑。他那個時候的微笑的美麗是我此生再也看不到的了。那是我工作組的一個波蘭人。他怎麼樣把我豎立起來的呢？他把我的——只胳膊圍在他的脖子上，然後拖着我走。他是從一種深切的友愛中涌出來的力氣呵！我們的身子周圍，石頭還是那樣在往下掉……

我一生中最長最遠的旅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我並不是當時立刻就變成瞎子的，那只是到了最後的階段才變成的。我從沒有因此遇到過憐憫。當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憐憫”這個詞語是不存在的。愛人類，就是設法使自己有正義感。這並不是那樣簡單的事情，而是痛苦的，是應該由理智來決定的。有那麼多的人曾經是有過正義感的人。當他們回憶起他們的正義行為的時候，胸膛會緊縮；好似整個身體像沸水般的滾了起來。

如果我們一旦發現這些有正義感的人，永遠都能保存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是會感到驕傲的，同時我們也會感動得流淚的。我們的這些有正義感的兄弟們，他們永遠活在我們心里，並且會給我們勇氣。

## 第二章

要走出隧道，必須經過五百公尺的路程，我至今回想起來，這段路程，似乎還不怎樣可怕。當時的情況我記得不清楚，因為我已經是接近死亡的人了。可是那波蘭人的微笑充滿着我的心。他，假使他還活着，應該對這隧道中的五百公尺的路程有着深切的記憶吧……因為這五百公尺的路程上，是他把我的一只膀子背在他的肩膀上，拖着走出來的；他兩次把垂在我臉上的那塊被撕破的肉重搭在我的腦壳上。

“不要緊的，法國人。”他說。

這個我不知道名字的兄弟他是多么地想救我呵。他一定也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綽號叫“豹子”的黨衛軍與那拿鐵棍的警察。他也一定不止一次地把我挾在他身旁安置在黑影里；現在這一切我都想不起來了。

隧道外面下着雪。夜來的和空氣中的無限涼意，再加上潮濕的，觸鼻的山土氣味，幾乎使人不能呼吸。雪

花落在我的滿身是血的破衣上。是雪在融着我的血呢，还是我的血在融着雪呢？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没有鲜明的印象；即使有，也不会再在腦筋里逗留很久。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很奇妙。一切全靠本能出发。我心里想道，我应该尽力好好地看一下我的周围，不要丧失了生命所给予我的东西，这也許是最后一次了，虽然我流了很多的血，我的脑袋开始嗡嗡发响，但对于最后我所能遇见的美丽的东西我要尽量地享受一番。那像一块冰似的吹在我的头上山間的凉風，那靜靜地落着的雪，那在我身旁的兄弟般友爱的波蘭人……

“不要緊，法國人，”他总是那样說着。

我現在住在离隧道洞口有二十公尺的那座木屋里了，亞尔弗萊德的办公室就在这里。木屋里面有一間診療所。那波蘭人不見了。想來一定他不能同我一起進來。木屋內有一个人在桌子上寫字。在診療所里，有一个德國護士在吹口哨。我仿佛对亞尔弗萊德說了这样一句話：

“我要死了。”

可是我并不想死；甚至，在我心底里我还想死亡不能那样容易地就战胜了我。那德國護士的口哨，再加上那爐火發出的隆隆之声使我头痛。那爐子燒的紅紅的，用兩三塊鐵板圍着，以防把木屋的板壁燒了起來。

“我要死了。”我还是那样說着。

“愛哨！”亞尔弗萊德說，“你也見過旁的人与你一样。

我不是也是从死里逃过來的嗎？”

亞尔弗萊德的眼光是和善的；与波蘭人的含有溫柔的眼光虽不一样，但終究是个和善的眼光。他說的对；兩年前，他也是生与死的天秤上搖擺着的。我还記得。他連走都不能走了，还是我們用了三个人才把他从石洞里拖出來的。

“必須要緊緊地抓住生命。”亞尔弗萊德又說了一句。

那德國护士走过來了。那时我眼睛發花；我只看到他的制服，但是沒有一秒鐘不想到他是党衛軍。下意識地，我向后倒退了一步。于是他也站住不走過來了；我發現他盯着我的眼睛，憂郁地看着我。

“他不是党衛軍，”亞尔弗萊德說。“他是一个护士兵。”

我記不清后來做了些什么；我只記得感覺到那护士在我的肉上打洞，給我縫創口。我不但不覺得疼痛，相反地还覺得我恢复了感觉。我沒有能力去深深地思索一些事物，不过由一个德國护士兵來診視我却不免有些奇怪。時間在改变着一切。他怎么会到这个地方來的呢？我無法了解。有一件我肯定的事，就是我不願意死。

比起在牢獄里更坏的一件事，就是那一天我失去了時間的觀念。我整天待在亞尔弗萊德的木屋里。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俘虜來請求他包紮伤口。沒有人來的時候，那护士就吹着口哨。他使我难

受。假使我能够对他說話，他一定会不吹吧？可是我那时說不出一句話來……。

我怎样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回到集中营里去的呢？我不知道；不过这种景象，我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由兩個同伴挾着回來，在点名时还要人扶着才能站起來的可憐的人們，我見得太多了。可是我記得，我們站了好久好久——也許当时又在表演随意吊人的玩意見呢——寒冷侵襲着我的腿。接着是一陣拥挤，我又倒在雪地里了，那几千个飢餓的俘虜已跑到号房里去領取晚上的面包去了。

我首先是爬行着，那是第一个階段。我心里想道：“走吧，再加一把力，呆在这里不像話。”我站了起來，我小步向前走着。活像一个老头兒，一个很老的老头兒。我没有什么可驕傲的，但是我心里总是对我自己說着話，我在我的內心的声音中摻和着一种鼓励的語气說：“在未來的四十年內，你就这样地在盧森堡公園中走着吧。”我还想再活四十年，甚至更多。

在我这样的情况下，不死是不容易的。只要不幸碰到一个渾蛋，看到我無力自衛，就会把我結果了性命。我必須很快地找到亞尔弗萊德或是波蘭神父，找到人去通知在醫療室的兩個法國医生——雷蒙与朱利恩。那是我唯一的活命机会；首先得碰到一个同志才行。

我这次却是倒霉。一走進号房，头一个碰到的是号

房的房長海爾曼。莫里斯半月前對我囑咐過的話應驗了。毫無疑問，如果拿一個共產黨員——他自稱是德國共產黨的老幹部——來衡量他，他實在是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物。我碰到他最感麻煩的，就是他已經發現人家知道他的底細了。也許他還正在監視我呢！

“你遲到了，法國人，”他說。“你是個工頭，你不應該。”

他望着我的頭上包的一大卷紙綑帶。我已經對任何事都不起反應了。他的手棒正打在我的腦蓋的正中，把我打得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

當然，不死是不容易的；但是想打死一個不願意死的人也是不容易的。我的腦蓋骨是裂開了。我覺得我周圍是一片紅光。除此之外，我什麼也沒有看見。選正了地方再打上一二下是可以把我結果的。突然，賈蘭的聲音從我的身邊發出來，很清脆地像早晨兵營里的號角一樣：

“假使你打死這個法國人，你自己一定也要死的。”

真是一句有力的話。我安了心。我沒有再挨第二下。不過賈蘭說出這樣的話來，對他自己是很嚴重的。（如果不嚴重的話，我也不會感覺到了。）賈蘭是怎樣來到這裡的呢？誰通知了他呢？這些問題模糊地接觸到我的意識。不過，我清楚地意識到對海爾曼的鬥爭已經展開了。賈蘭與我的朋友們都已經投入了這個鬥爭。這個鬥爭將得

到什么結果？只是我在这场斗争中已經沒有多大作用了，我是个失掉战斗能力的人了……

以后的十五天——那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时常尽量拉开嗓子嘶叫着。这种嘶叫妨害乔治睡觉，甚至连午睡也不能。乔治，他就是賣燒酒和販賣金牙的人。他在医疗室里我躺着的草垫周围徘徊着，一直想設法把我扼死。可是，那时已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紅軍剛發动了最后的一次攻势。这个攻势使乔治与很多其他的人寒心。

每天晚上，同志們不睡觉，交替着在我床边守夜。只要乔治一走近，馬上就有一个身影在他面前出現。这一切都是后来人家講給我听的。在这一段時間里，我只回想到在我的昏迷状态中我仿佛夢見我参加了我自己的葬礼。参加葬礼的人的行列陸續不断；我的棺材被抬在肩膀上；我仿佛还听见一片乱哄哄的喧嚷。这些乱哄哄的喧嚷，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因为紅軍已經前進，有一隊波蘭奧斯維辛集中营的俘虜，撤退到了我們的集中营。他們一共是五千人，因为我們的号房是已經挤滿了的，誰也不知道該把他們安置在哪里。他們停歇在集中营外面，在每隔兩小时換一次班的党衛軍哨兵的警戒圈里，挨着大雪过了三天三夜。在这个充滿着飢餓，寒冷的人群之中，不久就有人因为困乏不堪而倒了下來，还有人登时就發了狂。就是这些可憐的人的嚎呼声伴随着

我的葬禮。医生对于这些事情是否能得出什么結論呢？我好像还不怎样糊塗，并不因为参加了我自己的葬禮而受到驚恐。我还有一点清醒，所以我还能想到我既然是这件事的旁觀者，我就不会是被埋葬的那个人；还有那被抬在肩膀上的棺材，在这样一个焚燒尸体的地方，是不能当作真有其事的。有一些声音一直鑽進我的耳朵，使我更容易从这似真非真的噩夢中清醒过来。这些声音像投下来要我紧紧抓住的救生圈；最容易分辨清楚的是雷蒙的声音，他的声音既激动，又富有情感，同时还有說服力。

“你听得見我說話嗎？”

怎样來回答呢？那声音越來越大，似乎要用全力來貫穿我的一堆瘦骨，一直貫穿到我尽量在努力恢复的意識：

“你听得見我說話嗎，我的天，听得見嗎？”

我也許終于能做了一个手势使雷蒙明白我是听見了。那緊張的、像一根刺一般尖銳的声音又接着說：

“我給你打了一針，你听見嗎？打了一針。只要你想好，你就会好的。”

只要我想好，讓我的葬禮繼續舉行吧，那被抬在肩膀上的棺材，我不能認真把它当作一口棺材，既然雷蒙說我就会好的……

有一天，我差不多完全清醒過來了：其实这和普通



睡覺醒來並沒有兩樣。可是我覺得很疲乏，甚至于癱瘓得不能動彈。一個圓圓的、略有些皺紋的臉龐湊近我的臉來，那臉上的眼睛異常光亮，而且帶有極天真的表情。在某些環境中，我們很容易辨別對方的眼光。我從這個臉龐認出他就是醫療室護士小皮埃爾。他同我一樣是個老俘虜。他在德國集中營里也待了有兩年了。不過我遲疑半天不敢認出來的原故是因為他的眼光似乎是在望一個陌生人一樣望我。突然一下子，他的眼珠像真的烟火一樣冒出光來。

“你認得我嗎？”他叫道。

“這個嗎？”

我不會來得及看他走。他像彈簧似的站了起來，不見了。究竟有了什麼事，為什麼小皮埃爾會在我的身邊？我腦子裡想不出這個道理。疲乏壓制着我，我沒有力氣轉動一下頭。我只看見在我上面的床鋪的草墊子在兩塊床板之間露了出來。我不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只是有一種氣味使我認出我的所在的地方來。這裡不是以悲慘，汗水，飢餓合成的號房的气味，這裡籠罩着我的是號房氣味再加上死人与膿血的氣味。那麼，我只能是在醫療室了。所以我剛才才能看見小皮埃爾，才能够好好地躺着。

一些記憶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我的頭痛起來了。我想起了隧道，想起了波蘭人和波蘭人的微笑，想起了賈蘭的聲音：“假使你打死這個法國人，你自己一定也要

死。”我是活着的，这是主要的事情。雷豪說得对……“你就会好的，只要你願意！”

我总是不动，我也不能动。有人，像我一样的病人在旁边的草垫上說着話。是几个波蘭人。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一点也不能理解他們說的話。但是單憑着他們的音調——那是本能——我就能感覺到有一个人快死了；最痛苦的是那个繼續活着的人，看到他的同伴去了。

在我的上面，小皮埃尔又出現了。他剛才跑了一趟，他的堆滿了笑容的臉还在發紅。他喘着气說：

“你可真把我們嚇坏了！你能站起來嗎？”

“我想不能吧。”

“必需要站起來走一走。我們來帮助你。”

有一个捷克护士同小皮埃尔站在一起。他們兩個弯身过來——我看他們兩個一个也不壯——可是他們像拿一片羽毛一样容易就把我抬了起來，并且使我站着。

“向前走吧。”小皮埃尔对我說道。

当你的四肢不听你指揮，膝盖像生了锈的机器上的連杆、腰由于浸在汗水里躺了許多天变得像个瘡疤一般的硬，那件作为襯衫的破衣服粘在身上，臭得像塊腐爛的紗布……在这样的情况下，——走，是件多么艰难的事呵！

“向前走啊。”小皮埃尔又說了一遍。

他們一个人拉着我的一条胳膊。我向前走了一步，

不知道是哪裏不行了，腰還是膝蓋？不是的，我的腿還行，儘管我的頭腦有些昏暈。我走了第二步……我在前進呵，沒有疑問。我已經走到號房的中間中央大道上了。兩邊排列着兩行我看不清有多長的床鋪行列。人們看着我，這些人都是從歐洲每一角落來的朋友們。我好像是有点為了他們才走的。我覺得驕傲。一步接着一步，看啊，朋友們，我前進呢。我必需活着！

我終於到达了通往一間小屋的門口了。這小屋內的四周圍也擺滿了帶草墊的雙層床鋪。里面有一張桌子，雷蒙與朱利恩坐在那裏寫病歷。他兩個人全都望着我，我給兩個護士扶着好像一半吊在空中似地走着。雷蒙，挺神氣的，穿了一件不知從什麼地方撿來的白衣服而且在他的禿頂上還戴了一頂白帽子，完全是個醫院里的醫生的樣子了。

“他真棒！”他說，“他真棒！”

朱利恩點點頭；他也穿了一件白衣服，他那已經破爛的帶條子的俘虜褲還露了一部分在外面。朱利恩，他永遠在死亡的旋律中保持着他的憂郁與平靜的神氣，他一直受着磨難。

“把他的襪衣脫掉。”雷蒙說。

小皮埃爾與捷克護士把我身上的破衣服從頭上拉了下來。他們是慣于這樣做的。我隱約地感覺到那粘在皮

上的衣服被拉开时有一点撕破皮的痛楚。我把我身上看了一眼。刹那间，我害怕了：那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我本来已经是很瘦的人，这一次更瘦得打破了我历来的记录：我的肚子只剩了一个洞；我的盆骨已成了一个面盆。

“把他平放在桌子上，”雷蒙又说道。

我只好让他们这样作。奇怪！正对着我，我看见了乔治的那副嘴脸；他好像是在戏院正厅里第一排椅子上坐着看戏一样看着我。他仿佛还高兴，他那贩卖金牙的人的脸上露出一种傻笑。一下子我想到我要是死了，我的牙床骨对他毫无用处。这对我是一种小小的，然而不可忽略的满意。

我俯臥着，雷蒙开始时小心地按着我的腰眼，接着，越来越重。

“你觉得痛吗？”

“还不怎样痛。”

“这里呢？”

他用足力气把他的两个拳头在我的背脊骨两旁压着。他的手好像两把尖刀，我大叫了一声。雷蒙依旧按着不放松。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疼痛；我把牙关咬紧竭力不叫出来。完蛋了，没有疑问的我完蛋了。乔治的傻笑没有了。这坏蛋在想些什么呢？我无法了解，我问他道：

“我就要死了嗎？說，是不是？”

“是！”他說。

我頓時洩了氣。這樣說來，我堅持要活着，那波蘭人的勇敢，那賈蘭的義憤，這一切都是白費力氣了。

“別聽這蠢才的話，”雷蒙說，“你知道他是懂法文的。”

他撐着我的肩膀把我扶起來坐在桌子上，他的眼睛對着我的眼睛。

“你是可以不死的，這是真話。你要了解我，一切在於你自己。”

“你已經對我講過了。”

“你懂了嗎？”

“是。”

“那麼，我重復了，有些話是必須要重復說一說的。我還告訴你：你感到痛這對於你是個很好的徵象，因為你一點感覺也沒有已經十五天了。”

“我不會死了麼？”

我那時很固執。我想叫他回答我：“對。”可是他也同我一樣地固執。他有他的想法：

“我再重復說一次：一切始終在於你。目前還不能絕對肯定。”

他的臉靠近我的臉，他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那是句好話……“還不能絕對肯定”；那是句我應聽的話。它

比一句友爱的話更有价值。雷蒙对我信任。在生命中，重要的是要对得起朋友們和同志們对你的信任。在未來的好几个星期中，我都需要他这一句話，因为集中营的生活还是依旧，我已無力参加的斗争还正在進行呢！

## 第三篇

# 事情發展得很快

——給魯伯·斯

## 第一章

自由沒有了！這八天來馬爾賽心中總是安穩不下來。在這集中營的恐怖狀況中，他數月來與外界隔絕的那種恬靜——自然是相對的恬靜——已經消失了。他曾經以為可以做一個人，更正確地說可以變成一個人，變得更有人性，然後依照他那種人生觀作人，既不做囚犯也不做英雄。他要想辦法把自己忘掉，忘掉他自己，等待這地獄生活結束的一天，去重新學習更簡單的生活，學習他過去沒有生活過的生活。

要這樣做卻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容易。他必須把一種新的、特殊的，對他說來是少見的勇氣振作起來。一向自以為太平無事的他，今天有這種想法，實在有些驚人。他的職業完蛋了！從他被捕之後德國秘密警察了解他是個美國特務的那一天起，他們就庇護着他。馬爾賽對這種優待以為是一種特務機關的官官相衛，那真是把事看得太簡單了，一周前，馬爾賽才恍然大悟，其實並不



那么簡單。

在山底下这时正挖着隧道。在山坡上，有一間党衛軍的木屋，馬尔賽在那里等待已經十分鐘了。这木屋离开集中营并不那么远。上下相隔只有一百公尺高，可是这里却望不到囚犯們住的号房，因为全都被松林遮沒了。成千的人离开了世界來到那里生活，死亡。只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像獅子似地在这里進行战斗。馬尔賽已經喜愛这些人了，他要求自己能够对得起这些人。

一个鐘头之前，他在秘書室与漢斯下棋，突然有一个穿着特別整齐的党衛軍的下級軍官走了進來。漢斯嚇得臉色灰白，把他的肥豬似的小眼睛睜得大大的說：“他要把你帶到哪里去呢？……他要把你帶到哪里去呢？”

馬尔賽还是头一次走出这个集中营。他跟着那下級軍官通过党衛軍駐紮的营房到达了这間木屋。那下級軍官就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

馬尔賽听見隔壁的房間有打字机的声音。里面竟然还裝了暖气管。假使牆上沒有挂希特勒的像，他真会以为是处身在一間山中別墅的客廳里呢。他对着在他面前展开着那幅景致，嘆了一口气。他今后再也不能参加冬季运动了。这句话不能看作是随便的一句口头語，或一句不負責任的情話；而是一句深入肺腑的誓願。在这幅絕美的冬景里，人死得太多了。这幅擺在他眼前的景致使他难受。那里有使人睜不开眼睛的一片白色。远远

的，在山脚下，湖面閃閃發光。山崖間那些小屋全被雪淹沒了，只有屋頂還冒着黑烟。从这样高的地方來看这景致，好似从飛機駕駛員的玻璃房看出去一样，使人不会相信战綫是那么近——紅軍已到了維也納，离这里还不到一百五十公里了——而在这些住屋的每一个家，無疑地会有一个男人不能生回了。

到这样的一間木屋里來，馬尔賽并不覺得驚訝，可是也不能說他是坦然無事。事情將發展到怎样的地步呢？別人要把他帶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腦筋里有他作特务的那一套办法。为了美國特务机关的一点小惠，他被流放到这样的一个集中营來，那已經是太不上算了，虽然生活还算过得去。現在呢，德國秘密警察忽然想起他來了。多么尷尬的事啊！最煩心的便是那联系的方法——是由海尔曼拉綫的。他模糊地聽見賈蘭同他的某些朋友談过，对这个海尔曼大家都存着戒心，他認為这种戒心是过份的。他不能理解在一个到处是死亡的集中营里，对俘虏还要用特务手段。馬尔賽的看法，特务是一种競賽，而不是卑賤下流的行为。他在集中营的一条小路上走着，海尔曼伸着手走了過來。

“克哈字三十七号①，你好，”他用他的生硬的法文說

---

① 这是馬尔賽在美國战略情報局担任工作的番号。

道。

馬尔賽楞住了，像被釘在地上似的，不回答一句話。海尔曼对自己說的這句話所引起的效果似乎觉得很得意。他并没有想到馬尔賽在当时恨不得把他扼死呢。

“你觉得很驚訝吧？”

“并不那么厉害。”

用不到再抵賴了，馬尔賽虽然發覺人家已經明白他的底細，可是他还是百倍地提高警惕。他本來以为德國秘密警察早已把他忘了。这家伙可連他在美國战略情报局的番号都知道。他当时立刻把自己鎮靜下來，裝出一副微笑的面容企圖把困难躲閃过去：

“但我不是为这件事被捕的。”

“哎唷！我知道。一件小事情，我在維也納全都知道了。你为了賞毯子的事使德國軍部大大地吃了虧……。当然，在那些家伙看來，这样的事是足够槍斃一个人的。巴黎的德國特务机关把你救了出來。这是你的事情的大概情形。在同事之間，这样你爭我夺倒真是一件好玩的事！”

“你知道的眞詳細。”

“这算不了什么。你不要低估了自己。我們一起走吧。免得別人注意。”

海尔曼把馬尔賽的胳膊一搭，拖着就走。他們像散步一样走着。馬尔賽覺得这样走着很别扭，像一个中学

教員下課的時候在操場上走着一般。他完了，像一只老鼠被捉住了一樣。幾秒鐘過去了，他覺得特別長。

“你不至於抱怨你的命運吧？”

海爾曼是否在問他呢？在他的聲調中，帶着諷刺與威脅。馬爾賽不回答。

“這也算是一種通融，”海爾曼接着說，“可是你要知道，在一定的情況下，我們可能請你幫些忙。”

“這是應該的，我從來也沒有覺得德國秘密警察機關是個慈善機關。”

那德國人大笑了一陣，但笑得很勉強。

“你真太幽默了，”他反駁道，“你與我們的合作是珍貴的。”

威脅是愈來愈具體了。很顯然對方是在使用一種恫嚇手段。馬爾賽真想不顧一切把那傢伙痛打一頓。他不糊塗。他明白這個德國人負有特殊任務，這任務他本來只願意單獨一個人來完成，但他又辦不到。這個任務——用不到人家告訴他，他也知道——便是破獲集中營里目下存在着的地下組織。他們兩個人又走了幾步。

“你認識那個擔任總翻譯的年輕的捷克人嗎？”

“是賈蘭嗎？”

“對，就是賈蘭。”

海爾曼打中了要害。他是否會知道的比他表面上裝的更多些呢？馬爾賽想到那個讀着……“在米拉波橋的

下面，塞納河的水在流……’的年輕的捷克人心頭感到異常溫暖。

“這個賈蘭是個共產黨，”海爾曼說道。

海爾曼很肯定。馬爾賽覺得要玩個花招，動搖他的肯定。

“這倒奇怪了，”他反駁道，“他那樣年輕似乎還不敢於作共產黨。”

“可是是真的。我不會隨便說話的。我到總部去看過。黑字落在白紙上總不會錯。我想知道他是為了什麼事情被捕的，可是找不到別的參考材料。他的材料，他的案件的副本全留在布拉格。你去找吧，到處是那麼一團糟。一天要逮捕幾千個人，怎麼能把事情弄得有條理。”

“這是一定的，”馬爾賽表示同意。

他鬆了一口氣。他們兩個沉默地走了幾步。將要走到一個俘虜號房的門口的时候，他們轉向另一條道路上去。在這個時候——下午二點鐘略過一些——集中營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囚犯們全都出去了。可是當他們從工作組回來的时候，這裡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幾千人在道路上騷動擁擠，忙亂着，像一隻螞蟻窠被搗亂了似的。要是沒有從山腳下工場里傳過來的清脆的响声和從焚尸爐散布過來的蹄鉄匠燒馬蹄似的气味，人們很可以想像是處身在一個原始社會中，冬季里的荒涼的鄉村。

“你時常見到這個賈蘭吧？”海爾曼又問道。

“是的，時常見到，一天好幾次。”

“而你一點也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馬爾賽停了一會沒有回答。那德國人覺得他在思考，搜索他的記憶。可是馬爾賽卻永遠感覺到胸中有一片溫暖，他對這個年輕的、差不多是一個孩子的、純潔的，真是純潔得像一塊水晶石的捷克人有一種熱愛，他意識到這剎那間他在努力保衛着他的生命。海爾曼把他當作什麼人看待呢？難道說在這樣一個淹沒在雪中的、殘暴的、恐怖的世界里，在這樣一個也有着像漢斯，吉卜賽人以及目前這個法西斯暴徒想殺滅的那些勇士的世界里，他還沒有得到什麼經驗教訓么？

“說實話，我並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的地方。頭一眼看來，他似乎有些怪，可是那是因為年輕啊！”

“年輕！”

海爾曼暴跳起來。

“你盡說他年輕！你只知道說這個！我管他媽的年輕不年輕！我們德國的年輕人不是為了拯救文明而犧牲嗎？那捷克的年輕人盡可以死光。”

海爾曼盡力克制自己的忿怒。他的臉變得緋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個德國秘密警察的軍官發覺自己無能，不得不向一個法國人請求幫助時所暴發出來的忿怒。

“因为，”他繼續說道，“这个捷克人終於对我說了一些……要是我不想通过他，找出这些匪类的組織，我早把他弄死了。你知道，把他的手綁着吊起來，离地一公尺高，然后放狗去把他咬死。”

馬尔賽的心头永远是那一股温暖。血在他的太陽穴与后腦奔流着。他感到一陣噁心，想像到一个身体搖蕩着的賈蘭被剛斯的两个猛犬張开口咬住着他的腿时惨叫的情况。

“那是不可能的，”他低声說道。

“什么是不可能的？”

海尔曼突然不說話了。他高出法國人半个腦袋，他的身材真是魁梧。馬尔賽鎮靜下來：

“那捷克人会对你說……”

他的声音極為正常。海尔曼突然來的忿怒消失了。他把眼睛直瞅着馬尔賽的眼睛，馬尔賽并不迴避：这是千鈞一髮的时候。

“你想要知道那流氓說的話，是不是？”

“这样可以幫助我了解。”

“我打了一个……人（他不敢說一个法國人），那个捷克人走來的时候，他对我說，你听清楚了，他对我說：‘假使你打死他，你自己也会死。’”

“这实在該死，”馬尔賽表示同意。“但是……”

他不說下去，他想看看他說的話所能發生的效果。

海尔曼顯得非常注意和好奇的样子，从馬尔賽的头上面望过去，望着集中营。馬尔賽借此机会分析了一下他的臉相：一副壯大的牙床再加上薄薄的、冷酷的嘴唇，臉部的表情則是傲慢而沉靜的。

“你怪他对你不尊敬，这是不对的。他不知道你是何等人物。”

海尔曼的眼光落在馬尔賽的眼光上。

“当然罗，”他說。

他的臉色突然表示驚訝。“我勝利了。”馬尔賽心里想。

“可是他总是威嚇了我呵，”海尔曼說。

“那是小孩子气。可能那家伙是他的朋友。总之，你相信我。我仔細監視他就是了。”

这不过是第一次接触。事情决不会从此罢休，早晚馬尔賽总会給党衛軍內，像海尔曼的上司一类人物叫去的。那时一定不只詢問他关于賈蘭的意見了。比方这一次人家又把他叫了去，但人家就沒有再問他关于賈蘭的問題了。德國秘密警察真是未免冒昧！在这个冒險行动中他是要以他的性命來拚着幹才行。可是他觉得他有办法打破这个难关；并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战争不是就要結束了嗎？他可以借此与美国特务割断联系。但这不是因为受了德國秘密警察的恫嚇。一年來，他对德國秘



密警察，党衛軍，以及大德意志的所有乱七八糟的組織，他知道的實在太多了。

他还是站在窗子后面，用目光尋找山脚下的集中營。这座集中營掩护得真好。他这时只能勉强看見几縷輕烟从積压着雪的樹林中冒出來。仿佛是一望無际的白色背景中几条灰白色的影子在蠕動。在高地的尽头处，馬尔賽找到了焚尸爐的烟囱。在那雪堆里，它突出的部分几乎不到兩三公尺高。这时它并没有冒烟，这真是例外！几个星期來，燒掉的尸体太多了，甚至一次燒五个，这些尸体，都堆在手推車上，然后連車帶尸放進燒紅的炭里去。从昨夜起，已經沒有煤炭了。不过今天汽車想來还是会裝來的。这样冷的天气，焚尸的事是可以等待一下的；因此他們总把这些尸体重叠着堆在焚尸爐的房門口，好像一堆堆的圓木柴堆在庄稼人家的院子里一般。

馬尔賽的身后的門忽然开了。一个下級軍官走了出來。

“請進來，先生。”

馬尔賽走了進去；頓時有一股他聞慣了的气味冲得他鼻子發痒，可是一时又說不上來那是什么东西。那是……气味。他不再思索了，因为有一个穿着非洲軍团制服的軍官从寫字桌后面站了起來。真是出乎意料。挂在牆上的希特勒的像旁边有一張罗美尔<sup>①</sup>的照片。軍官立

刻走到馬尔賽这边來。这位軍官沒有海爾曼高，可是胸脯寬闊，挂着帶寶石的鐵十字獎章，他的肩章使他的肩膀更顯得寬闊。

“我的制服在這個地方叫人驚奇，是不是？”他說。

他的法文講得很到家：只是重音還是說得不够高，但也不像一般德國人的口音，不過發母音時有點軟化罷了。

馬尔賽沒有回答。他覺得等待着弄清楚下文再來打算要好一些。他做了個立正的姿勢。那德國人剛才說“這個地方”的時候，顯然有一種輕蔑的意思。這種輕蔑是對誰發的？對俘虜們或是……對黨衛軍？

“我是管理這個集中營的副隊長，到任已兩天了，”那軍官接着說。

他從袋里拿出一個烟盒，打開了遞給馬尔賽，馬尔賽心里一跳。又是件怪事，那些香烟是美國香烟，馬尔賽於是想起剛才房間里使他驚奇的气味。

“來一枝‘幸福’還是來一枝‘駱駝’？”那非洲人②問道。

“我喜歡‘幸福’。”

---

① 羅美爾（Rommel）為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非洲軍團總司令。

② 按這裡所說的非洲人，就是那個穿非洲軍團軍官制服的德國人。以下有時用德國人，有時用非洲人，可能“非洲人”三字，是這位軍官在集中營里的外號。

非洲人擦了根火柴，給他火。馬尔賽不敢把烟吸得太猛。在集中营里他很少抽烟。他怕兴奋，他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我的天，在海尔曼与这个罗美尔式的人物中間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你一定好久沒有吸过美國香烟了？”那非洲人又問道。

“还是战前吸过的。”

“啊！”

那軍官微笑了一下，毫不激动。可是他知道馬尔賽在撒謊。那是看得出來的。馬尔賽覺得臉紅。

“你倒警惕。我了解你。那么你在美國吸什么烟呢？”

“我不懂你問的話。”

馬尔賽做了个莫名其妙的姿勢。他覺得呼吸困难。这一場斗争的結果是很嚴重的。比同漢斯下棋更嚴重。馬尔賽确实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到过美國，是通过瑞士，再从瑞士搭飛機到葡萄牙去的。假如这个非洲人是德國秘密警察的人，那么这一下他可要受罪了。除了……

“我不懂你的話，”他重复說道。

軍官向后退了几步，把屁股靠着他的寫字桌子。

“你玩得妙，先生，我佩服你。”

他微笑着。馬尔賽懂了。这个人不是德國秘密警察隊的。而是美國特务机关的。馬尔賽却一点也不覺得滿意。要是德國秘密警察隊找他，这一点也不奇怪，甚至

是危險的，可是他至少明确他應該如何玩弄他們。現在是同美國特務，這却是另一套把戲。他將叫他幹什麼呢？為什麼這個羅美爾式的人物不讓他安穩地呆着呢？戰爭的結束不是只有兩三個星期的事了嗎？而這樣動員特務機關的人跑到這個集中營來找特工人員，不就是戰事快停止的另一個證明嗎？

“真是意想不到，”馬爾賽說。

“我們不是那些丟掉朋友不管的人，”非洲人強調說。

他重新回到他的寫字桌后面的那個位子上，向馬爾賽做了個手勢，請他在對面坐下。

“談正經事吧。我不是叫你來只是為了認識認識的。”

“聽你的命令吧。”

“首先，最重要的問題，我叫你小心那個德國秘密警察隊員，他派在集中營里，用的名字是海爾曼。等我弄到了他的全部材料的時候，我就給你。你呢，你就是我們派在集中營里的人員。當然你同他是會有矛盾的。”

馬爾賽細看着那軍官的臉，注意他面部表情的每一個極細微的地方和眼神里的最微妙的變動。關於海爾曼的一切材料：這太好了！又得再來玩把戲了，別人不願讓他安靜呵！既然被迫要幹，那就把這把戲玩到底吧。他覺得他有能力把海爾曼與這個佩帶鐵十字獎章的非洲人全都玩弄於股掌之間。

“我的工作是什麼？”

“首先，小心那海尔曼，然后，联系我们自己的朋友。”

“我不知道誰是我們的朋友。”

“在这个集中營里一共有一万五千个人。大部分是政治犯；而在这些政治犯里，你也体会得到，有我們自己的朋友。”

“那是一定有的。”

“情勢究竟將怎样地發展，我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柏林來了个命令：在俄罗斯人取得这个集中營之前，把这个集中營和其他的集中營一齐毀滅。”

馬尔賽的喉管緊迫着，他呼吸困難。他覺得他在做鬼臉。

“在这一切中，我的工作……”

“我們不用忙。問題很微妙。毀滅这个集中營不是簡單的事。俘虜們有十二支步槍，三十支手槍……这件事使你驚訝？这些軍火从党衛軍的軍械庫里不見了。它們只能在集中營里。將來會發生战斗。”

“真是了不起的战斗！”

“对。但是与我們無關。你在听我講嗎？是不是？”

“完完全全是。”

“對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这个集中營里的人。其中有許多自己人我們已經不知道他們的踪跡，事實上不可能全部都把他們救出來，有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德國人，全都是共產黨組織的活動分子。你总是

在听我講話嗎？”

“总是在听的。”

“这个战争是结束了。你同我一样地清楚，那只是把事情暂时告一段落。一切被納粹党作为共产党囚禁在这个集中营里的人对我们的帮助，你想像得到么？”

“是的，”馬尔賽說。

他在他心底深处發生了一种意料不到的情緒。对于这个大胆談着他的“朋友”的人，他真正瞧不起他。非洲人是否把他也当作他的朋友呢？几个月來，朋友这两个字对于馬尔賽已經变换了意义。真正的友誼，就是在集中营斗争着的人們給他的友誼。他的責任不就是要对得起这种友誼嗎？

怎样免脫这个困难呢？始終要繼續玩弄手段才行。这不僅对于他有关系，对于所有被赶進了死亡圈的人都有关系；而对于那些表现了那种英勇不屈，希望重新獲得榮譽的人也是有关系的。

“这里有一个人，他認識我們的許多朋友。”

“好極了。我自己是……”

“馬紐斯。”

馬尔賽驚訝的閉口不言。剎那間，他認為这眼前的一切是一場噩夢，这一个名字在他們的談話中出現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馬紐斯，这个殺人的魔王，不就是他在指揮集中营的劊子手么？許多人，不就是他親手殺死

的嗎？

“這使你驚訝？”

“有一點。我得告訴你，他在这里大家都知道他是個  
舊突擊隊員。甚至有人說他是德國秘密警察……”

“對了。我們这下接了頭了。他是我們一九三四年的  
工作人員。他加入德國秘密警察隊是後來的事。現在是  
否有聯繫？這却是一個問題。正因這個緣故我才選擇了  
你而不是他。這就需要你去了解他肚子里有什麼東西？”

“這家伙不容易接近。”

“我知道。他在我們內場中的名字是達·威·約翰。  
你辟面用這個名字叫他。這樣就可以把門打開了。你要  
領會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只有他才能搭救我們的人。”

非洲人站了起來。馬爾賽也跟着站起來。他感到困  
疲。他的喉管緊迫着。在這頃刻之間，他發覺他已經不  
是先前的，在這個重大的考驗之前的人了。有一個消息  
總是留在他心上，他覺得這個消息在他心上刻着一種深  
長的歡樂。在集中營里有十二支步槍與三十支手槍。這  
一點，不就是無庸置疑的最驚人的消息嗎？德國秘密警  
察，美國特務，一切人類中的叛徒儘管在這個集中營加  
緊他們的迫害，但誰也不能夠阻止這集中營充滿着它的  
希望與勇氣。任何東西不能違背生命。馬爾賽是知道這  
點的，他學習了這一點，他曾經告訴了漢斯。

不能自由，就不自由吧。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控制

他。他还是可能把手段使用到适当的时候，使自己能够活着离开集中营。他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可是不会很多。他不願意参加陰謀活动，他想維持他的身份。

“这个美國式的德國鬼子于这件事也有关系么？”

“是的。”

这个美國式的德國鬼子于这件事竟有关系！他不願意和这个人發生糾葛。再說，他因为吃得很飽就不容易感到肚子餓的痛苦。不过他也不是漢斯那一类人，在大嚼臘腸之余，忘去了有几千人在餓得要死。自然，这个盧森堡人，由于美國軍隊是通过他的國家向德國推進，現在也倒霉了。半个月來，他接不到郵包了。他怕他会瘦下去。

“來一包香烟吧。”非洲人又懇切地說道。

这个，馬尔賽不能拒絕，否則一定会引起怀疑。可是他一根也不要抽。他想把它分給人，不行，他也不能够这样作。在集中营有美國香烟？这消息会像閃电似的傳出去。把它丟掉，只有这个办法。他把它搓断之后丟在雪地里，并且还用脚踩了一踩。

## 第二章

从集中营的尽头处傳來許多慘叫声，足有兩個鐘头



了。不知道从哪一个集中营里来的约有好几百个人，被人家圈禁在焚尸炉后面的那块空地上。从下午他们就来了。一直到晚上还没有人理睬他们。点完名之后，所有的俘虏们全进了号房，灭了灯，好些个经过慎重挑选的工头，伴随着党卫军与党卫军的狗就来处理他们了。

他们为什么来到这个集中营呢？一定是弄错了。在普通情况之下，凡是奥斯维辛或莱昂加姆来的总是呆在外面，一直到死。也许别人想把这些入编入集中营的工作组？也许有了新的不同的命令。不过党卫军既然带了他们的狗去，那就是一定要马上处死他们。

党卫军首先叫他们把衣服脱光，说是要带他们去洗淋浴。至于他们的可怜的衣服便由小车子运走。使他们赤裸裸地在雪地里，屠杀起来才格外容易。寒冷，鞭笞再加上狗咬，很快地就使这些人疯狂失措，精疲力竭了。惨叫声一阵一阵地传了过来，偶尔在嚎啕叫喊之间突然变得寂静无声——只听见狗的吠叫声——好像他们一下子全都死掉了。

过了两点钟，号呼声越来越微弱了。从号房中一听，就可以想像到死去的人的百分比。

“一半的人死掉了，”亚尔弗莱德说。

“是的，现在快了，”号房里的法国组新组长马克回答道。

“还得等一个钟头呢。”伊凡说。

三个人低声說着話，他們的聲音好似影子一般。

伊凡，他是個蘇聯人，紅軍少校。伊凡是他的別號。他真正的名姓除賈蘭外，沒有人知道。他是一個月之前到這個集中營里來的。賈蘭把他的卡片與番號登錄在已死的人的名冊里。要是黨衛軍想找一個名叫安德烈，沃羅果夫少校的人，看一下材料，他們就會認為這個少校已死了。

“太可惡了，”馬克說，“拿我們現有的武器，我們可以阻止這個屠殺。”

“這個待下次再談吧，”亞爾弗萊德說。

馬克不再說了。他的想法是笨拙的。每件事情有每件事情的時機。他是個還不到二十二歲的年輕人；控制他的憤怒和壓抑他的慷慨義氣是有困難的。可是他明白現在一點也不能夠盲動；未到時機的暴動，就等於是集中營全部的人立刻被殺。

馬克與伊凡兩個人躺在一張木床的第三層的一個草墊上。亞爾弗萊德坐着，彎着腰伏在他們倆個的腳上。在號房里，大部份人都睡了。那些嚎叫聲怎麼能夠阻止他們睡覺呢？汗氣從每個躺着的身體上發上來。這裡還有一種大家喜歡聞的苦難的氣味，因為它是自己的身心的一部份，也是對這些患難中的兄弟們的友情的一部份。

“也許不要一個鐘頭了，”亞爾弗萊德說。

三個人全都目不轉睛地望着從海爾曼辦公室那扇半

掩着的門露出的那條光亮。他也還沒有睡哩：這光亮是從海爾曼床頭上那盞小燈發出來的。想來他也沒有脫衣服，躺在床上在等待呢。真是：

“他給我們搗亂，這家伙，”馬克說。

“必須要小心，”亞爾弗萊德答道，“神父告訴我他在鐵絲網那一边徘徊了一整天。有東西使他懷疑了。”

“這一點並不能說明他不是個笨蛋，”馬克又說道，“他應該知道他开着燈會引起我們的戒備。”

“你抱怨什麼？”那比利時人反駁道，“在這類事情里，最成功的並不是會耍手段，而是少犯錯誤。”

伊凡呢，他不說話。他從草墊下面抽出兩條鋼片，這鋼片雖然在黑夜里也閃閃發光；他把一端包着一塊皮，作為刀把，另一端磨得尖尖的像把刺刀。他給了一把給馬克：

“我有了，”亞爾弗萊德說，“可是我們不能照預定計劃走出去。你們兩個先走。我等着。”

“為了……”

“是的，為了海爾曼。我可把腦袋割下來打賭，他一定會釘你們的梢。所以我要在後面釘他的梢。”

“這辦法好，”伊凡說。

真是湊巧，伊凡，他懂法文。他在哪里學的？沒有人問過他。一個人的文化或其他，沒有人管它是怎樣學來的。主要的是一個人以什麼方式使用他的文化和他所

提供的保證，還有那從各個集中營跟着他一起來的地下組織所給與的鑒定。伊凡，他是一個老戰俘，他是在集中營里學的法文，是同巴黎人一起學的；他講的法文有貝勒維勒地方的口音。

那噓陶聲到了深夜慢慢減少了。開始時因為人叫喊得厲害，所以無法聽見狗叫。現在呢，狗叫聲壓倒了人的叫喊聲了。

“完得好快，”亞爾弗萊德說。

“我想睡呢，”馬克答道，“這群俘虜偏偏這時來到，真算我們運氣壞，要是他們不來，我們已經拿到了軍火；可以睡覺了。”

“你以為他們的運氣好嗎？”

伊凡不講話。他的眼睛大而亮，雖然在號房的黑夜裏，還是發着光。他把鋼片的尖端插進床的木頭裏，並不用力，他不過試試罷了。

當伊凡與馬克，一聲不響地走出號房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木頭鞋子用爛布包了起來——海爾曼房間里的亮已經滅了。可是滅得太晚了。

什麼叫喊也聽不見了；他們的周圍又重新是雪的寂靜；從遠處傳來了黨衛軍放出來的狗的叫聲。伊凡與馬克走得很快。兩個人閃進了松林，借着雪的反光，從一棵樹一棵樹的中間竄過去。到了樹林盡頭，他們才停下

來。那些死人流的热的热气和使人噁心的腥气在雪上都消失了。它和着潮湿的松香还形成一种新鲜的气味。馬克与伊凡往四下里望了一望，他們一点也不觉得恐怖；人是不怕他們所爱的人的尸体的。可是在这个屠殺場上除了这些死尸之外，是否还躲藏着别的劊子手企圖屠殺瀕死的人呢？不見一点动静。一切都像死了似的。

他們向前走着。要到那个圍着鉄絲網的防禦地帶去，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在那里，有一个守衛的兵，每隔兩天，輪到他值勤的时候，总是从了望楼上把裝了軍火的布袋垂下來交給他們。他們每次担心的事总是一样：就是那个兵要是換了別人，看到他們來就会开枪。这就是冒險的所在。兩個人向前走着，注視着那个裹着皮大衣顯得肥大的守衛兵，他在搭在樹上的崗亭里一动也不动，那支机关槍直对着他們倆。他只要稍动一动，他們馬上就会俯臥在地上。可是守衛兵一动也不动。那一定就是那个穿着敵軍制服的友軍了，这个友軍，他們認不得他的臉孔，他給了他們的武器；也許將來他会被他們用这些武器打死呢。

他們現在在死尸堆里走着。好些尸体都重重叠叠地堆着，其中各种各样的姿勢都有，好像一群倒在一起，互相拉着不放的玩着橄欖球的骷髏。还有一些尸体，好像在死前企圖躲在已死者的尸体下面，避免危險，但結果还是在致命的地方挨了一槍或被惡狗咬了一口因而照

样地死了；有一条腿蹶起来了；有一个尸体给旁的尸体挟着站起来了，这个尸体很瘦，在月亮下发亮，像一个被雪后初次太阳溶化了一半的雪人一样。

现在他们到了了望楼底下了。要是那守衛兵开枪，他们就是俯臥在地上也逃不掉了。可是他沒有开枪，因为他正是約好的那个兵士。这个崗兵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有过怎样的經歷会使他甘願与在他脚底下的这两个不幸者表同情呢？他的新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像这类的問題太多了，馬克与伊凡只把这些問題留在心中最深最远的地方。他們現在一点也不需要知道这些。

那守衛兵俯身下來看他們，他的上半身都露在了望楼的欄杆外。他和他們的距离大約有五公尺。他一句話也不說。他和他脚底下的兩個人之間產生了一種联系，一種異常的，超出一般情理以外的同盟。是呵，這也是一種超出一般情理以外的同盟。他不僅看着他們，他还保護着他們，透過屠殺場偵察着樹林里的動靜。這一次的屠殺是他親眼看到了的。他暗暗知道，這是最後的幾次屠殺了，不久公理就會站起來了。

馬克蹲着身子，把手从被鋼剪剪断、电流已不能通过的鐵絲網窟窿里伸过去。摸索了一会之后，他就摸到了那只布袋，他慢慢地把它拖了過來，很快地摸了一下，就交給伊凡，伊凡也隨即摸了一下。布袋里有三支手槍，彈藥，還有一件東西，馬克摸了一陣，也不知道是什麼

东西。

“这是什么？”他問。

“那是手搖机关槍的后膛。是講好了的，拆散了給。”

“那么，槍筒呢？也能拆散了給嗎？”

他們的声音很低，傳不到一公尺远。在了望樓上的那个兵只略为听得一个細微的声音。

兩個人从原路走回來，又經過一次屠殺場。由于光綫的緣故，他們好像看到有一个身体在动。他們停了下來。真的，不但有一个身体在动，还有好些身体也在动呢。当然罗，这么多的人，全都死得不能动是不可能的：馬克猶豫起來。伊凡知道他的意思。

“來吧，”他說，“現在不是时候。过一些时候，我們再同他們算賬。我們再代他們报仇。”

他們倆重新走着，跨过一个半截身子埋在冻硬了的雪地里的尸体——这个死者大約是想逃避在他周圍狂舞着的死亡，因此在冰地上挖了一个洞企圖藏在里面，所以才有这种現象。他所流的血——他有多么可怕的一个創口！——在未結成冰之前把这个面盆般大的窟窿都灌滿了。

“要是下雪，那就要好一点。”伊凡說。

“为什么？”

“對他們來說，可以不致于这样令人难堪。”

他究竟想說什麼話？他是不是想到了那复在尸骨上

的葬衣呢？可是天是明朗的，有着無数的星星，虽是一个寒冷的天，但不是下雪的天。

他們快到樹林了。再走几公尺，他們的任務就完成了。現在，他們想到了亞尔弗萊德与海尔曼。他們兩個人之間斗法斗得怎么样了？伊凡將布袋緊夾在左腋下面，从褲腰里把貼在大腿边上的短刀抽了出來。馬克也把刀抽了出來。

他們緊貼在樹林口的几棵樹幹上，目的是想使眼光習慣于看这种樹林和叢草的暗影。因为剛才那毫無遮盖的雪地的反光，虽然在黑夜，也过于刺激了他們的眼睛。离开他們有几公尺，亞尔弗萊德在等着他們。他們走过去和他見了面。

“怎么样了？”

“他釘了你們的梢。”

“他認出我們來了嗎？”

“当然沒有罗。不过他并不关心这点。”

他們蹲在一棵突出在地面的被砍伐了的樹幹后面，彼此望着。用不到什么討論。他們明白現在海尔曼对事情已摸得相当清楚。他只消到了明天，向上級报告，說明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在了望楼当守衛的那个兵是俘虜們的同謀犯，那个兵就会被关起來，受嚴刑拷問；于是他一切都会招供出來了。

“他大約沒有忍受刑罰的習慣吧？”馬克說。



一分鐘过去了，甚么动静也没有。亞尔弗莱德望着号房那方海尔曼回去时所走的道路。

“他一看到你们在了望楼底下就回去了。”

“怎么办呢？”馬克說。

“只有一个办法，”伊凡說着，第一个站了起来，那兩個也就跟着站了起来。

三个人輕手輕脚回到了号房，先把布袋放在牆脚下，然后便伏在海尔曼房間的門背后一动也不动。三个人都在癱攣的手里拿着他們的鋼刀。他們要殺的人离开他們只有几公尺远。他們要一声不响地殺死他，除此而外，他們沒有别的出路。

他們由于白天在隧道里工作后再完成一件神經緊張的任务，現在已經没有什么气力了。海尔曼房間里的灯光已經滅了。海尔曼想來已經躺下，已經把手槍放在枕头底下了。就是为了这支手槍，他們必需要等着。要是海尔曼沒有睡呢，一看到他們進去，他就会明白，馬上开槍。他这支手槍一星期前就被波蘭神父看見了，这支手槍毫無疑問地說明了他是何許人物。

即使是一下子冲到床上去，也無法避躲他的手槍。何況怎么能肯定他睡了呢？他不可能已經睡着了。白天他并不累，而且他剛才所見到的現象，一定会使他緊張得不能睡覺；在守衛兵中間竟然也有“叛逆行为”这是多

么突出的發現：

馬克伸手把門上的把手擰開，接着又等着不動。伊凡點了點頭。這是一個辦法。一陣微風把門吹開了，伊呀响了一聲。一切進行得很好。再來幾聲伊呀的响聲，海爾曼就會不耐煩，他會以為他沒有把門關好，他會下床來關門。所希望的就是他把手槍留在枕頭底下。冒險的地方就在這一着，這是要成功一件事情必需的冒險。

三個人緊張得大腿都起了痙攣。他們已準備好要一下子撲上前去。他們三個人都直覺地知道各人應該做什麼。馬克出着汗，伊凡睜大着他的明朗的眼睛望着馬克，他奇怪的是他看見馬克還在微笑。

門又伊呀响了一聲。房間里悶悶的罵了一聲，接着三個俘虜所得有人從床上光着腳跳下床來到地板上的柔軟的聲音。三步兩腳，海爾曼到了門背後。三個人一擁而上，扭住了那德國人。馬克跑到床邊去。手槍在枕頭底下。

“又多了一支，”他叫道，他立即把它塞進袋里。

他馬上回轉頭來，奔向海爾曼。海爾曼正和伊凡、亞爾弗萊德扭作一團，在黑夜里使用巨大的拳頭猛打着。

不到一秒鐘功夫，房間通亮。那波蘭神父把電燈打開了。海爾曼站了起來靠在自己的床邊，臉色完全白了，他的白色的長襯衫一直蓋到膝頭，底下露出兩條瘦而多

毛的腿。他把背靠在板壁上，喘着气。在黑暗里，他没有正确地估量他的危险。现在这个危险明确了。三个人把他团团围住，眼睛里冒着火，手拿着钢刀。这是死亡，这死亡是那样地出乎他意料，他狂怒到发了疯。

“神父，”他叫道，“救我啊。”

那神父已经从他的襯衫底下拿出了他的十字架来。他把它摇晃着说：

“请耶稣宽恕你吧。”

包围圈越来越小。从他们的眼光中，海尔曼知道每个人都在找寻对他下手的地方。于是他先扑向马克身上去，因为他认为马克气力最弱，企图夺取他的钢刀。马克身子一闪躲开了。就在这一刹那间，亚尔弗莱德与伊凡的两把刀插进了他的身体，一把插在他的胸脯，另一把插在他的两肩之间。两把刀在他的心臟上会师。

他像一堆东西似的倒在地下，他的血不但溅在牆上，并且连神父的襯衫也不免血迹斑斑了。

“希望上帝怜悯他吧！”

“现在情势在急变着。”亚尔弗莱德说。

###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海尔曼的尸首在广场上被屠戮的尸体

堆里發現了。不到一點鐘，那些工作組還沒有去工作之前，這消息就傳開了。有一些人听了，驚訝、恐懼，另一些人——也是最大多數的人听了這消息，口里雖不說什麼，但心里却更加快樂。

誰也不會相信，大家也全都明白他不可能是跟那些被屠殺的人在一起被殺的。他不是穿着衣服嗎？正因為他穿着衣服所以他的尸体才能在其他的許多裸体的尸体堆里被人認了出來。

在按照號房排列在点名廣場上的那密密層層的人群中間，好像充滿了一種新的朝氣。哀叫的人比以前少了，他們跟在行列後面伸直了腿走着。很多的人，天天晚上還認為自己已踏在死亡的邊緣上，現在却明白他們是可以逃脫這死亡了。正義在開始抬頭了。在俘虜們的記憶里，一個號房的房長被殺死，那是從來也沒有聽見過的。這是一件光榮而又充滿希望的事情。只要看一下那些刑事犯的表情，你就知道那是一些自己覺得成了被圍困的野獸，準備用最殘毒手段來報復的人的表情。所以快樂是用不着喊叫出來的。

這一天早晨，馬紐斯走出他的木屋來參加点名。他和站在俘虜前面的黨衛軍站在一起，他比他們全都高過一個頭。他頭上戴一頂插着一根小羽毛的綠色的帝羅爾山式的帽子，嘴里銜一只巴伐里亞的長烟斗，烟斗的頭一直落到腰帶那里，他倒像個真正的首腦人物。

几个月來，誰也沒有在这样早的时候見到过他。不时他几乎整天地单独一个人呆在他的木屋里。他不再願意与集中营的生活發生任何联系。他要大家把他忘掉。海尔曼的死把他从他的窠子里赶了出来。他拚命地抽烟，以致他的烟斗發出一种連他自己也感到噁心的气味。海尔曼的被殺是对他自己的一种威脅。他必須与集中营重新發生联系。他不管事已經太久了。

点完名之后，他与党衛軍站在一起。他要看一下工作組在他面前排隊走过的情形，体会一下，試探一下这人群的力量。集中营現在的气氛是他过去沒有感觉过的。

五个一排，隊伍的步伐是整齐的，木头鞋子的木板底敲着那凍結了的雪地好像一陣陣的軍鼓的声音。工头叫道：

“墨層阿白！”<sup>①</sup>

一下子，腦袋上的帽子全脫下來了。俘虜們排着隊走着，身子筆挺，剃光了頭髮的头更顯得瘦削了。可是他六個月前，用侮蔑姿態俯身看望过的这些人，現在竟变了样了。在他們中間，有殺死海尔曼的人，这些人也可以殺死他——他，馬紐斯，假使他不防衛，他便逃不了一死。他曾經殺死过成百的俘虜，他欠人的血債比海尔曼的还多。所有的人都沒有忘記他。这里凡是沒有死

---

① “墨層阿白”为德語 *mützen ab*，即“脫帽！”的意思。

的人，都是在一年前看見过他殺人的。他太愚蠢了。現在被這般人殺死，真太不值了！

在他周圍的黨衛軍臉部表情与往日一样。对于集中营的内部生活他們是不了解的，死掉一个号房房長他們認為算不了一件大事。他們注意着在他們面前排隊走着的那一群流亡犯。其中有几个数着行数，每过二十行就在册子上划一下：一百个。他們可以說是在作會計工作呵！这會計工作是为了滿足領導建筑工程的納粹工程師与租用俘虜的工程公司的要求而作的。他們唯一的恐懼是紅軍越來越追近，將來会被派去对紅軍作战。海尔曼，在他們心目中引不起什么了不得的感覺，多死一个或少死一个海尔曼有甚么关系！俘虜們还没有走完——一万人，排成五行走，即使走得很快，也要一些时候的。行列既長而又單調，可怕的是这些剃光了头的人，他們的緊張的臉孔底下掩蔽着一种暗中的欢喜。他們殺了海尔曼——一个德國秘密警察隊的上尉竟被这群下流东西殺了！而在馬紐斯周圍的黨衛軍是一点也不知道这些的。他們無須乎知道海尔曼是何等人物，虽然他是屬於比黨衛軍高一級的特务人員。假如不把海尔曼的身份公开，不敢暴露自己的弱点，那是無法懲罰这些俘虜的。是呵，这真是一个悲剧：現在这个組織的弱点是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隨便殺人了，它退而处于必須自衛的地位。

最后的几个工作组的人走完了。党衛軍已經离开点名廣場走到集中营的門口預备出去；号房的房長与書記們也都回到木屋里去了。一群灰色的，打哆嗦的和骨瘦如柴的人，在通往医疗室的道路上圍聚在一起。他們都是些病人。突然間，馬紐斯想走过去用力打他們几棍子，打死几个，安靜一下他的神經。可是他跟着觉得这样作是很不聰明的，甚至可以說是愚蠢的。六个月來，他抑制着自己不打一个人，他不能現在又來开戒。战争即將結束，再过几个星期，一切都要完事了，这是最緊要的一点。再有就是找个机会溜之大吉。

点名廣場現在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了。馬紐斯觉得自己現在是異常孤單了。沒有一个朋友，沒有一个与他平等的人能够同他談談心，好好地替他策划，把他的腦筋里涌現出來的、使他心神不寧的許多問題整理一下。他过去高高在上統治着別人。現在在集中营里还有十多个絕對忠实于他的走狗；那是些替他殺人的工头，为他效劳的警察——就是他們告訴了他关于海尔曼的事，另外还告訴了他关于这个混帳的法國人，这个也加入了德國秘密警察工作的馬尔賽的事。可是这些作他助手的人里面，沒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能对他有一点用处；全都是些愚蠢的暴徒。

孤孤單單的一个人：身高兩公尺，体重一百三十公斤，当过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的隨身保鏢，被捕之后，又

被德國秘密警察特許在囚犯群中充當霸王……這一切有什麼用呢？當然咯，當他過去當突擊隊員，受到羅姆寵愛的時代，他是有過成績的。到處還有朋友包庇他。可是德國秘密警察事實上是不知道他的情況的。這一點也沒有關係。所以他不願意聽人家談到德國秘密警察的事，所以他一開始就對海爾曼存着戒心。現在，海爾曼死了，是給一些囚犯們殺死的。為什麼呢？

雖然穿了三件毛衣，一件羊皮上裝，還有一直穿到大腿上面的高統毛靴，他還是一直覺得寒氣鑽進了他身子。他一面沉思一面開始走動。他需要空氣。把他關在牆上挂着呢幔的木屋里是不可能的了；同樣的，他現在再不能夠忍受他的四個奴隸在他身旁了。他必需打他們的耳光，叫他們走開。他並不喜歡打他們。這四個奴隸是他在一個月前，從一隊命定該送進焚尸爐去的匈牙利籍猶太人里面提出來的。這四個人全只有十歲左右。他把原來使用的四個孩子送到隧道里工作去了，（因為他是經常需要四個傭人的。）就只工作了一天，那四個孩子全都死了。“就憑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殺掉我的！”他在想。

他感到集中營簡直是滿目荒涼，那点名廣場就好像一個擠掉了膿胞的疔瘡。馬紐斯站在那裡覺得全身發燒。烟斗滅了，他也不想把它重新點着。去看個把人吧！他突然間想要看個把人。至少去試試看——假使機會好，



沒有人看見的話，還可以重新表現一下他的拳頭的力量，打碎一個腦袋。

打碎誰的腦袋呢？他又重新感到惆悵了。他連一個他認為值得打碎腦袋的人也沒有了。

“見鬼！”他罵道。海爾曼是死了，那又怎樣呢？這不能構成發怒的理由啊！應該仔細想一想。他媽的！他手裡還有幾張有力的王牌，他不應當處於被動的地位，像海爾曼似的被人當作一條狗一般活活弄死。

未來不是屬於他的嗎？離開了這個集中營，他不就要開始一種另外的生活嗎？好久以來，他害怕，可是這幾天來的消息好一些了。德國法西斯軍隊在東戰場上還在頑強抵抗。紅軍必須在維也納的每一尺土地上作戰，一間屋，一間屋地爭奪這個城市。在西戰場，攻勢已經展開，美國人會比俄羅斯人先到這個地方。美國人會給他——馬紐斯——自由，甚至比自由更多的東西——生活。沒有人知道他期待的是什麼？這是他的秘密。他是知道保守秘密的人，沒有人把他這個秘密揭穿過。至於美國人呢，他有把握他們沒有把他忘掉。馬紐斯，他知道，他過去是美國人的特工人員達·維·約翰，一九三五年失蹤以後，現在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重新出現，單憑這一點，就足夠使他獲得新的生涯了。

沒有人知道他。以前德國秘密警察並沒有調查過這件事。這一點是成功的，也是主要的。可是德國秘密警

察現在却在注意他了。他發覺海爾曼對他有一種異常的好奇心。海爾曼固然死了，這也并不見得就太平無事，因為海爾曼的背后還有別的人呢：……

是的，在海爾曼的背后，首先有剛斯；有一天夜晚，馬紐斯看到他們兩個在一起走。他能夠支配的一個警察跑來對他說：“他們倆到你的窗外來偷看你呢！”除了剛斯以外，還有那個法國人；與馬紐斯親近的另外一個警察看到這個法國人同海爾曼在一條路上談了一小時。德國秘密警察真是愚蠢腐敗到非常不堪的地步了，它竟然會在一個集中營里使用一個法國人做工作。

另外呢？沒有了。更正確地說：“有”，但馬紐斯不知道了。

這是毫不容情的事，要保命，他必須對他自己的事情一點也不能疏忽，必須重新學習認識這個六個月來已經改變了的世界。海爾曼之死，德國秘密警察對這樁血案的毫無辦法，不就是証明了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嗎？在這個集中營里有德國秘密警察，這是件尋常的事。這樣的一條狗是到處亂鑽的。海爾曼死了，還有別人，這是不用懷疑的。而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就是那個法國人。這樣一個終日無所事事的人，他實在應該早一點加以注意！

馬紐斯推開書記室的門，馬爾賽與漢斯兩個人坐在棋局的兩對面，而賈蘭呢，坐在另一只桌子前面寫字。

馬紐斯偷偷看了一眼，不但明白他們倆並沒有下棋，而且明白漢斯已經沒有下棋的力量了。那盧森堡人已經是完全變了樣，皮膚黃得像个木瓜，流着粘汁似的汗水。他是因恐懼而出汗。他一見到馬紐斯就似乎像一个从玩具盒中跳出來的魔鬼一般，他站起來的時候，腿是那末短，使人以為玩具的彈簧壞了。

“你來真是給了我們莫大的光榮，馬紐斯！”

他的聲音顫抖着。馬紐斯的出現增加了他的恐懼。他為這個情勢嚇倒了，“當然，在今天早晨以前他並不是這個樣子，”那巨人想道。他一定要發瘋。那是可以從他發楞的眼睛上看得出來的。多麼好玩的事呵！他已經不知道他生活在哪一種世界裏了。像這樣發瘋的人，馬紐斯曾經看過不下數十百個，可是他們都是因為不堪悲慘與痛苦而發瘋的。漢斯呢，却是一個因恐懼而嚇瘋的。是啊，真是，假如他能夠悠閑自在地欣賞這樣一個場面是多麼好玩的事啊！當他瘋了的時候，他將怎樣地自尋死路呢？撞到電網上去，還是上吊？

馬紐斯彎下身去。他的煙斗吊在牙齒上，搖搖擺擺的像一個鐘擺。他很驚訝他身旁的這個人何以怯弱到這步程度，怕得那麼厲害：他好像一只大象，突然間靜靜地看自己腳底下的一只蝦蟆一般。

“你快完蛋了，漢斯，”他說。

漢斯跳了起來。好像有一塊布遮盖了他的眼睛，他

的身体因抽筋而颤动：他将哭呢还是笑呢？假使他笑，那是好征象，馬紐斯心想。那就是瘋癲的开始。

“为什么？”漢斯哀叫道。

“从你的狗臉上可以看出來。”

漢斯在拿出手帕來揩臉，好像揩一下汗就会使他的臉相换一个样子似的。

“不对。”

“为什么不对？首先，即使你不完蛋，你也会被人家殺死，像海尔曼一样。”

“不会，”漢斯叫道。

一陣痙攣使他的肩膀战抖起來。他的嘴巴歪了。“开始了，”馬紐斯想着，心中有一种奇特的快乐。他的这种幸災乐禍的心理，几个月來都抑制着沒有發泄，这一次可大大地表現出來了。他十分高兴，他賞玩着这个由他促成的恐懼。他甚至越來越帶勁。同时，在这样的事件中，他依然能保持冷靜，不禁自己也覺得有点吃驚。而且，他还把他的玩乐作为一种手段。他的身子虽然弯向漢斯，他却不忘記一面監視着馬尔賽，这个混帳的法國人。可是这个馬尔賽，他，相反地，却毫不因为恐嚇而动声色。賈蘭停止了書寫，也是絲毫不动声色。馬尔賽在觀察馬紐斯，甚至是在監視他。“我沒有錯，”馬紐斯心想，“等着瞧吧，你这个渾蛋，瞧我会怎样來收拾你，別忙，会到你頭上來的。”

“你沒有化一点功夫去了解了解海尔曼是怎样死的嗎？你有沒有偵查一下？”

“对啊，到处都偵查过了，誰也說不出个究竟。他的号房里的人全不知道，神父在头一天晚上就沒有見到他了。真是有鬼！”

“有鬼！”

再加一点勁，恐慌就开始了。

馬紐斯用他魁梧龐大的全身力量哈哈大笑起來。百分之百的成功。馬紐斯可稱得是个天才，是个非凡的演員。他的笑声把木屋的板壁都震动了。

“有鬼啊！哈哈！海尔曼到了地獄，他到得也許太早一点，也許太晚一点！但他总算找到了一个位置。漢斯，他比你先走一步，你会在那里同他見面的，他会替你找到一个位置的。”

好了，漢斯接着也笑了，那是一种失了人性的笑，那笑頃刻間就变成了喊叫。那盧森堡人把兩個拳头按着耳朵，緊压着腦袋，張开着嘴巴，嚎叫起來了。馬紐斯依旧一边笑着，一边把眼睛斜看着馬尔賽。那法國人臉色略微顯得蒼白，他并不受这瘋癲的威嚇。他不害怕，他还是在監視着馬紐斯。最不幸的是他体会到那法國人看穿了他玩的把戲，这一点使他感到有一种悶在肚里的狂怒。那巨人的态度，漢斯的怪相，沒有一秒鐘能够轉移馬尔賽的思想。

盧森堡人精疲力竭了，他像一個丑陋的木偶似的倒在一張椅子上，嘴里吐着白沫，死人似地瞅着那一局棋。馬紐斯停止了笑。可是他在漢斯的發瘋上毫無所得，僅僅借此看出他自己的一點殘余的威力而已。他的敵人是馬爾賽。他不敢與他較量，因為賭注太大了。這對他是一種怎樣的諷刺啊！在集中營里竟要受到德國秘密警察的監視，而這個秘密警察還是個法國人！

馬紐斯冷然地從高處——他的身材允許他可以從高處看人——看了周圍的人一眼，但一面也避免和馬爾賽的眼光交叉。他裝作驚奇的样子，好像看見賈蘭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走向他身邊說：

“你在这里幹什麼？你！”

“翻譯！”

這位弓肩縮背的賈蘭，站在巨人旁邊，真嬌小得像一個女孩子，但他卻絲毫不感到害怕。他的嬌小，只是表面的嬌小；他的內心卻像鐵一樣地堅硬。馬紐斯接觸過的人太多了，他和所有殺過人的人一樣，明白有些人物是不可以輕視的。

“翻譯什麼？”

“各地來的報告。”

馬紐斯兩手撐在桌子上，身子彎了過來，这样子也算是他的一種姿態。他知道賈蘭是集中營的翻譯，可是像這一類工作讓他來作，就更進一步證明一切都不行

了。

“德國秘密警察來的報告？”他問道。

他裝蒜，他始終想玩弄手段。他想裝作完全不知道的樣子。

“當然羅。各地都有德國秘密警察。他們寄來的報告有法文，意大利文，波蘭文。黨衛軍完全不懂得這些。”

“那麼，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方法……把它們整理出來。”馬紐斯說。

就在這一瞬間，他以為賈蘭在這句話面前會露出一點不安的樣子來。但是他估計錯了，相反地，那年輕的捷克人把臉抬起來看着他。倒是馬紐斯感到心慌：因為那眼光，雖是從那樣一点点大和那樣溫和的眼睛里射出來，却是曾經使凶手吉卜賽人在死之前看了害怕過的眼光呢。馬紐斯對於眼光的感覺是很銳敏的。

“毫無關係，”賈蘭答道，“他們永遠也用不到這些報告，他們來不及了。”

正在這時候，漢斯嚎叫道：

“馬紐斯！馬紐斯！”

瘋症又發作了。馬紐斯得此機會很高興，這機會可以使他擺脫所這個捷克人的帶恫嚇的、危險的、令人不安的談話。

“來下盤棋，馬紐斯，”漢斯叫道，“要是你輸了，你先死，你比我先進地獄，馬紐斯，你比較強壯，你代我

去向魔鬼先講一聲。”

“見鬼！”馬紐斯罵道。“你來管我死不死，你这个可惡的餓鬼！”

他沉重地跨了兩步，走到漢斯面前。他的拳头已准备打到那盧森堡人的头上去了。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从他到這間木屋里來一直想避免事情，終於不由己地出現了。他的眼光碰到从头到尾总是在找尋他的馬尔賽的眼光。犹如兩個击劍者的劍碰到了一起一樣。

“你想幹嗎？……你！”馬紐斯叫道。

“很多的話要同你談。”

“那末，說吧，有屁就放吧！”

“那是同你有關聯的事，对你個人的事。你要願意，我陪你出去走走。”

兩把劍開始交鋒了。戰鬥開始，馬紐斯正是為此而來的。他採取守勢，他不能露出急于要知道的樣子。這場戰鬥關係他的命運，這個法國人關係他的生命。

“可以。”

他背轉身向着其餘兩個人。

“再見，先生們，”他把烟斗拿到和他的底羅里昂帽子一樣高以後，含着諷刺這樣說。

到了外面，他倆一起走了幾步。

“你要說什麼？”馬紐斯問道。

“太多的話要向你說，必須只有我們兩個人的時候才



能够說。”

“你倒想得好！沒有一个人到过我的屋里。連剛斯也沒有，海爾曼也沒有。總不見得你倒能到我的屋里去吧！”

馬紐斯這一下玩得妙。真是一種最好的躲閃法。法國人的劍刺了一下，落了個空。

“我再要說一遍，馬紐斯，這是與你有關係的事。戰爭不是就要結束了嗎？密斯脫約翰。”

是的，落了個空。法國人，他以為這是向他刺了一劍。可是馬紐斯現在倒完全知道他所要知道的事了。“密斯脫約翰”，這不能嚇唬他，只能說明德國秘密警察知道他是密斯脫約翰罷了。這法國人並不算很狡猾。海爾曼被人弄死，一定是因為他比這個法國人還笨的原故。這個法國人一定深知道這一點。不，德國秘密警察搞不了他的。這個法國人會去陰間找海爾曼的：

“只准五分鐘 我不想與你多打麻煩；点名過後，今天晚上來吧。”

書記室的門在他們背後打開了。

“馬紐斯，你輸了。”漢斯叫道。“你不來！你輸了。看你的‘國王’，你的‘國王’完蛋了。”

漢斯把棋子搖晃着：

“完蛋了，你的‘國王’；我完全下贏了；該你先死。同海爾曼一起進地獄。”

“可憐的蠢才，”馬紐斯說。

## 第 · 四 · 章

这一天，一到下午就下雪了。可是十天以來，天气都很清朗；太陽也曾出現过；不过那只是春天將到的征兆，希望的萌芽在一九四五年三月里生出來了。雪开始下的时候，好像有些犹豫，又好像有些舍不得离开天空的样子，所以只是断断续续地下着。过后，天色变得沉闷起来，連山都看不見了，雪重重叠叠的压下来，这时除雪以外，看不見其他的东西，連走出隧道來的火車头的声音也輕淡了。雪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压在勉强从焚尸爐的烟囪里冒出來的青烟上。那一天屠殺了四百个人，加上其他許多尸体，必須把爐火燒得旺旺的才有办法，所以不时有高达几公尺的火焰射出來，像一条巨大的火舌一样冲破了烟霧。

这年的冬天，好像永远完不了似的。从九月起就下了雪，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眼前所見的总是一片雪海，有时下得很細，有时下得很大，一会儿比較沉靜，一会儿却在狂風中乱舞，鑽过襤褸的衣衫落到人們的皮膚上來。只有在正月与二月大冷的时期，才有几天真正的明朗天气。山在純潔的天空中襯托出來顯得光明燦爛。最

难忍受是在雪花結冻的时候，不單是因为雪冻了变硬，使那些赤脚的人看了害怕，而是因为湿了的衣服不会干。这些湿衣服硬得像铁片，不但容易撕破，而且还像铁剪似的刺着身体。到了夜間，它又在草垫上淌下水來了。

雪，在还没有結冻的时候是比較不可怕的。可是天天不断地下，人們到后来觉得世界上除了雪以外，再也没有旁的东西了。当雪靜靜地下着的时候，是可以叫人头晕的；假如站在那里一会儿不动，你会觉得雪已完全把你包围了，你会觉得雪并没有动，而是你在往上升，是你要升到天上去，一时的幻景，会使人自以为作了神仙。但是好景不长，幻想的神仙站立不稳，倒在地下，雪把他们淹埋了。

賈蘭从秘書室的窗子里，望着这下雪的景象。他在想他的伙伴们，这时正赤着双手、餓着肚子，在隧道門口运输铁軌，推着由火車头拖來的小型車廂。腸子里空無一物，連一碗热水也沒有。在厨房里平时用来作湯的菜根也沒有了。

这一天將死多少人呢？那些在隧道外面工作的人是一点遮盖地方也沒有的，連一棵松樹也沒有。当盖在樹上的積雪太重的时候，樹枝就弯了過來。有时雪就从山上崩塌下來，有人不幸就会被它压着。

賈蘭把前額貼在窗子的玻璃上：“多少人死了呢？”不过他的眼神却不是憂郁的。那一天，雪不完全是个敌

人，它也是同謀者，它固然傷害了賈蘭的很多親愛的人，但它也援助了這些人。它與這些囚犯表示了同情，支持了他們在鬥爭中實行殺死了海爾曼。雙方敵對的形勢已經明朗化了，雪是站在囚犯一邊的。他們已經習慣了忍受它的寒冷。敵人呢，他們要在暖室中等待雪下完才能活動。這一個下雪天是檢閱力量的一天；每個人都需要作點事情。

清早，馬紐斯去後的一小時，漢斯到了醫療室去。在他的腦筋半清醒的情況下，他認為隨便來一點安神劑是對他有好處的。雷蒙給了他一服足以使一條牛麻醉的溴化劑。“讓他多睡一會兒，免得給人找麻煩，”雷蒙這樣想道。漢斯回到書記室來的時候，那溴化劑還未在他身上起作用，還沒有能阻止他完全不瘋癲。

在醫療室門口，他看見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屍體，——那是因為一些餓極了的人在天未大亮的時候趕去把這屍體的肉割了去的原故。漢斯一邊呵呵大笑，一邊把這事告訴給賈蘭听：“囚犯們要想吃肉哩，哈：哈：而且還是上好的凍肉，真正的凍肉！”馬爾賽當時還在那里，但故意離開了一會。漢斯笑累了以後就呻吟起來。

“來下盤棋！賈蘭，小家伙，你是詩人：你會了解我的。同我下一盤吧。輸家先死。這沒有關係，既然大家都要死的。你讓我贏了，你就在天上等着我。你將來可以給我講天上的情況，告訴我那時候該怎麼辦？也許天上

也要用一个書記吧……”

他倒了下去，腦袋靠在桌子上。

“幫我把他抬到床上去。”賈蘭對馬爾賽說。

漢斯可不輕，因為他很胖的緣故。他的身子軟綿綿的沒有一點勁，他像一條布袋一樣任人家擺布了。

“真是一條牛！”馬爾賽說。

漢斯開始打鼾了，一面發出模模糊糊的呻吟聲。馬爾賽在爐邊坐了下來。從袋里拿出一本維尼的詩選，是賈蘭送給他的。他想讀几首來背誦。這對於他整個身心是一種啓發，同時也使他恢復了青春，使他重新回到一種極純潔的志趣中去，那種志趣是他年輕時代在亨利第四中學學習修詞學時才有的志趣。現在他再也不會忘記書中的情節了，當他那一次讀到“莊嚴的女人”號戰艦張滿着風帆駛向亞歷山大港的時候，正是他等待着那生命被人作為下棋賭注的人的屍體被人抬回來的時候。還有那書中誠實的船長對着那破碎了的船骨說的話，這一次他也能背誦了。那船長說：

我們駕駛得不錯，我對他說，

再見吧，我的孩子！

陰沉的天氣很快就會黑下來的。必須抓緊時間，利用這個絕好的機會。黑暗一下就籠罩着集中營，使人走路都不敢放大腳步，因為不到十公尺遠都看不清楚了。

整个白天，賈蘭注意着可能有一輛党衛軍的車子一直开到焚尸爐去裝海尔曼的尸首。可是沒有任何車子开到集中营來，連一个暗暗地向海尔曼尸体鞠躬的兵也不見。一点点敬意也沒有人表示。納粹当局已無能为力了。剛斯在集中营外面將是怎樣的狂怒啊：他失掉了暗藏在俘虜中間的他的唯一的特務。賈蘭是知道的。可是他也知道——地下党委曾經通知过他——有人看見海尔曼同馬尔賽在一起，他們的談話似乎有些神秘。但是——聽見海尔曼被殺之后，馬尔賽的高兴实在太明顯了。不过賈蘭还是在躊躇，因为馬尔賽的态度還沒有因为这件事而明朗化：賈蘭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他到底是怎樣的一个人物。他走近他去。馬尔賽把眼睛抬起來，他眼光里充滿了安寧的神色。这是否僅僅由于讀了詩的原故呢？

“你同海尔曼很熟吧？”

直截了当，这是必須这样做的。馬尔賽把書开着放在桌子上。他不躲避。他微笑：

“很熟，不見得。不过我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死了，你觉得高兴嗎？”

“比你还要高兴。”

馬尔賽沒有任何理由要把自己的眼光躲避捷克人的眼光。两个人的眼光，發生了一种微妙的接触，也可以說是一种感动人的接触。“友誼”这个字在馬尔賽的心中浮現出來了；这是馬尔賽一向都在夢想的，而且不願意

辜負的一種友誼。

“我應該早一點同你談的。他要我為他工作。他還問過我你是否共產黨。他想要知道你們的地下組織。”

“你自己對於這件事情能知道多少呢？”

“我所知道的是足夠把你們逮捕起來的；至少逮捕你是不成問題的。”

這不是完全符合他所要說的。要表達他當時由於自己的自負所感到的快樂是有困難的。假如他倆旁邊沒有漢斯的打鼾聲，使他忘不了這個現實的世界，他會以為已經遠遠地離開，換了個面目，處身在一個平靜的世界裡了。

“我願意告訴你我的身份，可以嗎？”

“我們並不要求這一點。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成為我們的敵人。”

“你是怎樣的想呢？”

“我們懷疑你已好久了。不過你曾經幫助過我們，你是知道的。”

“你說的是漢斯數香煙的那天晚上？”

“是的。我完全明白你為什麼說話。這一點事就夠了。從那天晚上起，我對你的信心，我們對你的信心就開始了。”

接着是沉默。房間變得灰暗了。漢斯依舊打着呼。

“你為什麼那樣……（馬爾賽本想說“像一個朋友

般……”。但他不敢攪用这个名詞)和善地看我。”

“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是值得令人高兴的。不过今天……”

“今天？”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海尔曼死了。对于你，他是个危险的人。对于我们，他是个敌人。你了解我吗？”

“是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敌人。”

“马纽斯？”

“是，马纽斯。你不认识他吧。”

“我认识的。”

“我说的认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双重或是三重特务，我同你一样地清楚。”

又沉默了一会。这一次，马尔赛找不到话来回答。

“他在集中营里一点也没有学到什么，”贾兰接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那意思；他一点也没有学到你现在所知道的东西。他没有学习到尊敬人类。”

“的确是这样。”马尔赛说。

他极为感动。

“马纽斯要打死你。”

“我不相信。”

“真的。他现在孤单一个人。他不明白这周围的事物。他什么也不懂得。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这不是一般



的邏輯，僅僅是我們這個地方的邏輯。你只要走到他的路上去，他就要殺你。你難道沒有見到他今天早上在這裡的時候的眼神，當你同他說話的時候？”

“因為我有事情要向他講……”

“……你不要望着我……他將設法打死你。”

“這會使你難過嗎？”

賈蘭微笑：

“你，你真是學會了一些事情了。”

那捷克人走到寫字桌那裡，他打開一只抽屜。在一疊紙底下，他拿出一條鋼片——完全與亞爾弗萊德與伊凡殺死海爾曼所使用的樣子。

“你瘋了，”馬爾賽說，面色變白了。

“不，拿着。今天晚上你要準備把它拿出來使用。”

“我從來不會使用這種傢伙。”

“我也一樣，我也不相信我會使用這樣的東西。你會用得着它的。你靠在馬紐斯的房門旁邊。我再告訴你一遍，你會用得着它的。他的門是向外開的，你逃跑起來倒很方便。”

馬爾賽拿了武器。現在那恐怖已經不再是在他的身外了。他不僅是恐怖的見證。這一次恐怖却是落在他的身上了。賈蘭所說的全是真話。現在輪到他來以生命作賭博了。他感覺到這一點。這是本能。他和生活在他周圍的一切人一樣，大家都是超越智慧以外的東西

來認識事物的。馬紐斯永遠也不會相信他也是在美國情報局工作的人。

“賈蘭，你为什么替我做這件事？”

在那賈蘭的藍色的略為近視的眼睛里，包含了一種溫情；可是由於他臉上突然又有一種堅決的表情，透露出他願意把事情尽可能地弄明白；於是剛才的溫情便顯得有些奇特了。

“不僅是我們不願意你死，也是因為你對我們還有用。你不應該死。你應該逃跑。”

“我不懂。”

“你相當地尊重我們，你知道我們有些事情是不能對你解釋的。你的武器，只是為了嚇唬馬紐斯，為了使你有時間逃走。他會在後面追你。這就是我所希望的。在外面，有我們的兩個人等着他。”

漢斯咕嚕地叫了一聲，他的喉管像是涌塞了似的。他發出一聲喊叫。他倆走近床邊去。盧森堡人已經重新落在沉睡之中了。

“我讓你一個人與這畜生在一起，”賈蘭說。“這個人不用怕他。我今晚上要很晚才能再見你。”

他的明朗的眼光重又落在馬爾賽身上。

“將來會發生很多的事情。不要忘記，逃走。其他的你一概不用管。”

他把掛在牆上的舊軍用大衣拿下來，把手臂伸進袖

筒里去。“祝你好运气！”他又說了一句。他几乎沒有声息地把門帶上。馬尔賽走上兩步到街口去望着他走。他已經深入雪中了。

十分鐘过后，賈蘭推開一扇在点名廣場旁边，离馬紐斯住所不远的木屋的門。他擦一下帶着雪水的臉，微笑着。每次他進這間木屋的时候，他总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幸福。

約有十五个人，年紀都很老，在那里緊張地工作着。他們都是愛國人士，必須為他們假造卡片与材料，否則他們会立刻就被人殺死。有一半的人在一些旧木鞋上釘釘敲敲，这里那里加上几塊破皮，另外还有一些人在一些破衣服上打着补丁，縫着一件背上撕破了的上衣。這真是一种別人想像不到的景象，大家在欢乐中工作着：那是一种誠实工人的平靜的欢乐。

一叠一叠的旧破鞋与一堆一堆的破布爛衣到处散乱着，好像一个偏僻地方的貧困的市集上的貨品。那些老人的臉孔表現出一种非常的善良。他們在向悲慘的命运作着斗争。这一点就是他們的眼睛中要露出的欢乐光輝的理由。这光輝使賈蘭見了感到愉快。一双經過修理的木鞋，意思就是說有一个俘虏可以在几天中脚不致于受潮湿，一件經過縫补了的外衣，意思就是說有一个人的腰部会更能抵禦寒冷了。

只消看一下他們各个人的身材和相貌，就比看他們胸前的符号还更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是屬於哪一個國籍的人：法國人，南斯拉夫人，俄羅斯人或是西班牙人；可是一個共同思想使他們各个人彼此类似。每个人都有着正在思念不幸的兒子們的父親的臉孔，每个人都拿出他們一切的力量工作着以拯救他們的兒子。只有兩三个人听到賈蘭進來抬了一下头，对賈蘭的微笑打了个招呼。那年輕的捷克人走近其中的一个——一个法國人，圓圓的臉龐上布滿着無數的皺紋，他的具有淳朴的目光的發亮的眼睛，似乎除了只看到他自己內心的善良外，就不能看到旁的东西了。

“你好，雅克老伯。”

“你好，高个兒。”

那对着年輕的捷克人的老人的臉有着極短促的憂郁的表情；他每次总是这样的

“多么不幸呵，我們沒有我們所需要的东西。我想到倘若我現在是巴黎靴鋪的主人的話，我会把好鞋子給这些可憐的孩子們的。”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坏，雅克老伯。做我們所能做的，这就是主要的。”

雅克老伯已經重新开始工作了，在裂开了縫的木头鞋底上釘上一塊鉄皮，“这样可以維持三四天。”

賈蘭每次到這間木屋里來，心头就难过。雅克老伯

总是使 he 想起他自己的父親。父親也是个手工業者，他最喜愛的事是把活幹好，可是在布拉格給納粹黨槍斃了。不过賈蘭同时还有另一种感触，因为他站立的这个所在，是地下党委工作中最漂亮的成績之一。这个所在的建立是集中營管理当局不知道的，而党衛軍也从来不曾發現过。馬紐斯更不用說，他是不管集中營有些什事的。至于漢斯和其他的人，例如号房房長，工头等，他們在已成事实的面前也毫無办法。賈蘭自己同漢斯談判了这件事。“这样可以少死一些人，”他說，“我們無法計算死人的数字了，焚尸爐也要不够用了。”漢斯也不覺得驚奇，他認為这件事做得“不傻”，这是他有时对一件事下判断的口头語。

可是在这个悲慘的同时又是充滿着勇气与希望的工作場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工場。那工場的門是用一条被子伪装起來的，局外人完全不能發現。在那里也充滿了希望。那是軍火工人烏克蘭人尼古拉伊的“封地”。

賈蘭把身子弯向雅克老伯：

“他在嗎？”

“在，高个兒。”

当賈蘭穿过屋子的时候那些縫补破爛的人，沒有一个做出注意他的样子。年輕的捷克人掀开被子，推門進去。

这个工場有一个普通的貯藏室，有一个天窗透亮。

到了晚上就盖上布使灯光不外露。一张桌子占去了房间里四分之三的地面，上面有几把锉子，螺丝刀，一把万能钳；房间的角落上还有一个小小的铁蹲。一切很像一个郊区修理工匠的工场。尼古拉伊把前一夜伊凡与马克运来的轻机关枪的枪槽修理好了。尼古拉伊很高又很瘦，膚色是灰白的，沉着地在试验机关枪的保险机关。

“你来得正好。这枪正可以用了。”

“就让你用这个吧，尼古拉伊。”

“一件好武器。”

“有多少发子弹？”

“不多；仅仅只有两百，我不会随便乱放的。”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尼古拉伊。我是因为这件事来的。今天晚上，我们要检阅一下所有能参加战斗的人。”

尼古拉伊已经把那架轻机关枪的背带装好。他把武器挂在肩膀上。真是“他的武器”呵。

“我们一共有多少武器？”贾兰又问道。

思考了不到一秒鐘的时间，尼古拉伊的脑子里已全部清楚了。

“几十把刀，正好六十把，加上十二把可以装上木棍当梭镖。十二支长枪，三十支手枪，二十个手榴弹，再加上‘我的’轻机关枪。”

“全都沒有毛病，可以使用嗎？”

“全都可以使用——为了自由。”

## 第五章

到了六点钟，天完全黑了，虽然雪还是那样下着。点名广场四周的大光灯的黄色灯光照透了密密层层雪花。由于地面的反光作用，反射出千百种耀眼的光芒。当各工作组从工场回来的时候，雪已经有半公尺厚了。

刚斯派了比平时多两倍的党卫军出来站岗，他们穿了长大衣沿着点名广场的周围，每隔五公尺远站一个，两只脚深深地插在雪里，手里拿着轻机枪警备着。自从海尔曼被杀死之后，他们已经不敢采用公开的惩罚了。可是刚斯却认为海尔曼之死，应由所有的囚犯全体负责。既然其中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杀人，那末就叫整个集中营来代这些人偿付海尔曼的血债吧；必须先叫他们死掉几百个再说。那些派在焚尸炉上工作的刑事犯也该倒一下霉，他们将有一个星期不能睡觉。总之，这些刑事犯不久也该死了，叫他们多作点工作也没有关系。刚斯已经接到司令的密信叫他一得到“他亲手下的命令”时，就立刻把所有在焚尸炉工作的囚犯们也全部处决。

命令未来之前，还是用得到他们的。

那天晚上的大规模阴谋已经布置就绪：这阴谋是极

端秘密的，只有剛斯一个人知道。他觉得他不去集中营主持点名要好些，他可以在更远，更高的地方来看这件事情的经过情况。

他走上了离点名广场最近的一座了望楼上，他站在岗兵旁边，这样他可毫無遺漏地看清一切。他是那样地感到驕傲，几乎把海尔曼的死也忘掉了。再过一刻辰光，将会有一种几百人，几百人一队的死亡芭蕾舞出现；他们将会像腓特烈大帝的军队那样操演着，把点名广场上的积雪踩平，把点名广场踩成一个溜冰场。

各工作组是按照号房的号码排成一长列的。他们每一组约有五六百人肘碰肘地紧挤在一起。排在这个点名广场上的一共有二十个号房的人——一万个人：他们将在雪底下，在大光灯的灯光里一个一个地倒下去，刚斯仿佛已经预见到那幅景象了。待一会儿将是个什么样子呢？刚斯虽然冷，但是出着汗。

在每一个号房的俘虏前面，号房房长，号房书记，和几个工头，都站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党卫军上尉队长刚斯非常高兴——这些人真像七年战争中的下级军官。①

“像在罗斯巴嘛一样。”他对站在他旁边的岗兵说道。

---

① 七年战争（1756—1763）为欧洲的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封建帝王战争；参与战争者为英、法、普、奥、俄、瑞典、萨克斯各国。按此地位指当时参战的普鲁士主将腓特烈大帝率领下的服从性最强的下级军官。



那党衛軍却不懂他說什么。他完全不像剛斯一样会感到那种殺人的欢乐。不过看看那場面，倒也是一件可以消磨时光的事，像这类表演他已經見過兩次（每次都有一個多鐘頭），每次都使他感到那站崗的時間過得比較快一點。

哨子響起來了，很奇怪的是它的聲音在這個滿天是雪的地面上却一下就停止了，很像賽跑時的起跑號令。聽見哨聲，那二十個號房房長趕忙跑到那位党衛軍副官的地方去，這天晚上，是由這位副官擔任点名工作。房長們在党衛軍面前立正，听候命令。剛斯放開眼四下里望了一望。一點聲音也沒有，在這群淹沒在雪花里的人群里竟連一點最細微的吱喳聲也听不見。這樣使場面更加嚴肅了。

第二聲哨子一響，房長們便奔跑着再回到他們自己的隊伍里去了。過了幾秒鐘，又一聲哨子，那就是偉大的開步走。点名廣場開始活動了。整齊，行列分明，每一號房的隊伍之間有一定的距離，一萬人向前走着。一聲哨子，一萬人向後轉，掉轉方向又走着。隊伍的前排到了点名廣場的末端。一聲哨子，向左轉。現在是十個一排改為橫隊向前進了。

“這些渾蛋！他們以為自己真是兵呢！”剛斯想道。

由於雪沒有停止，所以廣場上依舊是一片寂靜，這寂靜配上這個龐大活動頗顯得奇怪。傳到剛斯耳朵里來

的，只有咱子的响声；这响声越来越密，步伐也随着越来越快。虽然工头与刑事犯們在这样的操演里总是不断地喊叫，可是这些喊叫声却傳不到剛斯的耳朵里來，正像他不能看見每一个可憐的人用勁把腿从半公尺厚的雪地里拔出來的时候所作的怪相一样。

“來了，”剛斯叫道。他欢喜得發了瘋。

头一批人倒下去了。現在每一个号房隊伍中都有倒在后面的人了，倒了以后，立刻就有后面的隊伍在他們身上走过。在十分鐘里，到处有一些人倒下來，掉了隊，身体就在这个噩夢似的舞蹈中看不見了。“他們在还債，还海尔曼的血債！”

可是剛斯的欢乐是短促的，这場景沒有像他理想的那样圓滿。一件簡直不可理解的事件發生了——沒有見到打人。真是不可想像。剛斯把眼睛四下望着，望到眼花的程度也沒有看見有人打人。任何一个工头，都無意去打那些倒在地上的人。圈圍着集中营的鉄絲網，每隔五公尺站着崗的党衛軍，大光灯的巨大無比的亮光，一切都变得卑不足道了。海尔曼被殺了，情况只能是这样了。剛斯在集中营里已沒有了同盟者。刑事犯也害怕起來了。

“狗強盜！”

那站在他旁边的党衛軍注意地四下望着，他也明白了，不再糊塗了。要是囚犯們彼此不互相毆打，他想，

那就是對我們的不利了。但是這個危險還不十分明確，一時還未必出現；只是他却想到另一個威脅。這類強迫在雪中的走路，他同他們伙伴們過去一直叫作“滾筒”。“他們今天晚上作了‘滾筒’遊戲，”他們這樣說着，他們覺得好玩。但是這一次他和在營里的伙伴們却不覺得好玩了。紅軍的大炮聲每天晚上在響着。那才真是一個正在滾着過來的“滾筒”呢，這滾筒可能把他們碾死。

死的人並不那樣多，離開剛斯所希望的數目還差得多。大家知道在一個筋疲力竭的人身上狠狠地打一棒就可以把他送終的，這好像在閻王簿上勾了一筆就會要人的命似的；可是剛斯想不到這樣的棒竟然一下也沒有人打。筋疲力竭的人，算起來何止數千，幾乎全部都是的。假使這操演多繼續一小時，一個接着一個都會倒出來的。他們困乏到了這樣的地步，當他們到了分麵包的木屋，拿了分給他們的那份少得可憐的、攪和着草末子的黑麵包之後，連吃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們把它寶貝似的藏在襯衣里面，貼着胸部的肉，連手帶腳圈作一團地睡在草墊上。這一睡，對於好多人說來，已經是最后一次，換句話說，就是對於死亡的最后的一次掙扎。

在集中營最熱鬧、離開作為洗衣房的木屋不遠，通向各個木屋的小路的交叉口上，賈蘭，莫里斯與伊凡在那里會齊了，這是預先約定的。在一根電線杆頂上，有

一盞亮得像一座燈塔的燈照透了這橫飄着雪花的黑夜，把地上的雪淹沒在一道金光里面。就是在这里，要舉行檢閱。有多少人能夠參加這個檢閱呢？

這三個俘虜，他們也是參加了剛斯凶惡的操演的人。賈蘭與莫里斯比大部份的囚犯們的體力要強些，他們已是極度困乏，神經都有些麻木了。伊凡臉色白得像個死人。他舒展着他的大而瘦的身體，使全身的肌肉與全身僵硬了的骨頭活動一下。

“他們會來嗎？”莫里斯擔心着。

“我通知每個號房的負責人，他們也無能為力了，”賈蘭答道。

莫里斯搖了搖頭。剛斯的憤怒將到怎樣的地步呢？假如接連兩三天，每天都來這樣一場，全集中營里的人全都會垮下來了。賈蘭明白這個法國人的思想。

“剛斯這小玩意兒不能再來了。明天大家都不能工作。黨衛軍的工程師們看到他們的隧道不能推進是要提抗議的。”

兩個人講的是德文；伊凡懂得，但是不參加議論；他不為任何焦慮所動搖，從他的身上表現出一種偉大的寧靜，他絕不屈服。他是地下組織的軍事負責人。到了戰鬥的時候，要由他來指揮。

一隊一隊的人在小路上前進着，這些不幸者為了恢復疲勞一個緊挨着一個，在大雪底下彎着背，腿深深地

站在雪地里，彼此拖拉着，不知走向那一处去找依靠。在雪的金色的光照下，他們的影兒縮得驚人的小；他們縮作一團，像准备跳躍的野獸一樣。有一些人走到醫療室去，怀着愚蠢的希望，想冲破密集在門口的工頭們的攔阻，能够見到醫生。另一些人走到一个号房里去想找尋一碗也許有的份外的湯水。他們因为痛苦过甚，目光都失了神，活像找尋死尸的狼的目光。在这些人中間一定有那些在早晨割了尸体上的肉的人。“他們要吃冻肉！”那是漢斯在發瘋時說的話。賈蘭的心緊縮了一下。

“來了；他們。”

那是伊凡在說話。他的身子好像變得更直挺了；他的眼睛里也充滿光亮。果然，那是些从黑影中走出來，到达十字路口光亮地方的第一批人。这一小队人，与那些剛走过去的人几乎是一个样子：同样的困乏，同样的步子。可是每个人的胳膊下都挾着飯盒子，这就是参加檢閱的一种暗号；換句話說，其中如果有不帶飯盒子的人，那就是不相干的人。

“第四号房，”賈蘭在認出負責人之后說道。

这些人都是遭遇不幸的人，但他們的神色是堅強的，有着無窮的勇气。这一隊一共是八个人。他們走着，对那站在那里看他們的三个人毫不介意，除了他們的負責人之外，他們并不知道这三个人就是他們的領導人。一离开灯光照得到的地方，他們便在黑夜与大雪中沉沒了。

“第七号房……，第九号房。”賈蘭說道。

彼此相隔有三公尺远的兩個小隊接着从黑影里走了出來。第一隊十二个人，第二隊七个人，个个勇气十足。有一个捷克人走过的时候，把胳膊做个样子向賈蘭打了个招呼。

“你这样站着要冻坏了，”他叫道。

其他的一些人，这些人是沒有飯盒的人，他們怀着無法實現的希望走了过去。接着有兩個工头拉着一个死人的脚走过去了，笑得像那些拖着雪車的孩子們一样。

“第十七号房。”

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个，比別的人高出一头多的巨人；但此人却瘦得可怕。他这样的身体靠这样稀少的食粮怎么能够維持下去呢？

“一个匈牙利共產黨員，”賈蘭說，“他每天有一份份外的面包。”

这一小队的人走过去了。

一秒，兩秒鐘，一分鐘过去了。再看不見有一个人來。雪还是那样下着。难道完了么？难道每个号房的負責人不能集合几个人來么？在这三个俘虜前面，看过了那一連串的身影之后，在强烈的亮光下的那种寂靜便使人有些害怕了。

“那太可怕了，”賈蘭說。

“不会的，还有人呢，”伊凡反駁道。“听！”

這真算得是大型木偶戲的布景中的一幅出奇的景象——一個人唱道：

有酒可喝啊，伙伴們，  
有酒可喝啊。

“是馬克，”莫里斯驕傲地說。

馬克後面跟了一隊人，十五個人；他在未出現之前，莫里斯就認出了他的聲音——那法國人該是用了全身力量才能唱得那麼響亮。

“馬克！”伊凡說。

在那無窮的溫暖的包圍中，他那直挺挺的身子剎那間好像軟下來了一樣：

有酒可喝啊，伙伴們，  
有酒可喝啊。

後面跟着的人用較快的步子走着。有另外兩個法國人也在唱着，其餘的，俄羅斯人，波蘭人都在笑。

現在，別的號房的人也接着來了，他們都走得很快，六至七個人一隊，第十九號房有十三個人。賈蘭，莫里斯與伊凡彼此緊靠着，並不是因為冷，有一種異常的暖氣存在於他們中間。他們真想能夠互相擁抱一下。最後的一隊人走了過去。

“全部一百九十個人，”地下檢閱完畢後莫里斯說道。  
賈蘭的眼睛里含着眼淚。

“都是些勇敢的士兵，”伊凡答道，“他們在整個集中

营中会起带头作用。”

## 第六章

当馬尔賽穿过点名廣場去赴馬紐斯的約会的时候，那因屠殺性的操演而死的人还没有全部清除。那些刑事犯从焚尸爐那里赶来把尸体堆叠在雪車上面——六个人放一車，三个人放这一头，另外三个放那一头，手和脚交叉着放，免得在路上掉下來。

一輛雪車从馬尔賽身旁經過。兩個人肩上各拖一根皮帶，身子向前弯着，拉繃似地把雪車拉着走。

“并不完全都是死的，”有一个說道。

“那有什么关系！”另一个答道，“今天不会把他們燒化的，外面擱一夜就可以了。”

馬尔賽繼續走他的路，这些話太平淡了，他每天都能在那里听到这些話的。很多的其他的思想正在使他精神緊張。在他的上衣里面，他藏了賈蘭給他的那把鋼刀。他会不会有勇气來使用它呢？他感到寒冷。那刀片使他的胸膛發冻。

兩個鐘头之前，从秘書室的窗子里，他參觀了那“滾筒”操演。除了在醫療室与焚尸爐上工作的囚犯們，他同馬紐斯，漢斯是唯一的可以不參加操演的三个人。他們



三个人可以免除点名。这样太明顯的受优待是不是危險呢？他是不能混在無名的人群里的人了。幸虧有賈蘭了解他是怎么一回事；而現在他这样走着去赴馬紐斯的約會，不就是替賈蘭的朋友們的事業服務嗎？

海尔曼之死替他減少了很多麻煩。那家伙如果看出來他對他沒有任何援助的時候，可能會當場就把他搞掉的。可是除海尔曼外，難道沒有另一個德國秘密警察機關的人知道他的底細嗎？現在，他比任何時候都急迫地要冒着危險，付出代價去玩那個非洲人布置的把戲。那非洲人不就是最高的上級嗎？這個軍官，知道不知道海尔曼曾經想利用他呢？那是可以研究的問題。特務工作总是不很明顯的。總需要在有些方面有一個最高領導來監視各個人的活動。總之——馬爾賽的體會越來越深刻——“保密局”，“秘密警察”，“第二廳”，“情報局”，這一切都是一邱之貉。

馬爾賽到了馬紐斯的木屋。要完成這個任務並不是容易的。不過他不得不完成，因為他有雙重目標——使非洲人不再懷疑他；替他開始愛着的人們服務。這個牛一樣的馬紐斯將是怎樣地反映呢？他聽到叫他“密斯脫約翰”之後，他該考慮考慮了吧。

馬爾賽跨上了木屋的三級台階，他先用拳頭敲了一下門。他發覺自己很有把握。他不是在上衣里衣藏着一把鋼刀嗎？還有賈蘭的兩個朋友在暗中幫助他，可是

知道幫助他的人究竟藏在哪儿；他來時忘了用眼睛在四下里找尋一下。

走進木屋兩步，他立刻失去了把握。完全不是因為那地方的古怪——一間看起來有點像妓院的房間，燈都用各種不同顏色的彩紙罩起來，好幾床被子疊起來當沙發使用；在那小爐子上面的鍋里的水正開着。這口鍋是最出人意料的东西，那是一只新的，鋁制的鍋。它發着亮，它像在一个幸福家庭里一樣安靜得令人不可思議。

房間里非常熱。兩個孩子在那被子作的沙發上睡着了；另外還有兩個孩子抽着烟在那裡打牌；他們回過頭，很生氣地對着這個不速之客。可是這一切並沒有使馬爾賽有甚麼不自在，使他不自在的還是馬紐斯說的話。

“我的法國朋友來了，”他從他的椅子上站了起來說道。那是一只藤制的、用紅的、藍的、綠的小布條包起來的圈身椅。他伸着手走近馬爾賽。

馬紐斯真龐大，“碩大無朋”這個詞兒給他真是最適合不過了。高出馬爾賽三十公分，使馬爾賽覺得自己成了小人國的人。如果在遠處望見馬紐斯一個人走，別人絕不會感覺到他是這樣一個龐然大物。就是當天早晨，在漢斯的辦公室里，馬爾賽也還沒有感覺到這種力量。他不禁向後倒退一步。馬紐斯抓住了他的手。

“你好，法國朋友。”

他微笑着，但他的微笑是沒有意思的，空虛的，空虛到別人可以看出他心里另有打算。这个碩大無朋的人搖了搖馬尔賽的手，并且緊捏了一下，緊到使对方領略到他的力量。真是一只猩猩！

“你坐吧，法國朋友。”

他把馬尔賽推到一个坐位上——开始就不妙——那坐位是放在与門相反的方向，爐子后面、房間的另一头的一張木头椅子。他像人家趕掉一只擋路的小狗似的，举起脚，把兩個打牌的孩子趕走了。

“我欢迎你來，法國朋友。”

还是那种故意裝作傻样的微笑。馬尔賽發現这个人比他的名声所傳的厉害还更厉害。他不僅是力大；他的微笑蘊藏着这一整天來在他腦子里旋轉着的那个思想。这个时候，他像猫耍老鼠似的在耍着玩兒。

“你在你家里接見我，馬紐斯，你給了我很大的光榮。”

“你不是有要緊的事給我談嗎？”

在無法感覺到的，比一秒鐘還要短促得多的剎那間，馬紐斯的微笑突然不見了。过后这微笑虽然又重新出現，可是太晚了。那無法感覺的剎那間已經够了。那閃电似的殺心在巨人的眼光里已經閃了一閃。“要是賈蘭不預先告訴我，我也能覺察到嗎？”馬尔賽心想。

“法國朋友，你想要我幹什麼？”

事物的發展會是很快的，馬尔賽心想。馬紐斯已把

帶在手腕上的那只豪華的金表看了一眼。這只金表是從誰那里搶來的呢？那個把表一直帶到德國集中營來的不幸者，現在變成個什么樣子了呢？

“好漂亮的一只表，馬紐斯！”

“是呵，這只表是從奧斯維辛來的；這是一個自巴黎來的、帶着金戒指、自作聰明的猶太人身上的東西。這些猶太人，都是渾蛋！他很快就明白了，我不喜歡耍花招的人，我的法國朋友。”

巨人的眼睛闔上了；那譏諷的眼光從半合的眼皮縫里露了出來。

“戰爭快要結束了，”馬爾賽說。

“啊！”

馬紐斯感到詫異，他沒想到有這句話。這和他這時候所想的事，距離太遠了。這真是一場戲劇的場面。

“你說的戰爭，與我有什么相干。你是為了告訴我這件事才來的嗎？”

“不單是為了這件事，馬紐斯，你應該知道。”

那巨人依舊微笑着。兩個人之間的真是異常的緊張。無意識地，馬爾賽玩弄着他剛才被馬紐斯捏得太緊的手的手指。那是他的右手，是馬上可能要拿出刀來使用的手。馬爾賽認為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办法。不過他並不急于要用它罷了。真奇怪，這個粗暴的家伙真是愚蠢，他不願意了解馬爾賽實實在在是為了救他而來的這件事。

馬尔賽警备着，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腿弯着，預备好要跳走的姿勢。

“你对我今天早晨給你說的話考虑过沒有？”

“为什么要考虑？我没有注意，你給我講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

他在躲閃，他不要花招了，他已經沒有耍花招的必要了。他的整个身子好似硬了起來。馬尔賽鼓起勇气，他不能就此結束，他知道的事情还不够給那非洲人做一个报告。

“你把我当作三歲小孩兒了，密斯脫約翰，”馬尔賽說道，一面把眼睛直望着馬紐斯的眼睛。

那巨人的微笑頓時沒有了，但在臉上却沒有露出殺气，一轉瞬間，他似乎有点害怕的样子，他的兩頰發了紅，怒气上來了。

“你拿你的‘密斯脫約翰’尽來找我的麻煩！我是馬紐斯，你这个討厭的臭虫，我只是馬紐斯。”

这样子对馬尔賽來說倒更好办了，他更認清楚馬紐斯了。虽然晚了一点，但他到底一下子明白過來了。那巨人不願意再听任何的話了。为什么呢？馬尔賽沒有心思去了解这些。他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走开——越快越好。

“不要發脾气，馬紐斯。”

那巨人直直地站了起來。

“我發脾气，为什么我要發脾气，你这个狗养的东

西：你幹的什麼事？我問過你嗎？我問過你同海爾曼搗些什麼鬼嗎？你以為人家不知道，就憑你的狗臉，就知道你是個德國秘密警察！”

他像驛子似的叫喊著。惱怒使他站立不穩。馬爾賽覺得這樣更好。他很鎮靜，他剛才估量了一下他所冒的危險。對這個碩大無朋的人，任何論據都不會發生作用。他已沒有了解能力。賈蘭說對了。殺人的慾望，殘殺的需要占據了這個巨人，馬爾賽從他的胳膊的搖晃，手上起的癢擊，已經懂得了。幾個月來，這個人沒有殺過人。今天一整天，他都有殺人的慾望。猶似一個餓極了的可憐蟲，撲在垃圾桶里找尋食物一樣。任何東西不能阻止這可憐蟲找尋食物。任何東西也不能阻止馬紐斯殺人。劈面叫他一聲“密斯脫約翰”有什麼用呢。在這一瞬間，他幾乎不知道他自己就是“密斯脫約翰”。他看不清楚了，他渾身的肉在發抖。馬爾賽走動一下，想走到門那邊去。馬紐斯攔住了他的去路。

“你不能這樣就走，法國朋友，”他嘶叫道，“等一下，我們來喝一杯白蘭地。”

他用波蘭文喊道：

“米赫筋，我的兔兒，拿酒來。”

有一個孩子趕快跑去，開了壁櫥，手里搖晃着一瓶白蘭地跑回來。

“你有藍帶牌的白蘭地，你真會照顧你的胃。”馬爾

賽說。

馬紐斯變得鎮靜一點了。那是千鈞一髮的時候。馬爾賽后退幾步，讓爐子——它上面放着一只鋁鍋，這對馬爾賽未免太有利了——隔在他與這個德國人之間。

“在法國，人家給判了死刑的人喝的酒是白蘭地么？”

“你完全說錯了，馬紐斯，不是白蘭地，是糖酒。”

“不管它，就喝杯白蘭地吧，法國朋友。”

馬紐斯要結束這場談話了，他向馬爾賽這面走過來，左手拿着那瓶酒。不能再有一點猶豫了，他的正在往后縮的右肩膀說明他準備一拳打過來。馬紐斯的一拳，馬爾賽完全知道會把他打到木屋的牆腳上去躺下的。

“退后！”馬爾賽叫道。

他把他的鋼刀拿出來指着那巨人的鼻子，巨人一點也不害怕，突然間氣得發了瘋。

“你若要殺掉我，強盜。你以為殺掉馬紐斯同殺掉海爾曼一樣容易嗎？”

他扑向前去，他自信只要伸一伸四肢，就可以一脚踢着那法國人，而自己一點也不受傷。那是沒有估計到馬爾賽的敏捷。馬爾賽拿鋼刀挑起那盛着滾水的鋁鍋向馬紐斯潑來，馬紐斯向后退了一下，怒吼道：

“狗娘养的！”

馬爾賽扑到門口的时候，那些孩子們在他后面哇哇

地乱叫，幸虧沒有一個敢來抓馬尔賽的衣服。

他一縱身跳出屋外，比馬紐斯先跳了五公尺远，他听得見馬紐斯跟在他后面喘气。他依旧緊握着鋼刀，提防在雪中滑倒時要用。“他們在哪里呢？”他希望看見賈蘭同他談過的那兩個人。由于雪下得那樣大，以致雪花都飄進他的口里，所以在十公尺以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他已經走到了比較安全的地帶，馬紐斯的喘气声离开他漸漸远了。他看見一間号房的人出現了。要是有兩個人真來保护他的話，那么，他們一定在这里面了，他們一定会把身体靠在木板牆上，稍稍躲避一下雪花了。不过馬尔賽不能再用眼睛來尋那兩個人，最緊要是离开馬紐斯越远越好，逃進秘書室，那德國人就不敢追進去了。

一声咆哮从他背后傳來。他回过头來。那兩個人果真躲在木屋那里。他們已經跳到馬紐斯身上，其中一個跳在他的背上，好似一只豹子跳在大象的腰上一般。馬紐斯呼号着。有雪擋住了視線，馬尔賽一点也看不清楚，只見他們扭作一團，他可以猜想到馬紐斯狂亂的動作。他想跑回去，幫那兩個战斗者的忙。可是來不及了，已經完了事。那兩個人已經回头跑了。馬紐斯並沒有倒下去，只是在他那碩大無朋的長腿上，他身子略略有点弯曲罢了。

馬尔賽又重新向着自己的屋子奔跑回去。这次危險居然能安全过去了。“賈蘭！賈蘭！”他想道。事物的安



排真是出奇地適合于他。海尔曼之后就是馬紐斯。他一點也沒有出過力，地下組織的力量，今天他才第一次看見：一個接着一個，敵人倒了下來。可是倒下來不是他的敵人，是人类的，真正的人的敵人。

馬紐斯像一只小孩子們玩的機器鴨子一樣，一步挨一步地向前走着，現在已經不是他的天下了。他兩手托着腦袋。“要是我放手，它就會掉下來。”這是他唯一的有意識的思想。他本能地走向醫療室去，像一只受了傷的巨大的野獸。

他的傷重到要死，他沒有体会到。像一只野獸似的，他只覺到他的傷口，喉嚨上兩邊戳了兩刀，還有那血充滿了他的嘴，一直流到他的肩膀。為了這傷口，他才需要托住他的腦袋，這樣創口才不容易裂開。

馬紐斯，他在復仇的幻夢中向前走着。殺死他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他与海尔曼完全不同。兩個刺他的人——那個跳到他肩膀上來的，他認得很清楚，叫米蓋，是個西班牙人——沒有勇氣把他結果。他會叫他們償付這筆賬的。用拷打的辦法，叫米蓋說出另一個同謀人和其餘的同謀人的姓名來。那法國人是不是也是他們一起的呢？不可能的。法國人，他是德國秘密警察。米蓋，他是共產黨。這一切他完全想不透。

在通往醫療室的小道上走着的時候，他不是一個人。

其他像影子一般來來去去的人都在躲避他；活像躲避一只受了伤的凶惡的野獸。馬紐斯对这点也是不能体会的。他們害怕，他們害怕我好了之后，……这些人小心点吧，这个法國人也小心点吧；我要把他放在脚底踩，一直踩到他的肚子爆开为止。他不敢張大嘴，怕他的舌头会掉下來；他略張开一些，使塞住了他的气管的血能流出外面來，他連气都透不过來了。

虽然馬紐斯的眼睛前和耳朵上都好像蒙上了一層幕一样——他想这是因为下雪的緣故——但他仍然开始听到在醫療室院子前面的鉄柵欄門前的嘈雜声。这扇門，对于这几千人說來，是鉄面無私的最后关口。一过这关口，就出現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刑事犯們再也不能作唯一的主宰了；那里都是一些穿白衣服的人，他們的不幸与其他的人的不幸完全不同，他們的不幸是看了別人的不幸而越發加深的。他們是医生，真正的医生。不是那些制造伤口的人，而是相反的包紮伤口的人。他們是每天都要从死亡中救出几个兄弟來的人。

醫療室的門警手里拿着棍棒在門口看守着。他們在几百个哀求着要進这个小得可憐的天堂的人中挑选着。倒霉的是那些看了門警就表現过于害怕的人。这些門警揮动着短棍，赶退人群。他們看見了馬紐斯，就赶快跑过去，打开一条路來讓馬紐斯走。“馬紐斯！馬紐斯！”他們哀号着，一边使勁打着那些不趕緊躲开的人們。他

們一看見這位滿身是血的巨人時，彷彿預見到自己的悲劇，和自己的吉凶未卜的命運。其中的兩個門警過去扶着馬紐斯的胳膊。怎麼可能呢？早晨是海爾曼，晚上是馬紐斯。

“來吧，馬紐斯，你會好的。”

他們的生命與這個孤獨的巨人的生命比較起來算得什麼呢？他們自己不是也成了孤獨的人嗎？不是一些孤獨的守門人嗎？他們不知道集中營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人家說工作組里的工頭換了人，打傷人的事件果然不如從前那麼多了，這一點他們也是看到了的。每天晚上，向他們實行襲擊的人，其實都是些有病的或是困乏到極點的可憐人。世界已經變了，世界的末日到了：集中營的末日是不是也快到了呢？

“來吧，馬紐斯！”

在他們後面，人群又重新合攏來了。慘叫声停止了。許多發狂似的眼光——過度的歡樂使他們發瘋——瞅着那碩大無朋的人在兩個門警的臂膀里顛跛着走路。他要是倒下來死了，更好。馬紐斯死后，這不就是一個勝利嗎？

有一個門警跑到最鄰近的一個號房裏去。他同那個賣燒酒的喬治一起回來。喬治，他也在哀叫着，還有兩個抬了一付擔架的人和他一道。馬紐斯現在已到了院子裏了。

“你在这个担架上躺着吧，馬紐斯，”乔治哀求着說。

馬紐斯用眼光直迫着他，他張开嘴要想講話，一滿口血涌了出來，他的目光變得更謙遜了。怎么人家敢对他無禮到这样的地步？要他像一个普通死尸一般躺在担架上。他寧願站着。

“你安靜一些，馬紐斯，你有道理，”乔治說。“跟我來吧。”

乔治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不敢离开始終由两个門警支持着的馬紐斯太远。進房屋还要上兩級台階，乔治只得來拉馬紐斯，那兩個門警推着他，讓他爬上這兩級台階。他們到了那間作为候診室使用的小房間。

这里却不是集中营的气象——有一种清潔的，整齐的，替人类服务的气氛。这气氛使他們受到感动，那兩個門警帮助馬紐斯坐下來，坐在一張靠牆的長凳上。那巨人由他們擺布，他挺不住了。候診室靠里一面有一扇关着的門，上面寫着：“手術室”。乔治裝出很有地位的样子。他是醫療室的总管，他想擺一下主人的架子。他推門進去。过了几秒鐘，馬紐斯有一点向前倒的样子。血从他的下頷下面滴在地板上。雷蒙的激动的声音从里面傳出來了；这声音不單是有威权，而且有一点厉害：

“他只有等着，他并不比別人高一等。在这里，也許还比不上別人呢。”

乔治洩了气走回來：

“他們正在鋸一條腿。這些人可不能隨便使喚。”

兩個門警搖了搖頭。鋸一條腿！這真使他們驚奇。他們是只知道打斷幾條腿的。他們緊靠着馬紐斯，不讓他倒下來。一百三十公斤，撐着是不輕的。外面又鬧了起來。馬紐斯腳底下的那灘血擴大了。

過了十分鐘，馬紐斯走進了手術室，現在差不多是那兩個門警把他抬進去的。他一個人是走不動了。

“你們會把他救活的，是不是，”喬治哀求道。

三個穿白衣服的人：兩個法國人——雷蒙與朱利恩，一個俄羅斯人——阿萊克西。那俄羅斯人，年紀還很輕，是個學生。小皮埃爾擦着滿是血污的桌子。小皮埃爾，他神經很緊張。

“治療這樣一個渾蛋，使我肚子痛！”

“小皮埃爾，你別說了。”朱利恩溫和地說。

他累極了。他是外科醫生。幾個星期以來，他一天二十小時都是動手術。病在他自己胸膛里腐蝕着。他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你呵，”小皮埃爾說道，“你還是去睡覺的好，我已足夠大了，我可以一個人來替他動手術。”

“足夠大！”毫無疑問地還不及馬紐斯的一條腿高呢。

“把他放在桌子上，”雷蒙對那兩個門警說道，他們慢慢地把巨人放在桌子上。

“還是不行！”小皮埃爾惱怒道。“他的蹄子太長了，

这条母牛。”

“把他的胳膊紮住就行了，”朱利恩說道。

他已經彎身去看那傷口，把动脉管与靜脉管用箝子箝住，止住流血。那兩個門警与乔治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愣住了：

“喂，先生們，”雷蒙說道。

顯然，他們不想走出去。

“讓我們看看吧，”乔治哀求道。“他是我們的朋友。”

雷蒙用主人对奴僕的眼光看着他：

“要看？”他高声說道。“你以为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劇場，这个地方是手術室。”

那醫療室总管眯了眯眼，他后退着出去了；兩個随从也就跟着出去。他們实在無能为力。朱利恩抬起頭來。

“能救活他嗎？”雷蒙問道。

“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縫，希望不大。”

“那就是全部完蛋了，”小皮埃尔說道。

馬紐斯用不安的眼光直睇着湊近他的那副臉孔。

“他已經什么都听不見了……”雷蒙說。

“救他也許是我們的一種恥辱，”小皮埃尔接着說道。

“我是个外科医生，我要尽責……”朱利恩很低声地說道：

他又重新彎下身去，把一只箝子弄端正了一下。

“要是我們把他救活了，”阿萊克西插入道，“要是戰爭再繼續几个星期，他会說出來的。他会告訴党衛軍哪些是要殺死他的人。”

“這是不可能的，”雷蒙分辯道。

“什麼，什麼是不可能的？”

有一秒鐘的時間，三個醫生面面相覷，不知怎樣做才好。

小皮埃爾暴跳道：

“天知道：那些冒死去清除這個暴徒的同志呢，你們想到他們嗎？”

“讓我們來管吧，小皮埃爾，事情不是那樣簡單。”

“無論如何，”阿萊克西接着說道，“首先要讓他麻醉。”

“麻醉針只有兩枝了，”小皮埃爾又說道。“你們知道嗎？假使要替伙伴們動手術，就不行了。”

阿萊克西已經走開，走到房間的盡頭，放着藥劑的藥櫥那邊去了。小皮埃爾也跟着他走了過來。

“我不了解你們，”他氣喘喘吁吁的說，“我不了解你們。”

阿萊克西冷靜地把針筒注滿了。他回到受傷的人這里來，雷蒙已經把傷者的袖子拉開。小皮埃爾機械似的把馬紐斯的胳膊用橡皮帶子紮緊，使靜脈管露出來。

突然間，那胳膊好似鬆弛下來，變得又軟又重。

“別紮了吧，”阿萊克西說。

“怎麼樣了啊？”

小皮埃尔站直了身子。三个医生湊近馬紐斯身上去；在他們的眼光中，有一种欢乐。小皮埃尔也接着看了一眼馬紐斯。他死了。阿萊克西回过头來对着朱利恩。

“你的运气好，”他說道，“你現在不需要去救他了。”

“真痛快！”小皮埃尔說。



## 第 四 篇

### 我的苏联兄弟

## 第一章

我在这段時間里竟絲毫沒有作用了。我什么也不像，簡直等于“零”，我成了一个廢物。在我自己的軀体上，我要費的心思太多了，要解脫我自己的苦难，很不容易。可是在我的身旁总有一个兄弟般的手來幫助我，提我一把，給我說一句安慰的話，像雷蒙对我說的那句話：“事情还不一定……。”他們好像有时还把這句話一个傳一个地傳下去，在我的周圍到处洋溢著温暖的友誼。有一些話我們說了出來，但我們却不知道它將產生什么效果，也不知道它所包含的意义到底有多少深和多少廣。雷蒙的那句話，還有其他的許多話，長久地幫助着我；直到今天，我还永远忘不掉。這些話中的每一句都指引着我走向新的旅程。

我不是一下子就變成瞎子的。最初的几天，無非是我的眼睛所看見的东西都走了样。当然罗，不僅是我的眼睛昏花了，而是我的腦子昏迷了，我已不知道究竟我

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我是怎样地躺着的。

雷蒙，他把病历钉在我睡的草垫的那一头的木板背后，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是在用怎样的眼光看着他和那张病历。我馋得嘴里一直流口水。对于我，那病历像是一块白色的乳酪，一块极大的乳酪。对每隔一小时就来看我的小皮埃尔，我总诧异地问道：

“什么原因，要给我白乳酪吃？”

小皮埃尔，他开始是张大眼睛望着我，但很快地恢复了镇静。每次他对我总是重复了那句话——这句话，我一生也忘不了的：

“不是乳酪，那是你眼睛里的髒东西！”

我觉得有趣的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我自己弄错了。同时，当我看到其他的床位好像豎立在牆上时，我也不认为是我的幻觉。只是这样的现象，不免使我开动脑筋了。我心想：这些家伙还能躺在上面，想来他们是被绑着的。在我床铺两旁，所有的人，全像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这真使我害怕呵！尤其是其中有好多人曲着膝盖，我竟觉得是他们发涨的肚子把他们的被子撑得这样高的。于是我又想：“他们的肚子涨得这么高，想来一定病得很厉害，比我病得更厉害！”这些朋友，我替他们难受。既然我能替别人难受，我得出结论：我不比他们难受那我就不会死。大家也都是不会死的。

“不要难过，”小皮埃尔对我說。“一点关系也没有，

就是你眼睛里的髒东西。”

我睜开眼來——是早上醒來呢，还是白天某一个時間昏睡后呢，我記不得了——我發覺雷蒙与朱利恩在我的床前站着。

“还没有完呢，”雷蒙說道。

他們兩個人奇怪地看着我，样子很擔憂。他們以为我已經不能辨認臉部的表情了嗎？朱利恩走到我面前來，摸了摸我的臉頰，翻了翻我的眼皮。天哪！真嚴重了！一般說來，將死的人的眼皮才需要翻過來看呢！

“我們把你換一個屋子，”雷蒙對我說，“只在那里住几天。”

朱利恩已經走了。他回來的時候，就帶着兩個抬着担架的人。“讓他躺好，”朱利恩說。“不要着了冷。”這使我有點放心了，因為如果對一個要死的人，就用不着那麼小心。可是為什麼要我換屋子呢？

兩個人把我從鋪位上搬到担架上。人將死而未死、同時還在希望痊愈的時候，離開一個住過的地方是痛苦的，可怕的。

“跟我一起走，雷蒙。”

兩個人向前走着，把我在担架上搖呀搖的。雷蒙戴着帽子，穿着白衣服，在我身邊走着。我們出了號房。好冷呵！千萬個針在刺着我的臉。我又聞到了雪與松樹的氣味，在這時候，我覺得這個氣味好聞，那是一種健

康的，自由的气味。我非常想同伙伴们在一起站到点名广场上透一下空气。

看得见焚尸炉了；我们穿过面前的院子，那些赤条条的尸体排得整整齐齐的，好似森林开采地上一叠叠的木材堆。那些尸体，有早晨送来的，有中午送来的，也有晚上送来的。要按着次序，有计划地焚烧。雷蒙想不让我看见，可是那场面太大，遮掩不了。再有那来自焚尸炉里的那种烧糊了冲鼻子的牛角气味，雷蒙是不能阻止我的鼻子闻到的。

“别难过，我们把你送到传染病房里去歇几天。”

他真想得周到！事实上我并不那样难过。几个星期以来，我好像到了我的末日，可是这末日总是一再拉长。好像我还没有死的理由啊！

传染病房正在焚尸炉的对面，只隔着一个院子，每日里担架在这两对面川流不息地来往着，真是机械化的出品！这实在不是好受的地方。我们在门口等了五分钟，为了让半打担架抬人出来。我当时很想在雷蒙面前开个玩笑，说句俏皮话。他就可当作我的所谓“遗言”来告诉别人。譬如说，我想对那些躺在担架上的尸体说：“敬礼，伙伴们！待会儿见！”可是，在我心底里，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思。我的遗言，我还不想说呢，我一点也不用忙呵。

那个传染病房的管理员，我知道他是个头号的混蛋。

可是当他看见雷蒙的时候却鞠着躬，好似腰部都要弯成两段一样。

“教授先生！”他含糊地叫道。

他把最漂亮的铺位指着让我躺下。他甚至还在我身上加了一床被。

“他是我的朋友，”雷蒙说。“你好生照顾他。”

“是的，教授先生！”

雷蒙还在我床边站了一会儿，他很不愿意离开我。我提起勇气来对他說：“好了，你可以走了。”他在这里没有什么事。要是傳染到什么病，事情就不好办了。絕不应当叫他这样！他在这医療室替几百个人治病。他的生命比我的要重要得多。他等什么呢？也許在等我問他我是什么病吧？他不敢对我講。

“嚴重嗎？”

“是的；不过不見得比你曾經遭受过的更嚴重。这只是一般的傳染性病：丹毒影响了你的头部。并且一定还有……”

“什么？”

“伤寒。”

“是不是快死了？”

“問題比較多……。你得咬緊牙关忍受。我会时常來看你的。等你好一点后，我們再給你的头部开刀。”

他弯下身來，緊握了一下我的胳膊，大大方方地走

了。

我在窗后看見他的身影掠过院子。我突然一下子感到孤單，被人遺棄了似的。“你得咬緊牙关。”我的牙床已經在發痛了。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恐怖的木屋里。是不是这一下子就真正是我的末日到了呢？那些担架隊在我面前不停地走过來，走过去，有進來的，也有出去的。我內心里在对那些出去的人說：“伙伴們，待会兒見！”這句話是多么地使人憂傷和痛苦！那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即使我要死也用不着說这一句話：这是一句叛逆的不可容忍的言語。雷蒙对我說过：“等你好一点后，我們再給你的头部开刀。”那就是一个希望。那些希望的詞句，我腦袋里有的是……“事情还不一定……”“你得咬緊牙关”……那从心底深处發出來的懦弱的声音是應該加以控制的。我下定决心，不讓這句話从喉管里透出來。

我沒有力气动彈，也不想要动彈，我已不能随使用力气。这屋子的空間不在我的思想範圍之內，我自己的空間就已經够了。我也不注意我周圍的無边界的惨象；我有我自己的不幸。担架还是那样來來去去。轉过眼來再看一看那剛才我在那里看过雷蒙远去的那扇窗子，我又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担架。

我漸漸地想睡了——这对我說來是最好的事。在我的心的深处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歌唱。歌詞模糊不清。我很詫異，何以在內心里有这样大的声响，这真超出了我

的思想範圍。我終於發覺了，原來並不是我在唱，而是睡在我旁邊的那個人在唱，就是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加以注意的那個人。他唱得很低很低，歌聲只是圍繞在他的嘴邊。那是為他自己而唱的歌，歌名：“游擊隊員”。我低聲地在我的腦子里加上几句我知道的歌詞：

在許多城市和鄉村里，  
游擊隊員們站起來了……

我很低聲地叫道：

“是法國人嗎？”

那人繼續唱他的歌，不答一句話。我這一次又用俄文叫道：

“是俄羅斯人嗎？”

那微弱的歌聲停止了。一時沉默下來，我的心臟幸福地跳動着。我又找到了一個兄弟了，因為那微弱的聲音用俄文回答了我：

“是的。”

我們的身体情況還不可能來一次交談，同時，我們也還沒有這種必要，我們只要吐出幾個字來就夠了。因為那是些光明的字眼，它們後來還會長久地發光的。我又問道：

“是游擊隊員嗎？”

“是的。”

我並沒有轉過頭去，他也沒有轉過頭來。我無須乎



認識他的面孔。我只向上看着那在我上床的鋪板縫里露出來的草墊子。他問我道：

“你是強盜嗎？”

“是的。”

當他說“強盜”的時候，他的聲音在微笑着，“強盜”這個字在俄文中的另一意義就是“游擊隊員”，是我們用來蒙蔽黨衛軍的。我接着問道：

“傷寒吧？”

“是的。你呢？”

“也是傷寒。”

我們完全是兄弟了。我們用集中營里流行的話，再加上我們所知道的幾個德文字完全足夠使我們彼此了解了。我們是在同一階段旅程的同伴，單獨一個人总是不好的，永遠也不應該單獨一個人。有了旅伴，就不容易中途停留了，因為這還不是停留的時候。而我呢，還另有一種驕傲。像我這樣的机会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在生與死之間，在萬分危急的時候，能同一個蘇聯的游擊隊員走在同一條道上。

我的心頭感到一陣溫暖；我完全清楚這並不是我發了燒，而是為了我在這個慘境中有這樣一個鄰居。我只要他在我身旁就完全滿意了，連看一下他的面孔也不需要。在這樣的時候，流幾點眼淚是完全可以的。我感覺到我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淚。

就在这时候，我的眼睛面前所有的一切突然都看不見了：那在我上面的草墊，以及那最細微的光亮……

有一刻工夫，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怎么回事呢？在悲剧的面前，腦子是迟鈍的。我把一只手拿到眼睛上面，擦一下眼淚。并不是眼淚閉塞了我的眼睛。有一秒鐘工夫，我还希望，希望是眼淚閉塞了我的眼睛呢！

我的眼睛瞎了！“瞎子！”这个名詞从我的意識中迸發出來，我的腦袋像烈火似地燃燒着，周圍是一个無边無际的黑洞。

我喊叫了嗎？我不知道。我放声大哭起來，我毫無办法了。这几个星期來，我像一个瘋子似的緊緊抓住的这根每天在变得更長更細的生命綫來苟延殘喘有什么用呢？

我虽然沒有立刻就感到我那鄰居这时已經緊握着我的胳膊，可是后來他的擁抱到底使我安靜下來了。我听到那声音道：

“什么事，法國人，什么事？”

“我的眼睛瞎了。”

他擁抱得我更緊，这一种溫柔的擁抱是令人兴奋的，它甚至于有超人的力量。

“我也是瞎子，法國人，我也是瞎子。”

到了晚上，小皮埃尔來看我。該是黑了吧——人們已經把面包，摻和了草末的面包，在号房里分發完了——

可是对于我已無所謂白天与黑夜了；是透过骯髒的玻璃窗的灰色的光呢，还是照亮着病房的黄色的光呢，在我都一样了，我的四周已成为永恒的黑夜了；在这一类黑夜中，唯一的安慰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几小时之后，内心就有一种安静，整个的身心仿佛都集到了某一点。一些憧憬与回忆似乎在这样的清静里更为活跃，而在我之外的那些声音变得更清晰，听得更清楚了。一个瞎子，对于两个抬了担架的人和两个没有抬担架的人的脚步声都辨别得出来的。而从那些抬了担架人的脚步声里，很快就知道担架上抬的是一个人或是两个人。一个尸体的重量与一个活人的重量也是不一样的。时间也可以用声音来测量的：只有一个担架抬进门是多少时间……有一次，是五付，再有一次是三付。病房的管理员的鞋底是皮做的，那声音就很特别、很奇怪，叫人听了非常不舒服。就在小皮埃尔快要来的前一些时刻，这位管理员走到我身边来。他大概看到我眼睛瞎了——我已经知道在这病房里有好多人的眼睛瞎了。——我猜想他看见我这个样子一定很高兴，肯定虽然我有教授先生作护符，我还是注定要送到焚尸炉里去的。

“你快死了，法国人，”他很低声地对我說。

他想使他的声音里含有同情与怜悯意味。去他妈的怜悯。我不会受骗的，别说只是瞎了眼，病再重些也不会受骗的。他把我当作什么人呢？

“我不需要你对我說这样的话!”我反駁道。

这类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重要的。一下子問題就这样攤开了。这样的時間、地点，还有來自焚尸爐的那种气味，都使人再沒有講礼貌的心情。那家伙当时弯着身子凑近我來，我感觉到他已發生了一种瘋狂的欲望：一拳把我的臉孔打扁。好在我这时的臉孔并没有对着他，所以他沒有打我，并不是他对于庇护我的教授先生有所顧慮。

小皮埃尔找了好几个床鋪才把我找到了。我听到他的声音已好一会儿了，我把腦袋轉向那新的声音去。

“你的头真有些奇怪。”他对我說道。

“我的眼睛瞎了。”

“唔……因为你眼睛里有髒东西!”

他从不灰心，他对自己不灰心，对別人也不灰心。对大小事情总是一样地負責。

“我这样的情况，病歷上并没有說明吧?”我問道。

“說明或沒有說明，有什么关系呢?”

“雷蒙并没有对我說过我会变瞎子。”

“他对这件事知道什么呢?”

說这句话的小皮埃尔完全沒有看不起雷蒙的意思，而是他对于事物有正确的了解。在他未遭逮捕之前，他在巴黎一个医院里作了十年的看护。在那十年的時間里，他从来也沒有見過像这一年來在这里的医療室里所親眼

看到的及他所看护过的那些生病的伙伴一样的人。雷蒙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他們兩個人，一個是護士，一個是大學教授，從來沒有想到一個自己不願意死的人的身上竟有這樣寶貴的生命力！小皮埃爾，歸根到底，似乎比雷蒙更敏銳地感覺到這一點。

“你的眼睛里要沒有髒東西，就看得清楚了。”

他說話的聲音很肯定，他對他所說的話有把握。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對他的話不要懷疑。

“你得快一點好起來才對，”他接着說道，“要不然戰爭先結束，那時你就會更難過了。”

我沒有什麼要回答他的，也沒有想回答他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先聽他說話，因為這個我已認識了兩年，永遠是樂觀的小皮埃爾給我說的總是好話。

“還有一件事，就是吃，”他說道。

他這句話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幾個星期來，自從我受了傷之後，我一點也不覺得飢餓。當我想到我這樣沒有胃口，我就感到幸福，因為這可以減少一樁痛苦，在這個集中營里，事實上是沒有一點可吃的東西。甚而至于我覺得這也算是由病症帶來的好處之一，感到這幾年來我一直覺得我飢餓的肚子里好像有一個嚙我的小動物，我失却胃口以後才沒有這種感覺。小皮埃爾未來之前所分發的摻和草末的面包，我把它放在襯衫里面的胸口上，我把它拿給我的朋友。

“一口也吞不下去。你拿去救济别的人吧。”

我憑他呼吸的声息立刻明白他發怒了。

“你不害羞，”他对我說道（他的声音發抖）。“先生想表示自己大方，先生想作出是一个有好心腸的人的样子。可是瞞不过我。这是沒有价值的，因为你不餓。”

我受了一番教訓。他是对的。他的火已經下去了。

“你餓不餓，沒有关系，但你應該做的，是必須要  
吃！”

“我吞不下去。”

“正因为这样，所以吃就是你的功劳。首先，同志們对你的情况早已預料到，所以我給你拿來的面包是真正的面包。”

“是白面包嗎？”

“是，我的朋友。莫里斯能够从党衛軍的面包房里每天拿出兩大節來。每天可以給你一片。”

白面包！我已經多年來沒有尝过了。小皮埃尔也是一样。可是虽然是白面包，我却一点也不想吃。不过問題并不在此。問題在于在这个集中营里的人只有兩個人被选定能吃这夾帶進集中营里面來的白面包。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不是隨便选定的。我知道在地下組織的領導方面是怎样采取了这个决定的。

我不想吃白面包如同我不想吃一塊生蘿卜一样。可是朋友們的選擇，選擇我——一个可憐的在死亡綫上

掙扎的人。这种同情的表示是令人感激的，同时也是对我信任的表示。在我的周圍，到处，都有“信任”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断地在我腦袋中盤旋。夾帶進集中营里來的白面包有一半是归我的，我没有权利浪费它，我没有权利不把我的病养好。

“請你張开嘴，”小皮埃尔对我說。

他把面包切开了，先把一塊放在我嘴里。

“嚼。”

我只有服从。我嚼着。那比掺加草末的面包好嚼得多了。很快就嚼成了面醬。

“吞下去。”

用了一下力气，咽不下去。再用一下力气。喉嚨梗塞了，像封了口一样。

“吞下去吧！”

我閉住气，好似一个运动员聚精会神准备跳高一样。又用一下气力，我以为我晕了过去了……面包咽下去了。

“你看，你是能吃的啊！再來一口。”

“等一下，讓我透口气。”

“你休息一下吧。”

小皮埃尔把那片面包切成小方塊。我从他动作的声音里，那切着面包的刀声里，可以知道这件事。这时我的喉嚨有一点痛。但另一种温暖透入了我的全身，我想到我的鄰居——我的瞎了眼睛的苏联兄弟。在生命的旅

程上，我們不是走上了同一階段嗎？不是經過了同一驛站嗎？我不能一個人吃這大片白麵包。

“把嘴張開，”小皮埃爾又說。

“再等一下，在我旁邊的那個朋友情況完全與我一樣。”

接着是一會沉默。小皮埃爾想來在瞅着我的鄰居的臉。由於那蘇聯人不懂一個法國字，我可以大膽地說我要說的話：

“他同我一樣是個瞎子，我們的病狀是一樣的。”

“別說了，”小皮埃爾說，“我懂了。”

他感到棘手。他了解到我與那蘇聯人之間所產生的整個的友誼，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還是很短的。他知道友誼不是拿時間來衡量的，而是拿彼此共同的遭遇來秤稱的。

“這件事我管不了，”他終於說道。“他們命令我把這份麵包拿給你。其他的事我不知道。張開嘴巴。”

“不。”

小皮埃爾發怒了：

“假如不是因為你有病，我真想打你一個嘴巴。”

“我不願意一個人吃。”

“考慮一下吧！”他克制了他的忿怒來說服我，“你要守紀律。俄羅斯人有他們的互助會。我們有我們的。無須乎我們去照顧他。”



“我不願意一個人吃。”

這個意見猶如鐵錨一樣，一下子牢牢地停在我的腦子里。是好，是壞，我不知道。我並不因此覺得特別驕傲。姑且認為這意見是好的吧，無論如何我這方面的功勞也是很微小的，因為我不餓。

“好吧，”小皮埃爾站了起來說道。

他越來越覺得棘手。他非常感動的接着說道：

“我把麵包帶走，否則你會把它分了。麵包不是你的，你只有吃的義務。我去告訴朋友們。”

我聽到他的腳步聲漸漸遠了。病房里的其他的聲音，我聽得更加清楚了；那像舞台效果似的担架的聲音，又加上了比白天更多的臨死的慘叫聲——到了夜里，死的人更多了——我都聽得十分清楚。

我旁邊的蘇聯兄弟又唱起他的歌來了。大約他的全身都充滿了那首歌曲。這歌曲從他的喉嚨里唱了出來，那是既有力又柔和的：

打退了白衛軍，

又驅逐了阿達門<sup>①</sup>

我摸索着去找尋他的胳膊。他的手倒先抓到了我的胳膊了。我深深地感到幸福，那是我從來也沒有感到過的幸福。同時我也覺得我可以驕傲，因為我的鄰居既然不

---

<sup>①</sup> 阿達門 (Atamans) 為烏克蘭文，即哥薩克兵的首領的意思。

懂我同小皮埃尔所說的話还能够这样……。可是我錯了，我知道我的錯；我的驕傲簡直是出于愚蠢。我看問題是从小望遠鏡的一端來看的。我的驕傲，無非是一種自尊心的滿足，只此而已，沒有更多的意義。同志們選定我，認為我值得受他們的幫助。原因也是清楚的：但我實在不值得受他們的幫助。真理是我的生命並不屬於我，同面包並不屬於我是一樣。我的生命是屬於同志們的。我徒然地深信這一切，我依旧滿意我自己那種狹隘的見解。忘懷自己，真正地做一個人是不容易的。

病房的門開了。脚步声走近我來；我所出是小皮埃尔的脚步聲；他同着另外一個人來了。

“噯，就是他，”小皮埃尔說道。

那人彎下身子湊近我來。

“我是阿萊克西，蘇聯醫生，關於援助在醫療室里的俄羅斯人的事，由我負責。”

他的法文的發音幾乎不帶重音，但是有點生硬。我不回答，我想到我驚動的人真是未免太多了。

“小皮埃尔告訴了我，”阿萊克西接着說下去，“因此法國同志們打發我來。”

“他應該挨你的罵，”小皮埃尔說。

“他並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我問道。

“你不知道苏联同志，也受到我們的，苏联人方面的援助的。你沒有理由拒絕吃你的面包。”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我毫無理由拒絕吃面包。不过阿莱克西的声調我听來好像有些含糊。奇怪的是小皮埃尔代替了阿莱克西站在我的面前，高兴得發狂似地对我說：

“行了吧？你这个驢头，把嘴張开来！”

他又像喂鳥似的喂了我一口面包。阿莱克西現在站在床鋪的另一头，同我的苏联兄弟在說話。除了那有規律地从我的朋友的嘴里說出來达、达、达<sup>①</sup>外，我不懂一个字。我覺得他們有一点奇怪，他們好像又憂愁又親切的樣子。

在吃完一口面包还得吃第二口的時間內，我問小皮埃尔：

“他講些什么？”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会的俄文并不比你多。（他的声音中有一种不必要的粗暴。）这与我毫不相干。”

“你別冒火。”

阿莱克西与他的同胞談过話以后，他回到我們这边來了。我覺得他的声音好似沒有那么緊張了。

“胃口好么？”他問道。

---

① “达”即俄文的да，中文“是”的意思。

“还可以。”我答道。

事实上不太好。嚼碎了的面包不容易吞下去。可是我已没有什么可分辩的了。我甚至觉得一切都非常顺利。我的难友，他也得到帮助。我们两个真是在各方面都平等了。我们携手一同走向……当然罗，一同走向康复。没有其他的字眼。我们既然都能享受同志们的援助，我们的康复是毫无疑问的了。

小皮埃尔把切成小方块的面包包在纸里留了给我。

“好啦，”他说，“明天见。你今天让我浪费了时间，你可以自夸。”

“再见，”阿莱克西说道。

他们走远了。他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好让一个担架过去。我除了吃我的面包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事。到了第三口，我吞得比较容易了。可是我也停一会，因为我的牙床累了。我用我们的行话问我的邻居道：

“你也有白面包，你？”

“是。”

“人家给你送面包来是什么时候？”

“一般是在早晨。”

“要不要我给你一点？你明天早晨还我好了。”

“不要了，我今天吃得太多了。”

我眼前的一片黑暗突然显得美丽了，因为在他的声音的颤动中充满了一种超越想像的友情。我不能了解，

我覺得在這個蘇聯人與我之間存在着一種使我莫名其妙的東西。我又吃着，慢吞吞地，然而用力地吃着。我是一個幸福的人。可是我又感到自卑、低下，因為我模糊地意識到他真是一個男子漢，他經過的鍛煉是與我完全不同的。

##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當我在我的黑洞中醒來的時候，我首先听到的就是我的朋友正在吃东西的声音。他在吃白面包，那是我不用猜疑的。每天早晨都是这样，我用不着詫異。这已变成了我的习惯，变成了我的世界中的一种声音。晚上，当小皮埃尔把我的那一份白面包拿来，我吃着的的时候，我的邻居就唱起歌来。有一天，他正低唱着苏联国歌的时候，我停止了吃面包。

“你吃完了嗎？”他很詫異的問我。

“不，我在听你唱歌。”

他的声音里充滿了快乐：

“你也会么？”

“是的。你听我唱吧。”

我很低声唱道：

光榮啊，祖國！我自由的祖國！

“法國人！法國人！”

从他的颤抖的声音中，我断定他在哭。可是我也能体会到，由于听到用外國語言來唱他的祖國的國歌，他的感情更加激动。好像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更加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活着，要斗争，要思想，要做他那样的人，为什么会睡在我旁边，成为我的和衷共济的朋友。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他还从来没有表示过他有那样大的力气。

整个早晨，我們两个很低声地唱着，有时候我唱给他听，有时候他唱给我听，有时候一起唱；一直唱到分發湯水的时候。他唱“馬賽曲”给我听，我也是一样，内心愉快，眼睛里却充满了眼淚。

湯來的时候，我真的餓了。但不是日常生活中那种难耐的，令人發昏的餓，而是一种想吃的餓，布尔乔亞式的餓，是我認為來得正好的餓。我覺得湯的氣味好聞，尽管还是与平时一样的蘿卜湯。过去我一直听得人家說瞎子吃飯不方便，可是我却很容易地把調羹送到了嘴里。

我很快就吃完了，比他快得多。他慢慢地喝着。我認為他有道理，不要忙着吃，不僅可以延長吃的快乐，并且可以消化得更好，这样可以减少一公升的热湯突然間灌進胃囊的那种沉重。我剛把飯盒放在草墊的边上，正想重新躺下去的时候，他說：

“你要喝我的湯嗎？”

我心里不安起來。

“你怎么啦？”

“我今天早晨面包吃得太多了，我不饿。”

“你真的不觉得你的病势更恶劣吗？”

“不，我很好，但是不饿。”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我的忧虑也消失了。我接着他的饭盒子，喝完了汤。我已好久没有吃得这样地香了。我浑身是热气，出着汗。我建议道：

“我们再來唱一唱歌好吗？”

“不要现在就唱。我要睡一会，喝完汤之后，我总要睡一会儿的。”

他有道理。饭后睡觉可以积蓄最高的热量。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浪费热量的好。我也决定睡觉了。“瞎子有一样好处，就是睡觉不怕亮光。”我心里这样想着，觉得自己还有心思开玩笑而感到满意。

可是瞌睡却并不那么浓。我全身的血在剧烈地周轉循环；我的太陽穴也蹦跳起來了。我感到我胸膛里的心跳的跳动。我整个的身体好似一个正在开工的工厂，重新活躍起來。

那俄罗斯人睡着了。我再一次感到不安。他的呼吸不均匀；完全不像当他醒着的时候我所想像的那种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漆黑的夜永远包围着我，我习惯了，我能够忍受了。人是必须要忍受不可避免的不

幸的，正如拆斷的腿要裹在石膏里，也得忍受過去一樣！小皮埃爾每天晚上給我拿白麵包來。現在已可不勞他為我把它切開，更不再費他的心一口一口地喂我。我不需要他的幫助了。

我的身體重新活了起來。麻木的現象已經沒有了，那種不知道疼痛的麻木現象對於我是一個走向死亡的預告。我重新有了疼痛的感覺，自然都是一些局部的疼痛：因為我太瘦，所以挨着草墊的地方的骨頭，總是疼痛；還有我的頭，也在痛，誰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原因。那包在我頭上的紙質的綑帶已經去掉了。皮肉已經結疤了。可是皮肉下面發生了什麼病症呢？它老使我感到痛楚，而且它還腫脹起來。雷蒙來看我。他摸了摸我的頭。

“先生將有權利挨醫生的刀子了。”他說。

他顯得很滿意。我却不。

“你不高興嗎？”

“在我現在所處的情況下，前途不見得就能夠那樣樂觀。”

“你現在的情況麼？你好得太快了，你是一匹馬，我早說過了，你是一匹馬。連傷寒症的痕迹都沒有了。”

“這不是我單獨一個人的功勞。你與其他的朋友都幫助了我。現在我的鄰居也在幫助我。”

“我知道。”雷蒙說。

他突然變了聲調，好像有一種肅然起敬的態度。在



这个苏联人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神秘。

“他怎么样了？”我問道。

“我相信他也不錯，是阿萊克西在照顧他。”

我不多問了。雷蒙躊躇了一会。他們在关于这个苏联人的問題上是在隱瞞着我。苏联人自己也把他自己的情况隱瞞着我。几天以來，現在是每小时，我都觉得在我們兩個人之間挖着一條深溝。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我們是同一条綫路上的，而且我們已走到了同一階段，即是說到了走向康复的最后階段。現在，我走在他的前面了，而且是他推动着我向前走，現在还是繼續在推着我向前走。“吃，”他說，他看到我的胃口好而感到幸福。他还是唱着歌，不过比第一天唱得少多了；那是为我而唱的，为他自己，我完全体会到他并不感到有这种需要。

現在我不必使用什么了不起的大勁就可以起床了。我也很容易找到方向——沿着床鋪走十步，九十度的轉弯，手伸着向前；再走五步，我就摸到了那个隔扇，那里开着一扇門，通过这扇門就可以到达作为盥洗室使用的小房間。我所遇到的主要的困难倒不是方向，而是那些不測的碰撞。必須要小心，不要走在担架經過的路上，否則就会有遭到碰撞与失却方向的危險。尤其要注意的是那迎面而來的人。从脚步声里，很快就可辨認出來人的种类。有好人的脚步声，也有惡人的脚步声。遇到惡

人，要尽快地避开，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回来躺下。坏人的一脚踢来是那么快，谁也不知道会踢到你的什么地方。瞎子是無法躲避攻击的，而攻击的人却可选中要紧的地方，一下就使你爬不起来。

我已經不知道我瞎了眼有多少时候了。我有我的習慣，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自由自在。可是現在，我又重新感到一个活着的人的焦慮与不安了，我得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癱瘓使我的腦壳上的皮肉騾腫，又为什么我的苏联朋友赶不上我，远远落在我后面，好像一个馬拉松長距离賽跑中掉隊的人一样。

有一天早晨，我摸索着走進了盥洗室，我立刻站住，我驚奇，恐懼。在黑暗中，我竟看見挂着一幅奇異的，發光的画。我一顛一跛地走去靠在隔扇上。那幅画依旧在我面前，靜靜的，好像是我的生命中見过的所有的美的重現。一幅山景，一幅光明燦爛的圖画，白色的雪照在藍色的天空里，帶上几棵新生了嫩綠枝芽的松樹。我感到呼吸困難：那房間里的寒冷侵襲着我敞开的胸部。我一手向前伸着，向那幅画走去。每走前一步，那圖画就随着擴大。再走上一步，我的胳膊伸進了那隔扇上的开着的小窗里去了。我覺得我的心要爆炸。多幸运啊！我看見东西了。这幅圖画，原來就是环抱着集中营的山的一角。这真是值得大叫一声：

就在这个当兒，正对着我的太陽穴，病房的管理員

一拳飛來，打個正着，——那暴徒懂得拳術。他看見我一個人在房里，他乘機暗害，可是他只不過把我當作練拳的靶子，他並沒有打第二拳，甚至也不用腳來踢我。這時我已在地板上縮成一團：兩個膝蓋本能地向前彎曲來保護肚子，兩隻手捧着我的腦袋。

我就這樣呆了一會。那一拳並沒有打掉我的歡樂。我看得見了！我重新看見了世界。我的周圍一片寂靜；在隔扇的那一面，我聽到病房里經常聽慣了的聲音，那抬担架人的腳步聲與那病人的呻吟聲。我慢慢地把頭從保護着它的手中探出來。我重新再去找尋那圖畫，它已經不見了。可是我的歡樂並沒有消失。

人是可以因幸福而死的。我的腦袋發昏，却並不是因為吃了一拳；而是因為我知道我的苦難將結束了。我感到我沒有辜負朋友們對我的一切好處，雖然我的眼睛這時又看不見了。我摸索着回到了我的鋪位。

“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什麼事！”

“剛才我看見了東西。”

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整個身體冷得發抖。可是他的手我却覺得溫暖。

“烏拉！法國人！保持你的冷靜。你現在還看得見東西嗎？”

“不，我只看見了一分鐘。”

“看你的手吧。”

我的手！这是他給我最后的指教，最后的帮助。我把一只手放在我面前，我極力用眼光望着它，像个發狂的人，想望穿那間隔在我的手和我的眼光之間的黑暗。

“你看得見了嗎？”

“还没有呢。”

“用力，硬掙。”

我慢慢地把我的手靠近我的臉。看見了，看見了，看見了，只看見了一秒鐘，我的腦袋像夾在一个鋼盔里似的。看見了……我的手像一個塗在黑底面上的發光的痕迹，出現在我的面前，只是這只手却在我的眼前搖擺不定。

“俄羅斯人！俄羅斯人！”

我覺得他像我一樣地喘着氣。我的手，我的和眼睛一樣可貴的手，還是像一幅玫瑰色的布幕一樣，搖擺不定。

“把你的手拿開，法國人。”

我的手還能听我的支配是不是出于一種本能呢？我很躊躇。在十公分遠的地方，我還看得見我的手。再遠一些，那種可怕的黑洞又出現了。慢慢地，我把手離開我的臉。一公分，看得見；三公分，四公分，五公分……黑暗完全沒有了。我作得筋疲力盡，但我勝利了，渾身都在流汗，好像躺在水槽里一般。接着我又感到有另一

种液体在我的后颈上流着，我的后脑瓜上的脓疮破了。

“俄罗斯人！俄罗斯人！”

我完全好了。我走完了我最后的旅程了。我好到超过了雷蒙所希望的程度，我完全明白我自己的病情了。在我头上流着的脓水可以不致于渗进我的破碎了的脑骨。我之所以能够开始看见东西，那是因为这个脓疮熟了。

“俄罗斯人！俄罗斯人！”

他不回答我。他睡着了吧？我不愿意闹醒他。我又把手举了起来，我还要看看它。它又出现了，在那黑缎似的画面上，它是那样的奇妙。我把我的手渐渐离开我的眼睛，我还是可以看得见它。到了胳膊完全伸直了的时候，这才看不见。可是“我的黑夜”已不存在了；我已经能看到一些身影，只是这些影子好像在一间点着灯光的电影院中银幕上的那种影子一样模糊。

我站了起来。我照平常习惯沿着床铺走了十步，然后向右转。我要想再去看看那幅图画，重新找到那仙境似的亮光。

那幅图画还是在那里。我大大地满足了我的看的欲望。可是没有第一次那么壮观了。周围的黑暗没有那么浓了，到处都渗透了一些亮光。接着，隔扇上木板也从黑暗中露了出来。我现在看见了我的身体，我看见我的两根骷髅似的长腿上，有着两只浮肿的脚和两个大得嚇

人的膝盖骨。我看见我自己的整个赤裸的，丑陋的躯壳，很像一付有神妙作用的机器。

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恢复了一个有眼睛的人，一个胜利者的地位。现在任何一个号房的房长打我，我再不致于不知道他的拳脚是从哪一方来的了。我重新回到病房中去，重新看到那排列着的床铺，同我第一天到这里来所看到的一样。我找我自己的床铺，我找我的邻居。

他不动弹，脑袋向后，很自满的样子。他在睡吗？他的模样儿与我在我的黑夜里所想像的一样。虽然很瘦，脑袋还是圆圆的，颧骨还是突起的。这位兄弟，我现在可以来照顾他了。

“俄罗斯人！”

我伸直身子望了望他。他所给我的一切我能还给他什么呢？他的眼皮睁开了。我的心猛的受了一击。在他那瞎了的眼睛的目光中表示出来是一片空虚。他死了！

我呆呆地站着。我没有哭。我感到了惭愧吗？我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还是热的。我又躺到我的草垫上去。那些担架继续在病房中川流不息地走动。我想不应当让他们注意到这件事。我并不急于要把他的身体抬走。我希望他的身体永远在我身边。我愿意尽可能长的时间同他在一起，我甚至想同他一同死去。

过了不多一会，小皮埃尔就带着面包来看我。他的

臉上只露出細微的詫異，当他發覺我的眼光在注視他的時候。他是從來也不會失去過信心的人，對他自己如此，對別人也是如此。

“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只是你眼睛里有髒東西。”

“那俄羅斯人死了。”

小皮埃爾的臉上立刻起了痙攣，千百條的皺紋頓時在他的堅強的額頭上深深地刻劃着，他的嘴角一扭，露出一種很不自在的表情。他說：

“他比你好，”

“我知道。”

“比我也好，比我們所有的人都好。”

小皮埃爾是不是要哭呢？他的嘴唇開始顫動着。

“為什麼呢？小皮埃爾。”

“本來半个月之前他就要死了。他老早就不行了。”

“為什麼給他吃白麵包呢？”

“不給他已經一個月了。那是為了使你吃你的麵包，他才裝做接到麵包的樣子。”

“他叫什麼名字？”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名字的結尾好像是‘多夫’兩個字，可是不容易想起來。阿萊克西來了，問他吧。”

阿萊克西正走了進來。他走向我們這裡來。他看到我痊癒了，他對我笑了一笑，接着立刻跪在我的鄰居旁

边。他只跪了一下就起来了，那是对死者的最后的敬礼。他不再去用听筒听他的胸部。很明显的，从他的态度，从他的自負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死了。阿莱克西站起来之后，立刻把手一招。一付担架沿着床铺停放下来。两个护士把死人放在担架上。担架走向门口的时候，阿莱克西立正敬礼。我问道：

“他叫什么名字？”

“你相信你能够记住他的名字吗？”

“假使我只应该记住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名字。”

“赛尔格伊·戈比多夫。”

现在，我只有一件事：把病完全治好。我难道还有想其他的事情的权利吗？赛尔格伊被抬走之后的几分钟，我也就同样地躺在担架上离开了传染病房。可是走的是与赛尔格伊相反的方向。一堆堆的尸体还没有拿走：在傍晚的时候，这些尸体像一些带灰白点的蓝色的影子。赛尔格伊在哪一堆里呢？阿莱克西在我身旁走着。

大自然已经完全变了样子。在那些过道的地上，雪已经看不见了。我听到抬担架的人的脚踩在烂泥中的声音。松树已经脱去了它们的白色的外套。树脂的新鲜气味笼罩着我，当我们离开那焚尸炉与它的像烧糊了的牛角气味越远，那树脂的新鲜气味也越浓厚。赛尔格伊两天内不致被烧化：一定是在第三天早上吧！焚尸炉差不



多总要讓死人等待四十八小时。

我是从集中营里九死一生的生活中逃出性命來的人。現在我除了重新生活与等待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事呢？我回憶着所有我曾經听見过的話，别人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情；我十分珍貴我的回憶。我現在有权利住在療养室里了，这里是一些同我一样从死亡中逃出來的人們住的地方。我的鋪位就在一张叠床的第三層。那床已經有了两个法國人——鐵路工人安德烈，波尔多的活动分子亨利，两个都赤裸着身子，瘦得只看見几条像鷄似的筋肉，維持着他們的骨骼。他們同我一样是來了很久的俘虏；我們已經認不得了，只有用我們共同的回憶我們才彼此認得出來，看面孔是認不出來的。我們三个人都有着同样丰富的回憶，遇到过同样的友爱。春天來了，战争也就要結束了。在我們重新獲得的温暖中，在我們的失眠的夜晚中，在我們一起靜靜的欣賞那些丰富的回憶中，在我們听着从維也納方面傳來的隆隆的炮声中，我們感覺到春天來了，战争即將結束了。

在那些虱子咬着我們而不感觉难过的靜靜的日子里，我能說些什么样的話呢？我的头部的开刀經過很好。我只有活着与等待——等待我能够回到我的祖國去，把我在人类的偉大中所學習到的东西帶給它。

小皮埃尔把我綁在桌子上，我的腦袋底下枕着一條

被子。雷蒙弯下身子对着我，他的臉上發着光彩，他的态度又像开玩笑又像十分注意。当朱利恩把袖子卷上他那瘦瘦的胳膊洗手的时候，阿莱克西給我打了一針麻醉針。那是最后的几支麻醉針中的一支。这些麻醉針也是不容易得來的，像白面包一样——是一个被俘虜的意大利藥剂师，从党衛軍的医院里偷出來的。

“數，”弗郎索瓦对我說，“一，二，三，四……”

“一，二，三……”我停了下來。我还有別的方法說明我並沒有睡着……“四，五……”我餓了，这飢餓在每天的每分鐘都在活躍着，它已經几年來沒有放松过我了……“六，七……”我每次睡着的时候，总要作一个餓極了的人常作的夢……“八……”这一次我夢見一盤燒肉，那肉竟和我母親做的一样，我即將看到的親爱的母親做的一样……

“我寧願在我面前放一盤燒肉，”我說道。

說了這句話之后，我就昏迷了……后來，雷蒙告訴我說我這一句話差不多成了我最后的遺言；但我知道這句話不可能作我的遺言。在我的一生中，只有过一个時刻，我說過一句像遺囑似的話，那是我被抬進傳染病房的时候，我竟想对那些尸体說“敬礼，伙伴們，待會兒見！”可是事实上我沒有把它說出來，也許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沒有死。誰能知道生命之綫該断在什么地方呢？

到了下午，我醒了過來。大太陽從開着的窗子裏射進來。這窗子還是第一次開呢，平時空氣的流通是要靠屋頂上的天窗的。

“土耳其人張開眼睛了。”安德烈說。

土耳其人——就是我，因為我頭上包了一卷巨大無比的紙制的綑帶活像土耳其人。

“我餓了，”我回答道。

“別鬧，你的湯給你留着呢，”亨利說，“是冷的，對不起，做飯的那個女人今天請假。”

從我的同伴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的高興。他們幫助我坐在草墊上。

“這湯是應該給你喝的，你睡着的時候給我們說了好多故事，你先生的想說的話可真不少。”

我開始喝湯的時候，突然颯的一聲，一彈飛來穿透了木屋隔扇上的一塊木頭，一直蹦到我們的身邊；幾乎在同一剎那間，我們听到了槍聲。我把調羹舉在空中，忘記放到口里去了。

“什么事？”

接着又听到远处傳來的兩聲槍响。整個屋里的病人全都在鋪位上站了起來，大家發出一聲表示無限幸福的嘆息；幾個骷髏似的身体拖拽着走到窗口去。雷蒙進來了：

“躺下去吧，天啊！用不到你們。”

这正是悲剧的所在，用不到我們。集中营在战斗，最神聖的战斗开始了。这战斗沒有我們，但是却为了我們。我除了喝完我的湯之外，还能作什么呢？

## 第五篇

### 山頂上的工作組

——給呂西安·貝

## 第一章

兵士約瑟夫·彭从崗楼的扶梯上走下來。这时正是半夜。他的站崗時間是从八点鐘开始的，現在已經該交班了。他把口令“基輔”告訴了來接他的班的人。剛斯隊長依旧保持着把城市的名字作为口令的習慣。“那是标志着勝利的名字！”他囁叫道。其实德國人在基輔的勝利早已不存在了，這說明了剛斯瘋狂的一面。

約瑟夫·彭离开了望楼之前說道：“沒有事。”他不能說旁的。接替他的那个崗兵看來不是个惡魔。他是本地人，四十歲。屬於伏克司杜联隊。这联隊代替了另一个派往东戰場去的党衛軍联隊，在这里担任巡邏工作。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一下就把秘密告訴这位新的崗兵，告訴他在十点鐘左右，有兩個俘虜來到崗楼底下來，他遞給了他們一只滿裝着子彈的袋子。子彈，在現在這個時候，是俘虜們最需要的东西。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春天的夜，涼爽而又明朝，天

上布滿了無數的星星。山峰透露出來，在天空的灰藍色的光亮中形成一條黑綫。彭走了一百公尺左右的路后，便在草地裡坐下來系鞋帶。他並不想睡覺，也並不急于要回到他的營房裡去，他點著一枝香煙。在這個美麗的春天裡，一切都要結束了，這個骯髒的戰爭。只有像剛斯這樣的人才感覺不到呢。一星期來，德國的無線電台變成了啞吧。莫斯科的電台，報告紅軍在柏林的廢墟中前進，昨夜發出了元首死亡的消息。為什麼要再打下去呢？德國受苦還不夠嗎？

在彭的右面五百公尺遠的地方，夜班工作組還是在隧道裡工作著。這工作還有什麼用呢？火車頭不斷地走出來，吐著煙，拉著一列小型車廂。火車在彭的背後走過去，把它們裝載的東西傾倒在土堆的盡頭，那里正就是白天一小車一小車倒著從焚尸爐運來的骨灰的地方。幾天之前，剛斯說過這樣的話：“那些狗東西，一直到死都不得在隧道裡工作。”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戰爭的結束只是幾天的事了。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裡全部要把他們殺死是不可能的，即使絕對不給他們一點東西吃。

彭低下頭來，在兩膝之間吹著他吸著的香煙。一種沉重的憂郁充滿了他的心，這憂郁一則是由於他的祖國被打垮了，再則也是由於羞慚。這個不幸他不是也該負一部份責任嗎？當然千百萬的其他的德國人也是要負著同樣的責任的，但這却並不能卸脫他自己的責任呵。他

任憑別人擺布，不僅是不關心，而是比不關心更糟——不作聲。一直到了希特勒的最初的幾次失敗——例如在斯大林格勒的失敗——他才想到一個人應盡的責任。雖然這几个月來，他盡他的能力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不可能一點也不感到慚愧啊。

彭想起他的兄弟卡爾·彭，一九三五年在蒲欽華德集中營死了。幾個星期之後，當光明到來的时候，人們是不會忘怀他的，會長久地想到他的。凡是作了好事的人，即使曾經一度墮入污泥，終會有一天得到他們應得的酬報。人民對於為他們而死的人們是永久懷着敬意的。彭想起那一天他母親接到裝着他兄弟骨灰的罈罐的情形；還接到那納粹當局同日寄出的，說他兄弟是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幸事故而死的那封信。現在他明白他們所說的這個“不幸事故”是個什麼意思了。他也想起他的兒子黑爾梅脫，去年，在尼門河戰場上，他所屬的防空部隊給蘇聯的坦克車隊攻破了，他死的時候才十七歲呵。他的老婆，死了已經好幾年。在這個世界上，他再也沒有一個親人了。留下來的只有一些回憶，和一些常在心頭的羞恥：他要等到希特勒的失敗已經肯定、時機完全對他有利的時候，才敢繼續他兄弟所進行的鬥爭。

“黑爾梅脫，”他低呼着。他嘆着氣，眼淚直滴下來。他又點燃一支烟，在草地上躺下，槍靠着，臉對着天上的星星。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了飛機的隆隆聲。他剛



才整个思想都集中在他自己的事情上，沒有注意还有飛機在天空飛；再則，这也是因为每天晚上都是充滿了飛機的隆隆之声，所以也成了習慣。在周圍的高山的雄姿籠罩之下，彭感到異常的寂寞，他估量这次空襲規模一定相当的大。飛機無休止地一隊接着—隊掠过天空。从声音里，彭听出是B 29型轟炸机的声音。突然間他有些驚恐，因为他想起剛斯的那句話：“那些狗东西一直到死都得在隧道里工作。”

他站起來，把那烟正直冲他的鼻子香烟扔掉。他好像覺得眼前—亮，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發現这天上的飛機与剛斯所說的那句話是有关联的。虽然他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个感觉使他腦袋里所有的思想都活动起來了。他能在这些思想中找出一条主導的綫索來。突然間，他明白了。一周來，虽然美國飛機老是在天空中轉个不休，当地的汽笛已不再發什么警报了。为什么集中营的汽笛却还是照样發着警报呢？在剛斯的命令下，每天發兩次，大家不明白究竟是为了什么？—听见警报声，俘虏們就必须跑到那第六号隧道中去。这个隧道，因为里面的岩層太脆，略鑽—下，石塊就崩塌下來，所以不能繼續施工了，六个月來，一直把它作为巨大的防空洞使用。剛斯不讓警报停頓，要囚犯們养成一种習慣，使他們不起絲毫的疑心，剛斯就想在这隧道中把他們殺死。

彭站了起來，把槍掛在身上，槍口向着地面，往走向隧道去的那一方走去。他起初隨便地走着；後來立刻覺得有小心的必要了。他從山腳繞過去。這樣要多走好幾百公尺的路，但是這樣可以在草地上走，有使人聽不見他的腳步聲的好處，並且可以從背後走到那停了工的工場，這工場就在那改作防空洞使用的隧道口上。

彭突然停了下來。那里停着一部舊的小型車廂。他就站在那車廂背後，他的兩邊太陽穴蹦蹦地跳。有人在隧道口呢。在黑夜里，辨認不出是誰。一共三個人，兩個在工作。隧道進口處兩旁他們剛才才挖好的那些洞里，他們在埋藏……彭還不敢想像是什麼東西。他恐懼到極點了，他從來也沒有這樣恐懼過。

這樣過了幾分鐘，彭，在小型車廂後面像一塊岩石似的呆着，一動也不敢動。那兩個人匆匆忙忙地工作，拿起碎石來把他們剛塞滿東西的洞口填平。他們站起身來，“完事了，”其中有一個說道。

“這工作做得好極了，”那個站在他們後面的人說道。彭嚇了一大跳。是剛斯的声音。

三個人現在走出黑影外面來。他們一直走向彭這邊來。可不就是剛斯么？他机警而又輕捷地走着，真是一只猫样的老虎，兩個隨着的是克萊茵特和席林，他們都是二十歲的壯漢，一個是黃髮，灰白臉，另一個是棕色頭髮，黑皮膚，他倆是剛斯兩只忠實的惡狗，彭知道囚犯

們叫他們作黃豹與黑豹。

他們一直走向彭這面來，在星光照耀下，這兩個小伙子與剛斯走在一起真是一件怕人的事。這個時候，彭懂得他為什麼在囚犯們的臉上常常會看到恐怖了。可是，彭並不怕。他的心在胸膛里猛跳着，好像在打着他的兩旁的肋骨。他要被發現，他一定會被他們殺死的。他也懂得為什麼連着兩夜，每夜都發現一個黨衛軍兵士的屍體。他是要抵抗的。他把手抓住槍的機關那一部分，準備用槍托朝三個人中的一個打去。然後，他還有刺刀。他不知道為什麼一下子恢復了年輕人的那股猛勁。他在未打死一個人之前是不會死的。

離開小型車廂兩公尺遠，三個人停住了。

“這個地方還不錯。席林，你覺得怎麼樣？”剛斯問道。

“不錯，上尉。”

“等那些狗東西進了隧道，你只消把電纜放開，就在這個地方，你就點炸藥。”

“是，上尉。”

“你可以掩蔽起來，席林，你可以看到最偉大的場面。”

“對啊，真是最偉大的場面。”克萊茵特表示同意。

“對得起我們的元首的場面，”剛斯接着說，“希特勒萬歲！”

“希特勒萬歲！”

三个人都举起手來。一時間他們三个沉默無言，一動也不動，無疑的，他們的計劃使他們太興奮了。天上的美國轟炸机还是轟轟地响着；那發動机的声音在万山叢中的回音好像是远处傳來的雪崩的声音。剛斯抬起頭來。

“笨東西，”他說，“這些飛機簡直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克萊茵特嘲笑道：

“當我們有防空部隊和驅逐机的時候，他們的确是不敢這樣放肆。”

“不管它了，”剛斯繼續說。“我們將忠于我們的職務。紅軍在柏林廢墟中將被消滅四分之三。在這裡，我們將消滅這個集中營里的一萬五千個強盜。我們將戰鬥到底。這是我們的聲譽，我們的光榮。”

“希特勒萬歲！”兩個下級軍官答道。

彭伸長了耳朵傾听着。原來是真的，剛斯的那句話——“一直到死”完全包含着他們剛才說的那些話的意義的。這是超過了一切恐怖的最恐怖的事。他感到站立不住，骨頭里面都凍了似的。

那三個人走遠了几步，又重新站住了。那說話的聲音，沒有先前那樣清晰了。

“就是明天吧？”席林問道。

“對，就是明天。美國的先頭部隊現時到了山口。明

天，天剛亮的时候他們会走進山谷，他們可以听到爆炸的声音。”

三个人哈哈笑了起來，剛斯这时抓住了席林的腰帶，表示親熱。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举动，現在已不是維持等級間的架子的時候了。

“我來得及嗎？”克萊茵特接着問道。

他的声音中有着擔憂的意思；倒不是擔憂美國人來得太快，这位党衛軍擔憂的是能否完成任务。

“來得及，”剛斯答道，“你們差不多在同一个時間去進行，你們帶着噴火器冲到集中營去，一直走進醫療室。燒十間木屋，不到一个鐘头，全可完事。”

三个人又走了几步路。現在，彭不大容易听清楚他們說的話了。說話的声音被飛機的巨大声响和在其他隧道口工作着的工作組的吵鬧声掩盖了。

“你对你的手下弟兄有把握嗎？”剛斯問克萊茵特道。

“那是三十个优秀分子。全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我信任他們如同信任我自己一样……”

“……以后呢？”

又停了一下。剛斯的声音高一些，能够达到彭的耳朵里：

“在我的木屋門前集合。我們要在山中繼續战斗。克萊茵特，你的三十个人，还有席林的二十个人……是头等的人。其余，都是混蛋。他們只等机会与那非洲人一起

投降。”

兩個下級軍官中有一個在講話。彭一句也聽不出來。剛斯反駁道，聲音中帶有憎恨：

“他是个罗美尔的軍官……一个叛徒！他在等美國人來，他對我說過：‘总有一天，他們會需要我們的。’真是沒骨氣的東西！我早該把他殺死的。現在太晚了。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同他合在一起。我們是會拯救我們的榮譽的。”

現在，他們走得遠了，聲音聽不見了。飛機的聲音，工作組工作的聲音充滿着整個的黑夜。彭還是伸長了耳朵傾听着。一陣風吹過來，把有些話帶進了他的耳朵：

“點名的時候，我鳴汽笛。”

再也聽不到什麼了。那些身影走遠了。他們在隧道口又站了一會，那是對放有炸藥的地方作最後的巡視。接着三個人很快地在隔開着第六號隧道與其他的隧道之間的那一堆塌下的岩石後面不見了。彭不自覺地坐在一塊石頭上，放下了他的槍。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他支持不住了。雖然天氣很涼爽，可是他的襯衣卻濕透了，貼在他身上。他必須把腦子恢復過來。幸虧給我听到了！他想道。但是怎樣來阻止這場屠殺呢？誰去通消息呢？只是幾個鐘頭的事了。他覺得天已經開始亮了。一隊一隊的飛機飛得遠了。天上沒有了飛機，聽不

見聲音了，這更加使他不安。他不能像擔任在集中營內部巡邏的黨衛軍，有權進入集中營里去，他也從來沒有越過那集中營的門。他只認得一個俘虜——一星期到營房里來替黨衛軍修理幾次皮鞋的雅克老伯。他愛他，他們僅僅見了幾次面，他就愛他。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他愛他，因為他的整個臉孔，他的明亮的眼睛，還有他的高齡；因為這樣一個老人被關在集中營里，即使他的待遇比其他大多數的俘虜要好一點，也是一件悲慘可怕的事。是從雅克老伯那里，他得知了俘虜們過的生活。他對他講了他的兄弟死在潘欽華德集中營，他的兒子戰死在尼門河上的事，他也對他講了他內心的痛苦與羞慚。這一切不是一朝一日的事，他提防着不要給任何人知道。後來，雅克老伯告訴他在集中營里有抗德運動的組織。這件事不僅是對他信任的一種標志，從這個法國人身上，他得到了一個機會。在這個苦難的地方所進行的鬥爭，加上了德國法西斯軍在俄羅斯戰場上的連續失敗，盟軍在諾曼第的登陸，使他明白再不能失去這個贖罪的機會。

三個月之前，叫他在他站崗的時候傳遞軍火的人也是雅克老伯。可是在這個時候怎樣能找到這個法國人呢？怎樣去通知他呢？

彭站起身來，他的腿僵硬了，他用鞋底打着地，使那無力支持他的身子的兩條腿活動活動。他一直向集中營走來，對着包圍這集中營的電網走來。每隔十公尺，

就有一根电杆，点着一盞藍光的灯，这时灯在發亮，說明这电网真正有电，只要碰上一下，就会像被雷轟似的燒死。有一个哨兵从那了望楼上面往下望，看見他走过來，認出了他就是約瑟夫·彭。

“你是出來透空气嗎？約瑟夫，”他叫道。

“是的！”

这个哨兵不是坏蛋，他是屬於剛斯所說的，“只等待机会投降”的那类人。可是彭却不能告訴他什么。

“沒有什么事吧？”彭照例問了一句。

“好多的家伙在集中营里走來走去。”

彭沿着鉄絲網繼續走他的路。剛才，当他自己在站崗的时候，他也發現了很多的身影在号房与号房之間來來去去。現在沒有一个哨兵想對他們开槍了。彭走到了另一个了望楼底下去。那里的崗兵正在打瞌睡，根本沒有注意他。又走了五十公尺，彭覺得自己走起路來有点顛跛。他那支槍的皮帶仿佛在往下墜一樣。到了第三个了望楼。

“約瑟夫，你好。”他的朋友卡尔叫道。

“你好，卡尔。”

“战争快要結束了。”

“沒有疑問！”

又走了五十公尺，彭到达了集中营的門口，他站住了。守衛兵的木屋就在那里；通过木板牆，他听到里面



的兵士們在打紙牌。他認識那守衛兵的班長——拉克准尉，他和席林，克萊茵特是一類的東西，也是追隨剛斯到底的人。無論如何，彭不能讓他看見。

他靜悄悄地走上前去，這時他的呼吸才舒暢了一點。在守衛室門口，裝着控制大門旁的小側門的開關的電紐的那根柱子旁邊，只有一個人在站崗。真是幸運，那個人是他的朋友，是個老頭兒，他的老婆和女兒三個月前，在來比錫被轟炸的時候炸死了。那人聽到彭走過去，回過頭來，詫異地問道：

“你在这里幹什麼？約瑟夫？”

彭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叫他不要聲張：

“別叫得那麼響，弗朗茲。讓我走進集中營去。”

對方兩眼睜得大大的，嚇壞了：

“你不是瘋了嗎？剛斯知道，要槍斃你的。”

“剛斯不會知道的，我必須要進去。”

“你要到里面去幹什麼？”

“我有一雙鞋子在里面，就是那個法國老皮匠拿了去替我修理的那一雙……”

“約瑟夫，你真糊塗！你不要這樣。你的兒子死了，我了解。我也有我的不幸。你不能為一雙皮鞋走進集中營去找死！”

“別講得那麼響，弗朗茲。”

彭湊近他的伙伴道：

“明天早晨，美國人就來了。”

弗朗茲嚇了一跳。

“你說什麼啊？你有把握麼？”

“剛斯自己也這樣說的，我聽見他說的。明天我們還能夠在這裡麼？我呢，我腳上沒有穿的了。我現在穿的這雙鞋子已經完蛋，我得換一雙。希特勒不能夠再給我一雙新的了。”

“一定嗎？” 弗朗茲說道，臉上輕鬆地露出了一个微笑。

“好啦，讓我進去吧。”

“你既然一定要進去，你就進去吧。可是我預先告訴你，你到裡面去冒的危險很大。裡面的有些家伙有武器。他們把我們當作全是一類的東西。你會去找死。為了一雙皮鞋，值不得。還有你出來的时候怎麼辦？如果我那時已經下了班……”

弗朗茲把電鈕上一按，門就開了。

“謝謝，弗朗茲。我會想辦法的。明天我將告訴你……也許。”

彭現在是在集中營里面走着了，像他的兄弟卡爾一樣在集中營里走着了。他感到又疲乏，又興奮；同時還覺得驕傲。他大踏步地在通往点名廣場的小道上走着。他知道雅克老伯住在廣場對面的一間木屋里。他背着槍，

口槍向地下。他手里拿一塊手帕，準備看到有俘虜向他扑來的時候，把它搖動着作為和平的記號。“他們把我們當作全是一類的東西。”弗朗茲不是講過這句話嗎？他的處境實在可怕。但他這時候願意帶着歡呼聲交出自己的生命來拯救所有生活在这个集中營的不幸者的生命。

這樣可以對得起他的兄弟和他的兒子。在他的心中再也不存在什麼慚愧了。無疑地，由於他所冒的危險，他完全有意識地，覺得自己好像肩負了祖國的榮譽。不管他的祖國將來會遭受到什麼，他可以面對着世界人民喊叫：“我替我的同胞們請求寬恕；我希望你們給他們贖罪的機會。”

“站住！”

兩個人從樹影中跳了出來。彭放下槍，舉起手帕。兩個俘虜緊握着手槍走上前來。他們離開他只有一公尺。

“你在这里幹什麼？”其中的一個問道。

他把手槍對着彭的臉上。

“這些武器還是我給你們的呢。”彭說道。

手槍放下來了。在那火熱的眼光里，頓時有一種溫柔在骷髏似的臉上閃爍着：

“你想幹什麼？”

“看雅克老伯。”

從那個俘虜的口音中，彭知道他是個法國人。他又在胸部上看見了F的符號。另一個在胸部上戴着S.U.的

符号，那是一个苏联人。

“你就是雅克老伯替我們介紹的那個兵士吧？”那個法國人又問道。

“是的。”

“你找他幹什麼？他老了，累了，他睡着呢。”

“是件緊要的事。剛斯要把你們在隧道中炸死。”

兩個俘虜相互看了一眼。第一個，那個蘇聯人把手槍放進袋里。

“同我們一起來吧，同志。”他說道。

彭重新拿起了他的槍。兩個俘虜把他夾在中間。他不敢看他們，因為他們太瘦了。那個法國人的衣衫背後撕破了很大的一塊。他的肩膀每動一下，可以看到他的肩胛骨突出來。

## 第二章

天快亮了。在山峰上面的天越顯得明朗了。剛斯推開他的辦公室的那扇上半段裝了玻璃的門，走到他那木屋的陽台上來。他像鳥似的栖立在山腰上，在高過黨衛軍營房五十公尺那地方；他俯視着還沒有動靜的集中營與那消失在黑暗中的山谷。這里那里閃着光的脫倫特河的水，在黑暗中像一條銀綫。剛斯想起：真是曾幾何

时，他还在那河上去釣过鱸魚呢。

他从他的靴統里抽出他的馬鞭來，使勁在欄杆上連連打了兩下。他必須使自己的神經輕鬆一下。他整夜沒有睡覺。离开了席林与克萊茵特之后，他立刻跑到这个办公室里呆着。也不开灯，他覺得在黑暗中比較好。他燃着了一只煤氣爐子，在上面放了一只滿盛咖啡的壺。他不时地喝一杯滾热的咖啡。

剛斯看一下表——四点一刻：快了，他想。他的胸部吸滿了气。山谷里听不見一点声音。前一夜他还听到运输車隊在路上的吵鬧声，摩托車的劈拍声，在敗退时的混乱狀況中的女人們的喊叫声。現在这些运输車隊已被封鎖了。一面，美國人从山口中冲進來，另一面，不久以前占領了維也納的苏联部隊，已开到离这里只有五十六里的地方來了。

天完全亮了——明朗而又清爽，沒有一朵云。亮光已从山頂漸漸达到了山腰。一綫陽光射在一个盖着雪的白色的山尖上，發出燦爛的光芒。正在这个时候，電話在剛斯的办公室里响了起來。他赶忙去听。那是預先約定了的電話——是离此十五公里，在山谷外面，从卡墨登崗站上打來的。卡墨登崗站站長是个真正的党衛軍，像这样称职的能員真應該多一些才好。他的声音平靜地說：

“喂：是剛斯上尉嗎？美國的摩托車隊和裝甲偵察車

隊剛過去。”

“多少？”

“四輛裝甲偵察車。現在有一輛坦克過來了……還有卡車：一輛，兩輛，三輛，四輛……都是裝滿了兵的……”

“多少？”

“我不知道……有一輛車子上的兵士跳下來了，他們走到我身邊來了。希特勒萬歲！”

卡嗒一聲之後沒有聲音了。那人已把電話掛斷。

“希特勒萬歲！”剛斯獨自一個人說。他接着也把電話掛斷。他的臉上，露出一種凶橫的人才有的那種冷笑。他回到陽台上，“是時候了！”他高聲地說道。

正在他打電話的當兒，集中營里的鐘声响了。四點半！那亂哄哄的聲音從還是漆黑的樹林中升起來了，這亂哄哄的聲音不是人說話的聲音，而是大量的無法形容的人的脚步聲——那是一萬五千人穿着木底鞋子走路的声音。天還是不够亮，所以從樹林中還看不清楚通道上的動靜。剛斯只能看見那点名廣場的一部份；廣場上不久就充滿了騷動着的人群，可是那些人一下子突然不動了。点名開始了。照例要半個鐘頭。到了四點三刻的時候，剛斯就要拉汽笛。他哼着“莉莉·馬爾蕾娜”的調子。

一切都布置好了，他知道，他幾乎每秒鐘都在注意每一個人的動作和他設計的陰謀的發展情況。拉克准尉正在点名，他手下有二十個黨衛軍拿着手搖機槍威脅着

囚犯們，要他們按照秩序向出口走。一切都很正常，沒有一點可担心的地方。剛斯鼓起他的大肚子呼了一口氣。這一週來，他繼續發着警報，強迫俘虜們跑進隧道里去，這一措施難道不足以證明他的天才嗎？一個戰略家的才智不就在能採取這類的決策上看出來嗎？在這次戰爭中，他將名垂青史，比海爾曼更榮耀，雖然海爾曼的名字在掃蕩基輔之後曾得到元首大本營的傳令嘉獎……

只要俘虜們一進了隧道，其餘的事只是個小孩子的玩意兒了。剛斯的思想轉到了席林身上，他已經在山中站好了他的崗位，在隧道上面三十公尺的地方。他只消走下來把電纜放開……接着，馬上克萊茵特就帶着噴火器沖進醫療室。不過因為到處是松林，這個最後的工作，必須做得巧妙精緻，才不致發生森林大火。因此剛斯發下了命令，無論如何，不得焚燒德國領土上的一棵樹。正是為了這一點，他才把這個任務交給克萊茵特，此人是他所認識的人中使用噴火器的最上選的專家。在未到剛斯手下來之前，曾在蘇聯撤退的時候，負責毀滅羅斯托夫，奧德薩，與白俄羅斯一帶的集中營的就是這位克萊茵特。

剛斯依舊哼着“莉莉·馬爾蕾娜”這首歌兒。他的表上指着四點四十七分。他回來坐在辦公桌那里，面對着電話。他把手腕擱在桌子上，目不轉睛地看着那表上的秒針滴答滴答地走着。再過幾秒鐘，他就能完成任務了，

事实上不需要什么兵力，只在傾刻之間就可以把这些俘虜們全部消滅。只要那隧道的進出口处一塌，世界上任何的力量也救不了这些关在里面的狗东西了。那些沒有被炸死的东西也会窒息而死的。里面的空气不够他們呼吸一个鐘点。

四点三刻还差十秒鐘的时候，他拿起电话筒。

“發警报吧！”他叫道，“發警报吧！拉汽笛啊。”

他馬上跑到陽台上去。他不願意把这場面漏掉一点。他整个身体的神經系統都緊張了。他觉得四肢發痛，兩腿僵硬，好似一个机器人一样。汽笛的嗚嗚声响起來了，由于山谷的回声，它顯得格外宏亮。剛斯靠在陽台的欄杆上，以免跌倒。可是他又立刻感到驚訝。

首先，他好像失去了時間的觀念。汽笛不响了。平时，汽笛停止后就会升起一陣乱哄哄的吵鬧声和喊叫声，接着便是成群的俘虜涌出集中营时兩万只木头鞋子在爛泥中奔跑与顛跛所形成了海嘯般的声音。可是現在一点声音也听不見，到处是一片寂靜。面对着这一望無际的、深邃的、光明燦爛的景致前面，剛斯好像有点头晕。他看着他的表：七，八，九，十。那秒針在表示着時間的前進。毫不見动静，甚么事也沒有。

啪的一声槍响，剛斯跳了起來。十响，十五响，二十响……全是手槍的声音。不可能是党衛軍开的槍。同拉克進去的那二十个人帶的全都是手搖机关槍。有一股



冰冷的冷氣從剛斯的后頸項上一直沿着脊梁骨往下流着。一陣手搖機槍關槍的聲音終於聽見了；但僅僅只打到十發子彈，就不响了，好像那槍已經毀壞了似的。到了這個時候，剛斯才聽見集中營里喊叫的聲音。他所能望見的那一部分点名廣場完全空了，所有的人都在向前面沖。剛斯不了解這是為什麼，他也不敢去了解。那喊叫不是他每天所等待的、熟悉的，作為他談笑資料的喊叫。在這個巨大的喊叫聲里，聽不到一點恐懼的表示；同過去惶恐地逃奔到隧道去的時候，所發出的喊叫聲完全是兩回事了。那時的喊叫是因為他們一出集中營總會挨打的原故；可是這一次升起來的是忿怒的喊叫，鬥爭的喊叫了。暴動！這兩個字從剛斯的意識中奔放出來了。

“我被人出賣了，”他想到，“我被人出賣了。”

幾秒鐘過去了。喊叫並沒有停止，還是那樣猛烈，那樣憤慨，而且其中還夾雜着手槍的聲音。剛斯的喉嚨里發出一種沙啞的聲音，好像一種被人抑制了的野獸的吼叫。剎那間，他怕他會氣得發瘋。電話在他后背响了。他沖過去聽。是克萊茵特。他拿了噴火器在幹嗎呢？他的聲音變了樣：

“拉克打死了。那些強盜們聽到警報之後沒有動。拉克想講話。他們開了槍。他們三四個人攻打一個黨衛軍。只有兩個僥倖逃了出來，但受了傷。”

“我來吧。”剛斯答道。

他把他一夜沒有脫掉過的那頂遮陽帽向牆邊一丟。他在牆上取下鋼盔，往頭上一套，拿起一挺手搖機關槍。連跨三步，就出了屋子。他从小路上冲下去，一直冲往克萊茵特給他打電話的地方。帶噴火器的黨衛軍，也就集合在那里。一些兵士从其他的木屋里逃出來，有些个从窗子里跳了出來。剛斯大声叫他們，他們却都逃之夭夭了。“賣國賊！”剛斯罵道。他們逃开了他，剛斯拿出手槍來。要是我碰到一个：一粒手槍子彈就够。他不願意在他們身上耗費機關槍的子彈。

剛斯推开了克萊茵特的木屋的門。他已經鎮靜下來，控制着自己。在這間木屋里，他仿佛重新回到了他的世界。三十个人站在那里，准备战斗，每个人都是精强力壯，在鋼盔帽沿的黑影下，眼睛里都露出了凶惡的火焰，大家在腰間放着手搖機關槍，十个人手里拿着噴火器，肩上背着汽油箱。

克萊茵特把兩只皮鞋的后跟撞了一下，卡的一声，一只胳膊举得直直地說道：

“希特勒万歲！上尉，我們等你下令攻击。”

“希特勒万歲！”

席林也跟着進來了。

“报告一下情况吧，”剛斯說道。“簡單些，我們現在是怎样了？”

“那些狗东西有手槍，数目比我們想像的多得多。現

在他們也有手搖机关槍了，是那些被打死的党衛軍的。”

“那些了望楼上的人呢？”

“他們也向了望楼开槍，在了望楼上的都是些老家伙，全跑啦！”

“这时候誰在放槍？”剛斯又問道。

在集中营里不斷的有槍声。

“还是那些狗东西，他們可得意啦！他們打死那些刑事犯，那些被他們認為是我們的人的人。”

一个党衛軍的兵士蹣跚地走了進來。他想行納粹式的敬礼，把脚跟拼起來；可是差一点摔倒了，扑在另一个兵士的身上。

“那非洲人！”他哀呼道。

剛斯跳到他的身边。

“怎么啦？非洲人？”

那个人喘着气，爬倒在一条長凳上，一股淡紅色的口沫，从他的嘴里流了出來。

“电话，”他說道。“有人打电话給非洲人……他講美國話……我听懂了……他說的是：‘你們赶快來吧！’”

剛斯举起他的馬鞭子，一口怒气又迫住了他，可是他沒有打下去。

“你就尽他幹嗎？”

“……我想把他的电话机夺过來……他打了我一槍。”

那人脫开上衣，他的襯衫已成了黑色，被血粘住了。他在那長凳上搖擺了一会，整个身子，連头帶脚，倒在地板上了。

“大家都出去，”剛斯喊道。“排好隊伍。你的人呢？席林？”

“都到了，已在木屋前面集合了。”

这些人同克萊茵特的士兵合在一起，湊成了一个五十人的隊伍……这是前一天晚上还受剛斯指揮的八百个人里剩下來的全部人数。

“兩个人在山中站崗，看守道路，”剛斯下令道。“那里可以望到八公里远。一看到敌人就馬上通知。”

克萊茵特指定那兩個人爬上山去。他們爬到五十公尺高的地方就停下來，在那里已經可以望見整个山谷，和从森林的空隙中可以看到通向山上的道路了。

剛斯叫席林过來，想很快地作出一个攻击集中營的計劃。他們兩個走到电網那边去，那作为电網業已通电的标志的藍色电灯，現在全滅了。俘虜們用鉄棍子投在电網上，把电流攔断了。

“那非洲人接到的電話只能是从卡墨登那个崗站上打來的，”剛斯說。“那里离这里有十五公里。他們要來，一定得有护衛。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实力。他們一定大动兵馬。把一兩輛裝甲偵察車打先鋒，后面再跟几輛輕坦克。他們是小心的，这些美國鬼子。三四个鐘头以內他

們是到不了这里的。我們有時間。”

“是，上尉！”

“我不放心的是集中營里究竟怎么个样子了。”

集中營里的槍聲停止了。寂靜又重新籠罩着一切，經過了暴動與從一萬個人胸膛里發出來的怒潮似的喊叫後，這寂靜顯得很奇怪。

一群烏鴉從樹頂上飛過，呀呀地啼叫着。剛斯與席林在沒有掩護的地方走了幾步。一顆子彈響的一聲從他們耳朵邊上掠過，接着便是一聲槍響。他們縱身跳到一棵樹的背後。席林在罵人。

“受傷了嗎？”剛斯問道。

“沒有什麼，”席林答道，“在手上。”

那子彈在他手腕上拉了一塊皮，划了一條傷痕，流着血。席林用一塊手帕把傷口包紮好了。

“那些狗東西是有組織的，”剛斯接着說道。“他們是有軍事指揮的。你看，席林，那些強盜們已在道路上堆了障礙物了。”

木屋里的所有的家具，從床鋪上拆下來的木頭，桌子，甚至窗子的框子全都堆積在道路上，好像許多障礙物一般。

“這些障礙物擋不住我們好久的。”席林斷然說。

可是他說話的聲音表示了他並沒有把握。

“要攻擊，”剛斯跟着說道，“兩個鐘頭里要是我們不

把这个蝦蟆窠毀掉一半，那才是有鬼呢。”

他也一样，信心并不那么大。还是第一次呢，他的内心中感到恐懼：在这个龐大的敌对的陣营前面，他不得不考慮到他手下的人，虽然有着很好的武器，但是数目相差太远，是会被打垮的。可是事已至此，不得不向命运掙扎。他們兩個人走到他們的兵士面前。

“分成三隊，”剛斯吩咐道，“席林，你到集中营外面，正对着醫療室的地方去；你呢，克萊茵特，你攻击点名廣場的后面。我，我在这里；我从大門那里攻击。我留二十个人，你們每个人帶十五个人去。十分鐘之后，我吹三下哨子，这就是攻击令了。”

“希特勒万歲！”

三隊人已經准备分头走了，山里站崗的人叫了起來。剛斯回过头來，第二个哨兵急忙地从山上跑下來。兩分鐘，那人上气不接下气，跑到了剛斯面前說：

“美國人來了！”

“不可能吧，”剛斯嚷叫道。

他又重新感到狂怒。假使他不需这些兵士出力，他是要抽打这个不幸的报信人的，他不能相信这件事。

“真的，上尉，”那人又說道。“我們数了一数，有六輛車子。”

“一輛坦克也沒有嗎？”

“沒有。”

剛斯呆着不動，他的整個身子像一堆東西似的按放在兩隻緊張的腿上，他思索……一剎那後，他的臉孔發着光，露出一個苦笑：

“克萊茵特，我們等着他們來吧。他們從來還沒有與黨衛軍正式碰過頭呢。他們只在萊茵河上與那些老廢物打過仗。今天讓他們見見世面。你以為怎樣？”

克萊茵特，尊敬地立正，敬了個禮。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一舉動是出乎意料的，那是他不同意他的看法的表示。剛斯懂得其中意思。

“你以為怎樣呢？”他重復道。

他的聲音變得溫和了些。克萊茵特的類型是他理想的兒子的類型——高個兒，略為瘦一點，肩膀寬闊，臉兒方圓，青灰色的眼睛。他對他可以格外寬恕，剛才的態度換上任何一個人他都不能容許的。

“讓美國人跑進集中營好啦，”克萊茵特答道。“我們並不想同他們打仗。主要目標是銷毀這個集中營。我們不讓他們看見，我們先躲藏起來。大家就會以為我們不見了，跑掉了。那些狗東西想像以為他們自由了，裡面一定亂起來，美國人一定不會在這個骯髒的地方過夜的，我們就可以在黑夜裡攻擊他們。這些王八羔子就可以看一下美麗的烽火！”

剛斯的苦笑不見了。他臉上露出一縷愛撫的曙光，他伸手摸一下克萊茵特的腰帶——這是他的親愛的表

示。

“好計策，小家伙，戰爭遭到這樣的結局，對你這樣的人真是可惜啊！”

他又重新回到他的部下面前說道：

“全體回到我的山庄里去。有什么警報，我們就退到山里去。未來的工作還多着呢。”

剛斯和克萊茵特在陽台上注視着下面的一長段道路。

“防不勝防，”剛斯說道，“我應該在陽台上按置一挺重機槍，這對我們是有用的。”

“是的，上尉。”

克萊茵特拿着望遠鏡偵視着道路。山谷里，在強烈的陽光照耀下，是一片鮮艷的顏色；山脚下，松林上已經沒有積雪了；那新生的嫩綠枝芽閃閃發光。他們望得見的道路，只有一公里多長，其餘的就看不見了。這個時候，正有裝甲偵察車走上來，山坡很峻峭，剛斯與克萊茵特所得見开着快速度的汽車的馬達聲。在集中營里，俘虜們也聽見了汽車的嗚嗚聲。隱約地有喊叫聲升起來。剛斯想像是那些跑出集中營外面來的人，他們是來探望這批不知是友是敵的新來的人的。

“看啊！”克萊茵特說。

車子從森林中出來了，在那陽光普照的白色的道路



上行駛，車上的鋼板亮得耀人的眼睛。剛斯無須乎用望遠鏡，他的眼睛像野貓一樣。他數着——六輛，剛才那哨兵看得很准。是些裝着重機槍，敞着篷的吉普車。

“我不懂，”他喃喃地說。

每輛車子里，最多不過三四個兵。

“我們本來可以把他們擋住的……克萊茵特。”

他的聲音並不含有失悔的意思。但他終于怕克萊茵特不高興，馬上補充一句：

“我一點也不怪你，克萊茵特。相反地，這樣更好，你的計策真是最好沒有了。”

集中營的嘈雜的喊叫聲越來越大。那些爬在樹上的俘虜們已經看到了美國人。狂呼的聲音起來了，那是一種瘋狂的巨大的浪濤聲，在無可限量的瘋狂中，那聲音由于神經過度的興奮，尖銳得像是女人的狂叫。剛斯嘲笑道：

“今天晚上，我們會使他們安靜的。”

剎那間，他幻想到那些木屋在黑夜中燃燒起來了的情況。從山上面看下去，他似乎已看到每一幢木屋變成一只熔爐，射出一團團火焰，把森林照得通亮。他甚至想像到從那一萬五千人的身上，蒸發出來的烤豬般的气味。

“克萊茵特！克萊茵特！”

“嗯，上尉，什么事？”

“沒有什麼，克萊茵特。”

吉普車到了集中營門口。從剛斯的山莊上面已經看不見了。他們兩個人是根據馬達的声响來判斷那汽車前進的方向的。汽車沿着黨衛軍的食品倉庫轉了個彎。狂呼的声音更有力地從点名廣場上升起來了，這点名廣場上一定聚集着像螞蟻似的瘋狂了的人群。汽車進了集中營。國際歌從一萬個人的口中唱了出來。

“美國鬼子現在不知是怎樣的一個嘴臉呢？”克萊茵特說道。

“他媽的！”

剛斯從陽台的欄干上面，把身子向前彎着，听着那歌声，全身四肢都感到难受；他的仇恨越來越大了。他的喉嚨里感到一股胆汁似的苦味。再沒有比這個更大的羞辱了！他認為天不亮就可以消滅的這個集中營，竟然在兩小時之後，在光天化日之下唱起國際歌來。真是不能容忍的事！要是他沒有把握報復，他是寧願自殺的。

“忍耐吧，”他用一種沙啞的声音喃喃地說。

“是的，上尉。”

克萊茵特的声音在顫抖，他的憤怒與剛斯的一樣。

“今天晚上……”剛斯又說道。

“他們會得到果報。”

國際歌不唱了，另一個歌升上來了，声音小一些，唱的人少一些。剛斯一下子听不出來。

“馬賽曲，”克萊茵特說。

剛斯傻了，這真是不可想像的事，他回想過去在工作組里只要遇到法國人，就不問青紅皂白，隨使用他的馬鞭子打他們的臉。他特別憎恨法國人，自從一九一八年第一次歐戰他在都魯士當了俘虜之後。

“這些骯髒的狗東西。”

馬賽曲也不唱了。狂呼聲依然如故；可是這時狂歡的意義與剛才的狂歡有些不同了，現在是帶了一種節日的，市集的氣氛。所缺少的，只是一個樂隊。突然間，俘虜們沖出了集中營，像一陣浪潮似的。他們沖進了黨衛軍食品倉庫。站在山莊陽台上的剛斯與克萊茵特手裡的輕機槍的射程，本來是可以達到他們的。剛斯不能控制，就想動手，克萊茵特止住了他。

“你有道理，克萊茵特。”

他又把輕機槍放好。食品倉庫的門不到一分鐘就被沖破了，剛斯與克萊茵特聽到門倒下來聲音，和同時升起來了一片勝利的狂叫，俘虜們開始搬糧食了。他們把裝滿面粉或是麵條的袋子背在身上，一顛一跛地走出來，大家撞來撞去，他們懷中還滿抱著罐頭，有時掉下來，在腳跟前亂滾一陣。這時的景況好似一個搗毀了的螞蟻窠，大小螞蟻抱著螞蟻那逃走的景象。

“他們餓極了，他們會像豬一樣地吃着。今天晚上他們是不能抵擋我們的。”剛斯說着，又苦笑了。

“但願如此。”

克萊茵特比他的上級聰明些，他知道在這裡來搬運糧食的人群，雖然為數不少，但並不能代表整個的集中營。這一類人是不用害怕的——不是他們開槍打死了拉克與其他黨衛軍的。還有另外的一批人，雖然也餓，卻不那麼想到要吃。這些人就是暗地武裝起來的人；——克萊茵特知道，一旦發生戰鬥的時候，跟着他們背後走的，還有許多餓極了的群眾。

“听！”克萊茵特說。

情況有些不一樣了。儘管在整個的集中營里，以及在那些拿了糧食的人們走着的通路上，（這些拿糧食的人的後面，還跟着一群瘋狂似的人群）還充滿了叫聲，但集中營里到處有煙霧升起了。

“他們已經在煮東西吃了，”剛斯說道。他看了他下屬的聚精會神的臉孔覺得詫異。

“他們不在廣場上喊叫了。”克萊茵特答道。

“真的，”剛斯也覺察出來了。

一切都變了，剛才充滿狂叫聲的点名廣場，現在幾乎完全沉默了。這沉默也許是一種突然的悲哀，一種希望的幻滅的表現，在集中營中其他地方還在歡呼的人們，完全沒有覺察到這些情況。他們在沉默中，突然聽到重新開動的馬達的響聲。

這兩個黨衛軍——剛斯與克萊茵特，互相望了一眼。剛斯想要大聲歡呼，但卻辦不到。命運好轉過來了。不

可相信的东西竟然实现了。刹那间，两个人拥抱着，喘着气。毫不用怀疑了。一辆接一辆，美国汽车已把马达发动好，离开集中营了。他们听见车子重新经过食品仓库的声音。有些俘虏们呆着不动，不知所以，看着车子开走。克莱茵特把望远镜往眼睛上一放，他注视着这些车子将要经过的那段道路。

“看！”

一辆接一辆，六辆车子从树林中驶出来了。那车子使用着最高一级的速度，向前疾驶，不久就飞快地走下山坡去了。

“那非洲人和他们在一起呢，”克莱茵特说。

刚斯也使用他的望远镜望了一下。一辆接着一辆，六辆车子在那望远镜的光圈内出现了。

“还有俘虏呢。”

有五六个穿条子衣服的人坐在车子里。

“那是美国人的自己人。”克莱茵特轻蔑地说。

“别的人，他们都丢下不管了！”

他们又面面相觑，眼睛里露出万分的欢乐。

“我们的任务，克莱茵特，”刚斯喊道。“那就是在夜间两点钟之前要攻击。”

### 第三章

只要几个鐘头就足够把集中营的面貌改变得使人認不出來了。一轉瞬間一万五千人重新找到了生活，恢复了人的意識，这确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一切事物的演变，实际上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生与死的差別，僅僅是一口气；牢獄与自由之間，只不过間隔了一扇門罢了。五十下槍响，二十个党衛軍像木头人那样倒了下來；拉克剛意識到要利用他的手搖机关槍的时候，已在喊叫着的人群的压迫下倒下來了，这一切只是几秒鐘的事，但一万五千人却因此而獲得了自由。

天蒙蒙亮的时候，还只有地下組織的几百个党员，知道这一天將是他們最后的战斗的一天。其他的人，虽然在隊伍走向点名廣場的时候听到消息：“隧道里埋了地雷！隧道里埋了地雷！”但还不相信。其中有几千个人認為是謠言，因为他們是把紅軍到了柏林和希特勒已經死了，这样的事实也当作謠言的。

只是几秒鐘的光景，一切完全变了。一貫压在人头上的秩序被推翻了。使人欢乐到發狂，也使人憤怒到發狂。那是身体受了千百种痛苦后要求偿还的瘋狂，那是要为同志們报仇的意志的瘋狂。一群群的人們冲到已死

的党衛軍的身上去，踐踏着拉克的尸体，因为他連受一下苦的時間都沒有便死去了，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另外有一些人把目標轉移到那些刑事犯身上，這些刑事犯，有的受人群的踐踏死了，有的四肢被人們撕裂死了，這是受他們迫害的人唯一的公道措施。那些受難者三四個人合起來抬着一塊石頭扔到已被打倒的殺人凶犯的头上去。

這瘋狂狀態延續了一個鐘頭之後，全體的俘虜們才意識到一個新的生命確實在開始，必須要對得起這個新的生命。頭一陣憤怒停止以後，大家發現他們中間有人帶着武器，並且依照軍隊的形式集合在那裡；那是一種他們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一種反映他們的希望的力量；這個几乎是出人意料而又被人期待着的地下組織在光天化日之下湧現出來了。本來是同難的兄弟，但他們現在却以領導者的身份講話了；那是從苦難的行列中產生出來的真正的領導者。他們在下命令，他們的聲音是從內心裡發出來的：“同志們，全體到號房裡去。”“同志”，這個長久失去了又重新找到的夢一樣的名詞，像剛從山的幃幕中透出來的春天的太陽一樣的美麗。人海湧進了木屋，彼此都充滿休戚相關的情緒。一個新的命令發布了，通道上的障礙物就架了起來……

美國人來了。當時很多人認為他們重新感到的恐懼

已經是沒有理由存在的了，認為鬥爭已經勝利，新的生活已經實現了。國際歌由重新集合在点名廣場上的群眾口中奔放出來，他們讓開一條路，讓排成三個三個一隊，前面拿着用布作的法國的三色旗，唱着馬賽曲的法國人通過。有一些人站到吉普車上去，撫摸着美國兵士的鋼盔，有一些人吻着汽車的護泥板。美國兵在這樣海一樣深摯的感情與酬謝的前面感動得哭了出來。他們對伸向他們的許多只手，拋出了他們的香煙與橡皮糖。有人把一具瘦得像一條淹鯊魚的十歲孩子的屍體抬了過來，作為黨衛軍殘暴的鐵証。因而，有一個美國准尉，臉上流着淚喊道：

“看守你們的人到哪里去了？他媽的，讓我來打死他們兩三個。”

大家像浪潮似地一陣一陣地涌了過來，要看看他們的救主，他們覺得這些美國兵是那樣地強壯，美麗，簡直像自由之神。在愛的瘋狂中，人群終於退了下來，一堆一堆的在集中營的通道上休息，他們終於能够在太陽底下自由地暴露他們的慘象了。

那些跑出集中營，去奪取黨衛軍食品倉庫的隊伍回來了。他們拿着一袋袋的面粉、麵條、香腸罐頭、肉末罐頭，好似被上帝派來向各信徒施舍聖物的先知一樣。一種無比的歡樂在他們的眼睛里燃燒着，這歡樂和重新獲得的自由的歡樂連成一氣，真叫人不知道怎樣表示才



好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不久就可以有东西吃了，知道飢餓的人今后可以一飽了。在厨房的地窖里發現了一个地方还保存了許多白薯，只是这些白薯已經有一半腐爛了。那些可憐人竟然生的一口一口地吃起这些白薯來。有些人對他們叫道：

“別这样吃啊，这样吃要脹死的。”

可是这其中的好几千人，在自由的沉醉中，几乎連生命也不当一回事了。在这么久以來总以为死了也还是个餓鬼，現在有得吃，吃了再說，別的都顧不得了。另外一些人，較為理智一些的，三五成群地圍着火，每个号房門口都有戳破了洞的面粉袋和面条袋，他們尽量地取出來他們需要的面条和面粉。他們把三角叉交叉着放在火上，上面吊一个飯盒。他們重新使用人类已經遺忘的那种原始动作，过起最久远的时代中某一时的生活來。由那干燥的木塊燃出來的火焰，就是他們活躍起來的象征；在盛滿了水的飯盒中煮着的那一把面粉，就是他們的羹湯，他們好像從來也沒有吃过那样好的湯，比在童年的时候，在烏克蘭，多尔多尼或摩拉維亞鄉村中，他們母親給他們做的任何的湯要好吃得多。他們的鼻孔开了竅；喉管里塞滿了口水

远处不时傳來的慘叫声冲破了这野餐的喧嘩——在木屋的角落里，一个刑事犯被人發現了，他在兜捕他的人羣面前东逃西竄，可是他跑不上几公尺远，圍攻他的人

群，就越來越密集了。那個看守隧道的警察被人抓着了，一轉手間人們就把他綁了起來。最適當的刑法早給他預備好了。十來條膀子把他抬到尚未熄滅的焚尸爐上去。那爐火還熱得足夠把他燒死。他在送進焚尸爐用的鐵皮車里，作了最後一次頑抗，他在慘叫聲中滾進了焚尸爐。

太陽在天空中升起。它在通道上散發着熱量，它的光綫穿過松樹的丫枝，使這些丫枝宛如發光的齒形雕刻物，它溫暖地包圍着那些受難人的身體和他們的衣服。有些人躺了下來，因為吃得太快，打着噎。另一些人，幾個星期以來，大家以為他們已經沒有思想了，現在竟然又開始談着他們的愛人，孩子與他們的母親了。一個法國理髮匠發現了剛才同他一起喝湯的蘇聯人也是個梭脫西地方的理髮匠，他哭了起來。

美國人將離開集中營的消息傳出來之後，驚慌的氣氛籠罩了大家，接着又得到消息，說黨衛軍依舊藏在集中營的周圍，而且剛斯還是和他們在一起，恐懼又陡然增加了，像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到了人們的心里。可是這種驚懼一轉瞬間就沒有了，大家的眼睛都轉到那些帶着武器在集中營走動的一隊一隊的俘虜身上。就在當天早晨大家都已親眼目睹過他們的身手了，就是他們才能夠扭轉乾坤。每一個人已經清楚地了解他們了，大家也還記得幾個月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無可責備的。他們偷送麵包，支持病人，設法不使大家挨打。現在大

家知道應該絕對跟着他們在一起。因為在他們心底深處有着深切的感情；這種感情是剛斯，克萊茵特，席林所不能体会的——世界上任何力量不能戰勝那些了解自由的价值的人們。

美國人去了不到一個鐘頭。頭一批黨衛軍，手里拿着噴火器，對着集中營大門沖來，遭到了一排槍彈，有一個倒了下來，無疑地是死了，他並沒有發出什麼叫喊，其餘的就退走了。過了幾秒鐘，又有一批黨衛軍從点名廣場的對面沖近集中營。那里只有一個俘虜在站崗，他開槍，只打了一响，沒有打中，但是黨衛軍也退却了。集中營的周圍又重新沉寂了。

“不要麻痺，”貝特羅說，“他們是來試探一下的。再過一兩個鐘頭，就會有大規模的攻擊了。”

在這個地方守衛的有三個西班牙人，他們站崗的地方是從第一號號房到醫療室的第一間木屋那一条路的中中央。他們俯臥在草地上，透過鐵絲網偵視着從樹林起一直伸展到黨衛軍營房的那塊空地。貝特羅是隊長。圍着集中營一圈，每隔一百公尺，就有這樣的一小隊人埋伏在那里。一個敵人也不見出來。一只松鼠在草地上跳躍，像一個皮球似的一跳就跳到一棵松樹的樹幹上去了。

“在這個鬼地方我還是頭一次看到松鼠呢！”安東尼奧說。

“那是因为出了太陽，今年头一个好天。”貝特罗答辯道。

“要是我捉到一只，我就把它烤着吃了，”安东尼奥又說道。

“我可不，”馬拉加說，“太美了，吃了可惜。”

馬拉加的藍色的眼睛在微笑中睜得大大的。他的兩只手肘撐在地上，下頷托在手掌里；牙齒中間嚼着一根草。

“我吃了一頓上好的面粉湯，至少有兩公升，”安东尼奥又說道。“真舒服，肚子里暖和得很。”

“已經不是談这些的时候了，”貝特罗說道，“我們到这里來是打仗的。”

他說話時帶着威嚴的口气。貝特罗是以前西班牙共和政府軍的上尉。

“你說得對。”安东尼奥承認道。

馬拉加總是微笑着，他不再听他的同志們說話，他的內心里有聲音在對他自己說着話呢，他時常是这样的，脫離他所處的環境而作種種幻想。他有幾個同志認為他這樣的分心，是由于他在戴呂哀戰役中受了傷的原故——在那次戰役中，在攻擊佛朗哥的一個戰壕的時候，他的額頭的正中央挨了敵人一槍托子，現在還看得出那個傷痕呢。其實，愛幻想是他本來的性格。他的朋友們叫他馬拉加，因為他是生在馬拉加那個城市的；有時候

也叫他作“歌达多”<sup>①</sup>，因为一有机会，他就爱唱，他的歌声热烈而又有点粗野；一听见他的歌声就令人想起西班牙的反抗精神与尊严，于是他的朋友们就模仿着他的样子，唱起那歌曲的和声来。马拉加这个时候在微笑，因为他袋里放着四个手榴弹。另外还有一把钢刀插在腰带里，他没有其他武器了。他想起一九三九年正月，在巴塞罗纳近郊，他手里拿的那颗最后的手榴弹来，那一次他瞄准了，一扔就扔在佛朗哥的坦克的肚子底下与轮胎中间而爆炸开了，那辆坦克就着了火。

“小心啊，马拉加，”贝特罗说。“要随时看，别随时幻想。”

“不必为我操心，贝特罗。”

他依旧微笑着，他就是这样地热爱生命。世界上一切的美丽都是属于他的。他个子小，但是谁也不能说他瘦，因为他的骨骼长得很匀称。他那种亚拉伯式的高贵的态度，侧面看来像一枚徽章上的浮雕的棕色的面孔，宛如北方海上的海员们的蓝色的眼睛，这一切他在什么地方带来的呢？

“不必为我操心，”他重复说道，接着很低很低地哼着一只西班牙南部亚达鲁齐省的曲子。突然间他不再微笑了。脸色变得沉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里浮现出极大的憂

---

① 歌达多 (Cantator) 系西班牙文，“歌手”的意思。

郁的神色，在他嘴唇上吹着的那个曲子是他的朋友，他的“比兄弟还亲的人”伊都尔伯的最喜爱的曲子。他也是个亞达魯齐人，个子矮小而瘦弱。两个人都是从十七歲就到西班牙共和政府軍里当志願兵的。他們一起在战地的一个学校里学識字，一九三九年二月越过比利牛斯山界的时候，两个人又遇見了，在阿尔齐萊斯俘虏营里，两个人总是在一起，一起因寒冷而發抖，一起尝到飢餓的苦痛，一起受到胖得像大水缸的法國憲兵的踢打，一九四〇年末貝当把他們交給希特勒的时候，两个人又是在一起，两个人又一起遭遇着納粹集中营中的恐怖和殘暴。

“命令是明确的，”貝特罗說，“一遇到攻击就要坚持到底。这样我們可以更好地估計敌人的力量。这是參謀部的決議。”

他說“參謀部”的时候，帶着一个長官对上級的尊敬的口气。几个月來，他已經知道有这样一个參謀部存在了。

“等待美國人再回來嗎？”安东尼奥問道。

“他們什么时候來，就什么时候來。目前我們只能靠我們自己。”

馬拉加总是不听他們講話，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不思他的朋友伊都尔伯。他們两个人过去談得那么多，談着这个自由，現在馬拉加滿腔呼吸着的自由；他們一起夢想有一天回到充滿無花果与葡萄气味的亞达魯齐省

去，吃着用橄欖油煎的茄子。可是伊都尔伯死了，馬拉加想到这里不禁激動起來。

“你怎么啦？”貝特羅問道，“你看見什麼嗎？”

“沒有。”

他在罵人，因為他想起了那個婊子養的漢斯。

漢斯毫無理由地把他換了一個工作組。伊都尔伯原來在隧道中作電氣匠，可以說是比較好的位置，同時這也是一件合理的事。西班牙的俘虜死得太多了，沒有死的幸存者應該有權利做一些比較安穩的工作。伊都尔伯的死對於地下組織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但馬拉加現在先不思考這些，他記得的是六個月前的一個晚上，黨衛軍問漢斯要十個人去薩爾斯堡清除那些未曾爆炸的炸彈。漢斯就毫無理由地把伊都尔伯的名字也列入這十個人裡面。天沒有亮，伊都尔伯同另外九個俘虜乘着卡車去了，這一去一個也沒有回來，連進焚尸爐的權利也沒有呵！

“你幹嗎這樣不安靜？”貝特羅問道。

“我有一個意見。那邊號房的角落里一個人也沒有。你看。黨衛軍如果從那里爬過來，我們會一點也不知道。”

“對。但这里是受攻擊最危險的地方。我們三個人不算多。”

“還是讓我到那里去轉一圈吧，有一點動靜我馬上就

回來。”

“你要去就去吧。但是要小心。從外面可以看得見你，留兩個手榴彈給我。”

馬拉加爬着去了。他又微笑了。他有他的主意：到了那號房的角落上，他就會站起來，往前邁上四步，他就可以看清楚秘書室裡的一切情況。他急需知道漢斯怎樣了，想來他一定死了，假如說像他這樣的人也可以說“死”的話。他比黨衛軍更惡劣，是個刁惡的膽小鬼。馬拉加繼續爬着，他還能聽到他背後的兩個同志在說話。

“美國人要趕快回來才好呢。”安東尼奧說道。

這句話馬拉加覺得奇怪，可是他在这時候整個心思都在回憶着伊都爾伯，想不到旁的地方去。

“別操心，”貝特羅答道。“今天早晨，我們拒絕到隧道中去的時候，美國人並沒有來呀。”

馬拉加听不到說話了，他到了那號房的角落上，又重新在木屋的背後看到了集中營的內部。火的旁邊還是圍着人；但是人們不是單單只想到吃了；每個人都拿着一種武器——一根馬馬虎虎的棍棒，鐵棍子，一個削尖了的木頭。被解放了的人們的第一個意志，就是保衛他們的自由。馬拉加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一堆一堆的人包圍着幾個講演的人；這些講演者，有的講的是俄文，有的是南斯拉夫文，有的是法文；他們的聲音透過樹林傳到馬拉加的耳朵里。



馬拉加奔向秘書室去，門半掩着，一推就開。屋子裏秩序井然，見不到一個人，剎那間令人想到外面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好似夢中的景象一樣。馬拉加站在門檻上，心里忐忑不安，他看見排列在架子上的卡片匣，堆疊在桌子上的文件，都依然如故，毫無變動。

他叫道：

“這裏沒有人嗎？”

聽不見回答的聲音。到哪儿去找漢斯呢？馬拉加知道這個屋子住了三個人——馬爾賽與賈蘭，還有漢斯。三張床上的被子都疊的好好的。賈蘭，他早晨見過他，腰間插着手槍，上衣的袖子上纏了一塊紅布。他是參謀部的負責人。這個捷克人，他是個好人；馬拉加是知道他的。關於馬爾賽，從來還沒有人說過他什麼壞話。不過這家伙終究是個怪物。對於他，馬拉加一點也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什麼。唯獨漢斯同他有關係。可是今天早晨他所碰到的所有的俘虜，都不能給他一點消息。他之所以忐忑不安，說起來就是這件事。

當然羅，要清楚地知道這幾個鐘頭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和當時所有被打死的那些壞蛋是非常困難的。不過假使是漢斯被殺死了，那末這個新聞一定會像一條火藥綫似的傳播開來。這個殺伊都爾伯的凶手究竟哪里去了呢？

“沒有一個人嗎？他媽的！”馬拉加又叫道。

他突然一跳，他好像觉得有一个人 在动——不 是——是他神经过敏。他走进屋子里几步，血腥气味充满了鼻孔，而且还是一种新鲜的血腥气味。他用眼向四周望了一下。绝不会错，一定有一个死尸在这里，而且在很近的地方。一下子馬拉加发现了有一张床的被子底下蒙盖着一个身体。他走向前去，气味越来越浓了，他把被子一下拉开，果然那就是漢斯。

馬拉加感到一阵恶心。漢斯仰着面躺在那里，因为害怕而变了样的脸上表示着那种卑污相，他那大大地睁开的、还有点亮的、好像还在哀求人的眼睛，看起来真叫人恶心。

“浑蛋！”馬拉加说。

对于这块死肉，他心中感到非常的轻蔑与无比的厌恶。在他的记忆里，他还没有见过这样肥胖的死尸呢。是谁把他杀死的呢？那把带把手的刺刀，还一直插在他胸膛里面没有抽出来。因为这个关系，血流得不多，没有能渗透那床褥子。

馬拉加呆望了一会那副死尸，他突然觉得他整个胸部作痛，他顿然觉得诧异，跟着他就明白了，他觉得痛，因为不是他杀了这个凶手，因为他没有能够亲自替伊都尔伯报仇。他出了屋子，跑到那屋子的角落上，俯卧在草地上，他重新回到了貝特罗与安东尼奥那里。

“你干了什么啦？”貝特罗问道，声音略带怒气。“我

們叫你啦，你沒有回答。”

“漢斯死了，他是被人殺死的。”

“那又怎麼呢？不是最好沒有嗎？你不該哭喪着臉啊。”

“我是想去殺他的，因為伊都爾伯……。”

馬拉加直躺着，俯臥在草地上。

“可憐的伊都爾伯。”安東尼奧說道。

貝特羅伸下手臂來，放在馬拉加肩膀上。他沉默地呆了一會。伊都爾伯活在每一個人心裡。

“主要的是把漢斯殺死。同志，你可以自慰了。你現在還有工作呢。你被參謀部指定今天下午要你出去出擊。”

“我要是能親自報了這個仇，我多驕傲啊。”馬拉加又說道。

可是他的思想已不在漢斯身上了。

“聽我的，我的天，”貝特羅又說道。“是參謀部派來的人在找你。你應該半小時後到点名廣場雅克老伯的木屋的門前去。”

“你知道我該做什麼事嗎？”

“知道，從醫療室背後，走過山路，從背後出擊，襲擊黨衛軍的背後。你們將有五十個人，都是身體最堅實的弟兄。你的運氣真好。”

“這樣可以使我換換腦筋。”

馬拉加又在微笑了。

“这使我想起在西班牙的战争。”他又說道。“你把我的兩個手榴彈还我。”

## 第 四 章

裝甲偵察車，坦克車，輸送車，滿載步兵的卡車，村庄上全是这些东西。美國兵把巧克力糖和一串串的糖果丟給那些毫不害怕，走向前來的孩子們；对着那些在双層窗后面，掀开小紅方塊格子窗帘偷看熱鬧的姑娘們，他們報以飛吻。老头兒与老太太們還不敢露面。在这种时候，老人們想起那些像片还挂在臥房牆壁上的战死的孩子是万分悲痛的，这种毫無意义的災禍早已把他們的心揉碎了。

在村庄的廣場上和進出口的地方，高射炮还是擺作瞄准的姿勢，大家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屋子里的，和美國兵車里的無綫电收音机不是都在报告盟軍勝利的消息嗎？前一天，这个村庄的主要街道的那塊路牌：“希特勒街”已經去掉了。那时候还集中在村庄的德國兵，現在都不見了——他們在美國摩托車部隊的押送下，快步走到山上為他們准备的俘虜營里去了。那些有机会穿上老百姓的服裝的，也只得把門窗緊緊关上躲在家里不敢

出門了。

馬尔賽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多的武器，整潔干淨好像是預備來檢閱似的；開車的一天到晚做的事情就只要把車子擦得干干淨淨就得了。只有汽車，卡車的輪子，輕坦克與鉄甲車的鋼帶略為染上了一些泥污罷了，那是因為山路上的雪剛溶化了的緣故。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污迹；一切都是舒適與豪華。正對着馬尔賽的面前，坦克車的鉄甲上畫了一個穿着游泳衣，正在送飛吻的女人。

馬尔賽站在村庄里最豪華的旅店的第一層樓上的客廳里一扇窗子的後面，望着這個場面出神。他是兩小時之前就到这里來的，同來的有那個非洲人和另外的五個俘虜；美國先頭部隊的隊長把他們從集中營里帶到这里來，請他們坐在一張桌子上，上面堆着滿滿的幾乎堆不下的食品，每個人除了吃了烤肉之外，還嘗到了各色鮮果——橘子，無花果，香蕉，真像天方夜譚中所說的飯后小品一樣的美好。

那房間的天花板不高，伸手可以摸到屋梁，那梁上挂着一些銅器，木制的假瓶，穿了五顏六色彩衣的玩偶，以及一個帝羅爾山鄉村旅館所應有的一切陳設。窗子是關着的。那個美國軍官，一方面祝賀他們好胃口，一方面又說道：“希望你們在沒有受到‘機要處’的詢問之前，不要同任何人聯系。再說，審問也不過是一種簡單的形式，審問後，你們就可自由了。”

当然罗，真正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可是自由这个词使马尔赛感到不舒服。当马尔赛坐在汽车里，那些歌唱着马赛曲的人们，他们才是自由的人呢。他却不能算是自由了。吃完饭之后，三个机要处的军官走进房里来了。三个人都穿得极为整齐，微笑着露出他们整齐坚固的牙齿。其中一个担任指挥他们的上校，是个身高体胖的人，几乎同马纽斯一样，胸部上一排排的奖章，一共有六行之多。他们亲热地握着俘虏们的手，也握了那个非洲人的手。他们开始审问了，他们先问一直同他们坐在房间角落上一张桌子周围的那个捷克人。捷克人答话的声音很低；上校点着头，表示同意，一面将一只短桿大斗的烟斗从袋里拿出来，一大口一大口地抽着。其他两个军官做着记录。

站在窗子里面的马尔赛有着窒息的感觉。太丰富的食物使他的胃囊沉重，喝下去的兩杯酒也几乎使他有些飘飘然失去自主，那是一年多来第一次喝的兩杯酒。不过最不舒服的，就是那关着的窗子，他没有权利开窗，这使得他的喉管感到紧缩。窗槛外面放着一排花盆，里面的水仙花的花苞马上就要开花了。马尔赛所想像的战争结束后的景象与看到的这一切完全是两回事，尤其是他眼前的这支军队，那坦克上竟然还漆了一个穿游泳衣的女人。

“走了五十公里，我们一枪也没有放过。”这是到集中

營去接他們的，坐在一輛吉普車里的一個尉官說的話。

一点也不像是战时的景象，而是一种不合理的，出乎意料的，極可笑的奇怪的景象。那些并不把战争放在心上的士兵們一心一意地在找姑娘們來开玩笑。那非洲人也走到窗口來了。他站在馬尔賽旁边，贊賞道：

“即使是在非洲，我們也從來沒有过这样好的东西，”他說道，“这真是文明的力量。”

馬尔賽不加回答。他想起一九四〇年法國潰敗的時候，他也像这个德國人<sup>①</sup>現在对待他本國悲慘的遭遇一样地無动于中。他始終有窒息的感觉。現在有一班人，正处在和他在一九四〇年所处过的地位一样，尽管馬尔賽已不願意再陷入一九四〇年的地位，但他却不得不和这班人分享他們的自由；在这样的自由中，他是沒有快乐也沒有驕傲的。

这个时候，美國兵里面好像起了一陣意外的騷动。接着，大家就靜了下來，仔細地听着。馬尔賽走近窗口，他的耳朵凑着窗子那么近，以致他感到凉气。他好像听到了远处傳來的槍声。

“山上在打槍呢，”他說道。

非洲人皺了一下眉头。刹那間有厭煩的樣子，接着聳了聳肩膀。

---

<sup>①</sup> 这个德國人就指的是非洲人，見前85頁註<sup>②</sup>。

“噯唷！”他說道，“有一些零星的黨衛軍不願意作俘虜……”

馬爾賽覺得他說這句話真是自欺欺人。

“沒有什麼關係，”非洲人又接着說。“你看，連這些兵士，他們都漠不關心。”

一個美國兵拿出一只五弦琴來，他跨在坦克車的頂塔上面，彈着那面琴，一面還嘶開嗓子唱了起來。

坦克的周圍頓時圍了一群人，和着調子合唱起來。盛會開始了。年輕的娘兒們的歡樂的叫聲從樓底下傳達上來，接着不久，就聽到一種沉重的歌舞聲和打拍子的手掌聲。

馬爾賽也不往下說了。事實上，稀落地打幾聲槍响也的確值得詫異。他覺得集中營方面的事是可以放心的，他想起美國人來時集中營中那種輕鬆活潑的情況，他想到由他的同胞們唱出來的那只感人心弦的使他流淚的馬賽曲，這樣的回憶存留在他的心中，使他毫無憂郁的情感。他沒有一秒鐘的懷疑，他以為那些黨衛軍見了美國人來，一定全都逃跑了。一陣一陣的，他認為一定有一些最先出來的俘虜，會從集中營走到這個村庄里來。他急于要那“機要處”的詢問快點結束。他就可以跑出去，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玩一下，甚至一起回到集中營去看看。要把這萬把個俘虜遣送回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同美國當局的关系是可以使這件遣返工作進行得快一點的。



“他們总不能把我們留在这里过一整天吧，”他對那非洲人說道。

“我不知道。”

非洲人很想躲避這些問題。他啊，他可并不急于要那詢問早些結束。他顯然像一個有着遠大希望的人似的對他的新環境感到滿意。他的臉兒活像一個發了橫財的商人，唯恐說出一句不妥當的話來。馬爾賽想起他們初次會面的時候，這位非洲人說的話：“我們的朋友，他們是在共產黨組織里的活動分子……你可以想像到將來他們所能對我們的貢獻。”這一類朋友，現在都到這里了——兩個捷克人，一個南斯拉夫人，兩個德國人，总算還好，馬爾賽心想，馬紐斯被殺死了；否則，這時一定不止五個人了。不過這一類朋友中，無疑地還會有像他那樣的人——寧願美國人找不到他們的踪跡。這五個重新墮入特務魔掌之中的俘虜，又將被迫重去做些什麼樣的壞事呢？

“我不知道留在山上的那些人，現在怎麼樣了。”馬爾賽說道。

非洲人以譏諷的眼光直睇着這位法國人：

“這件事真的使你不安嗎？”

馬爾賽暴怒道：

“那里面還有我的朋友呢。”

非洲人聳了聳肩膀：

“對啦，毫無疑問的，待會兒要問你的正是這件事。”

假如‘密斯脫約翰’現在同我們在一起，我們的人一定要多的多。”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真無聊。”

“也許是無聊！”

非洲人離開了他。馬爾賽的暴怒一下子降了下來。難道要責備他不該殺死這條蠢牛馬紐斯么？這個穿着德國非洲遠征軍制服的美國特務是不是對於馬紐斯死得奇怪這件事，寫了一個對馬爾賽不利的報告呢？而當時對於馬紐斯的死，馬爾賽只是向他作了一些空泛的解釋。

馬爾賽從來也沒有感到過這樣的孤單，剎那間他自己埋怨自己不該離開集中營。但是他除了這樣做之外有什麼旁的辦法呢？不管怎樣，他也許該向美國特務機關作一個報告。不過這樣也無非是把他和他們破裂的時間延長一點罷了。他回到放在房間中央的桌子面前坐下，拿起一只橘子來，並不想吃，他機械的用指甲剝着皮。樓底下的歌舞聲傳上來。一個女人的尖銳的歌聲，唱着一只帝羅爾山曲子，她那“啦，伊嚕，伊嚕，伊嚕……”的聲音，像要戳穿天花板似的，壓倒了鞋子在地板上轉動的沉重的跳舞聲音。馬爾賽發覺在心底深處有一種煩惱。這煩惱加重了他那先前的窒息感覺。他無法確定究竟是為了什麼。“山上的那些人怎樣了呢？”他總是這樣想着。這思想宛如一只釘子深深地釘在他心裡。另外那幾個同他一樣坐在桌子周圍的俘虜——此後是不能稱他們為俘

虜的了——默默地抽着烟。馬尔賽用眼睛來找尋他們的目光。他們都迴避着。他們是看到他的目光就感到慚愧呢，还是害怕和他的目光接触呢？兩個德國人之中只有一个，不躲避他的目光。这个德國人，以前馬尔賽常常看見他同賈蘭在一起。沒有問題，他對俘虜們的地下組織是很清楚的了。在他的眼睛里，馬尔賽發現有一种懺悔的表情，同时又好像在对他示意，要他謹慎的意思。

剝去了皮的橘子还是在那碟子里，他神經太緊張了，一片也不想吃。也許他是不應該喝那兩杯酒吧。在那飯廳的角落里，第一个捷克人的詢問已告完畢。一个軍官把文件安放到皮包里去。那位上校站了起來，面帶笑容。他把那个捷克人送到飯廳門口，那里就是走下樓去的大樓梯。他現在高声說話了，滿意的樣子。

“不必考慮馬上去布拉格，”馬尔賽聽見他說道。“到瑞士去休养几个月对你是有好处的。”

馬尔賽心里的煩惱益加厉害了。由于这个上校的身材龐大，他覺得他簡直就是馬紐斯。他走起路來，也是兩只胳膊垂直的。那个捷克人顯得很幸运能够被詢問完畢。在这类的玩藝中，誰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譴責的。

“密罗斯·斯伯尼爱尔，”有一个軍官叫道。

第二个捷克人就站了起來，把他抽着的雪茄烟在碟子里压熄了。

“山上怎样了呢？”馬尔賽总是那样想着。就在这刹那

間，他想起了那非洲人的另一句話——“他們有十二支步槍，三十支手槍，將來會有戰鬥的。”他在他的椅子上坐不穩了。他又重新走到窗子那面去。

街前的景象還是那樣。那個騎在坦克頂塔上面的美國兵還是在彈着他的五弦琴，還是在粗聲粗氣地唱着歌。他微微地搖晃着腦袋。無疑地他是正在模仿一個喝醉了的人的樣子，他唱出的歌一定是很滑稽的。那些兵士在坦克的周圍集聚着，現在中間已有年輕的姑娘們混了進去，她們都張開了喉嚨大笑。馬爾賽感到很不舒服。

“我請求你，你得要謹慎呵，”他身旁有一個聲音在這樣說。

幾分鐘之前和他交叉過眼光的那個德國人走近了他。

“我想念那些在山上的同志們。”馬爾賽說。

“我知道。”

接着是沉默。街上，那個美國兵現在正彈奏着一支跳舞的曲子。有些兵士抓住那些年輕的姑娘們，拉她們一起跳着一支亂蹦亂跳的圓舞；其他的兵士們就向后退着來欣賞那裙子的活動。

“他們現在在幹什麼呢？”馬爾賽又問道。

“他們在戰鬥。”

馬爾賽聽到這句話好像挨了一拳，他覺得他自己好像已被人撕成了幾片；可是他的煩惱却暫時消失了。他

轉過身來，面對着飯廳，用盡平生之力叫喊道：

“山上還在戰鬥呵！”

“你發瘋了，”那個德國人咕嚕道，聲音又低又懊惱。

他並不是真的發了瘋，而是因為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不免着慌了，由於沒有早一點想到沒有及時地了解從關閉的窗子裡聽到的那槍聲的意義所在，他着慌了。那個德國人躲了開去，其他的人都驚愕地望着他。那兩個機要處的軍官停止了審問。那位上校站起身來，走到他的面前說：

“怎么回事啊？你喝多了吧？”

他強作一種歡笑的声音。

“不，先生，”馬爾賽答道。“我腦筋非常清楚。”

他生平第一次把理智的概念從腦袋中驅逐了出去。對於他，這是人的尊嚴問題。突然間他發覺兩個戴鋼盔的美國憲兵走了進來，他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進來的，可是他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他意識到他在完成一個人的行為——這種行為儘管無補於實際，但也是一種精神上的解放。兩個憲兵一個人站在一扇窗子前面，兩腿分開，兩手放在背後，是執行任務的姿勢。

“那麼，這是很嚴重的事了，”上校說道。

“是的，的確很嚴重。那裏在屠殺人，而我們在這裏袖手旁觀。”

那上校走到离馬尔賽五公尺处站住了，这使他想起馬紐斯也曾經在他面前这个样子站过。可是那个时候，他知道有許多人在暗中保护着他，現在呢，他孤單單一个人了。他只能單独一个人拿他的生命來作賭注了。

“有些事情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不能容忍的。”他又叫喊道。

在他的面前，上校把双脚交叉着，身子左右擺动，顯然要想給他一拳的样子。馬尔賽微笑着。这个人是个文明人，他比馬紐斯的办法更多，他不是那种打人的人，他是叫人打人的人。停了一会，那美國人还作着調和的努力。

“告訴我吧，”他說道。“我不了解你。”

他遭遇到的真是一件叫人头痛的事。

“你忘記我們是从集中营里出來嗎？”馬尔賽說道。

“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还有其他的人呢，那一万五千个人在那里呢！他們被遺棄在那里，放在要屠殺他們的党衛軍的手里。这难道是你这样做的嗎？”

調和已不可能了。一种異常的沉寂籠罩着那飯廳，樓底下依旧是沉重的跳舞声。只有那非洲人在那里冷笑。像閃电那样快，馬尔賽就看見那位德國人的眼光，他怀着一种奇突的感情望着馬尔賽，又是贊嘆，又是憐惜。上校把兩手在背后交叉放着，感到窘迫，他在躊躇是否該采取一个决定。他橫着走了几步。馬尔賽似乎看到他对

那个憲兵做了个手势；可是那两个憲兵却没有动。上校重新站到馬尔賽面前來說道：

“你也許說得对。可是集中营的事与我沒有关系。”

“与我可有关系呵。我在那里住了一年。”

“那么，今天早晨你應該留在那里不來才是。”

“我的确是應該留在那里的，可是來了我也不懊悔，否則我就不能对你說出我心中的話了。你怎么也不能讓他們屠殺……”

“我不是一个軍隊的指揮官。參謀处不把軍隊派到集中营去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們沒有力量管这件事。”

“你撒謊，是你在指揮參謀处。”

那上校又作了个手势。这一次，兩個美國憲兵走上前來了，他們一个人抓住馬尔賽的一只膀子，反扣到他背上。

“你丢尽了美國人的面子！”馬尔賽又叫道。

他对他自己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感到驚訝，他一听到自己能說這一句話，就發覺自己有一种連自己也不了解的偉大精神。足見他的思想并不是出于邏輯，而是純粹的反射作用。不过他懂得，要是这几个月來他沒有認識到生活的真諦，這樣的話他是說不出來的。

那上校直立在他面前，說着話。馬尔賽根本听也不听，他的眼睛以一种比恐懼更甚的厭惡之情直盯着这个在他眼前徒然动着的嘴巴。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飛躍。

他覺得他發現了一個新的恐怖，而且他还是第一个發現的人。可是這恐怖對他卻起了鼓舞作用，也許這就是他最好的遭遇吧？因為假使他剛才不敢發出他的憤怒，他就對不起那些在山上戰鬥着的人們，對不起那些曾經看重過他的人們。他也很了解，他這樣做是比和美國人破裂更壞，是真正的自己在找死，但同時，在他心底深處，他也明白他的憤怒的呼聲也許不致于完全無用，他比一個無名的犧牲者說不定有更大的成就，因而他感到一種絕望的歡樂。

有一個軍官走到上校那裏來。這個有着小孩面貌的金髮的軍官，站在这巨人旁邊，顯得十分文弱。馬爾賽聽到他的聲音的時候，覺得驚訝，昏沉沉的像是剛做了個惡夢。

“還是等一下好，”他說道，“這樣太累了。”

“不，事情比較嚴重。我們是在作戰期間……”上校反駁道。

他轉過身來對着那兩個憲兵，毫不留情地接着說道：“帶他下去！”

兩個憲兵拖着馬爾賽下去。集中營的一些幻景在他眼前閃過，他一點也不後悔。一點也不後悔，這是最重要的。他想起與漢斯在一起下棋，他重新看到讀着“在米拉波橋的下面，塞納河的水……流着”的詩篇的賈蘭的圓背，他重新看到俄國人、法國人、南斯拉夫人的表示



痛苦和勇敢的面孔。这些面孔，他是一直沒有忘怀的。沒有一个人会知道，連報紙也不会登載，有一个不願再作特务的人被美國上校处决了。

在楼底下，那个年輕的女人又重新唱起他的帝罗尔山的調子：“拉，伊嚕，伊嚕，伊嚕……”。就在楼梯口，一个憲兵在馬尔賽的兩只后肩膀中間打了一槍。他还以为背后挨了一拳头呢！

## 第 五 章

要走出那座森林，必須万分艰苦地走兩小时的上坡路。俘虏們攀着樹枝，你牵着我，我牵着他，在十分困乏中，小心翼翼地緊握着他們的武器，有时候还跌倒在滿藏着松軟的積雪的荆棘里面。对于一个餓了兩年，从未好好吃过的人，一支槍的重量是可觀的，再加上二十發子彈放在袋里，真是重得可怕，如果稍不留意，就会失去平衡。俘虏們終于筋疲力尽的达到了森林的尽头。从他們面前起，一直到山脊为止，全是一片白雪。由于山中的回声，爆炸声，輕机槍的咯咯声听得更清楚了。战斗在集中营里已經开始了一个时候。当他們未出森林，还掩沒在盖有積雪的松樹下繁草里的时候，那些槍声就沒有現在那样的听得清楚。

他們停了下來，並不因為戰鬥已經開始而感到不安。因為這場戰鬥是預料中的事。戰鬥早一些開始是有利的，這樣當俘虜們從背後去襲擊黨衛軍的時候，“攻其不備”的效果會格外的大。現在，須要整編一下力量。上山的時候有好些人支持不下去了。可以戰鬥的人只剩了三十五個。十五個人停了下來，眼睛發黑，耳朵嗡嗡作響。人們只得對他們說：“當你們感到舒服一些的時候，馬上趕下山去，下面用得着你們。”上山越高，大家越感到不舒服，同集中營比地勢的高度相差了有四百公尺。

“最艱難的事已經完成了，”約瑟夫·彭說。“現在只要沿着樹林邊沿下去就到了。”

這是他給俘虜們的參謀部提供的意見，他說，在山中的森林內，有一條為積雪所遮沒了的羊腸小道，通過這條小道，就可以從背後襲擊剛斯住的山庄。

伊凡看了一下他的表——（所有在打死的刑事犯與黨衛軍身上拿來的表都分給了俘虜中的軍事負責人）。

“我們必須在一小時之內進行攻擊。”

“差不多正是到達那里所需要的時間。”約瑟夫·彭答道。

“讓我們把精神振作一下吧。”

重新集合起來的三十五個俘虜，全都坐在雪上了。其中有幾個人渾身還在滴水，因為他們在爬上山坡的時候，跌在山澗水里了。

“当我想到我还从来没有机会爬过山……”馬克叫道。

他的声音明朗，說完时一陣大笑，把清澈而冰冻的空气都震响了。过了兩秒鐘，回声把笑声打了回來，虽然槍声在劈拍地响，那笑声还是十分清楚。

大家都像出于本能似地，一个緊挨着一个。

“我們自己应该从这里吸取經驗教訓。那些党衛軍太集中力量在战斗中了，不会注意到我們。我們必須保持‘攻其不备’的有利条件。暫且，我們吃了东西再說。”

大家都帶了一塊面包与人造黃油，是伊凡在出發前發給他們的。虽然在党衛軍的食品倉庫里找出了貯藏着的肉类，可是还是不要吃的好——猪肉太油膩，会損坏退化了的胃囊。

俘虜們靜靜地，慢慢地吃着厚厚的，塗有人造黃油的面包。每个人都覺得这是几个月來最理想的一頓餐食。密密層層的松林后面，山脚下，槍声一直在响着，山谷的回声又使槍声加了一倍。人人的思想中都有一种战斗的实际印象。大家知道集中营中的人正以全副力量來保衛他們的自由，可是他們却离开集中营了，他們沿着只有彭一个人知道的羊腸小道，一小隊，一小隊地，蜿蜒前進。此外，他們还聽見一些奇怪的声音。它是从比槍声远得多的地方，从山谷的深处，从在陽光中照射着的壯丽的湖前面的那个村庄里傳过來的。那是節日的欢乐之

声。那是为了欢迎美国人而演奏的乐队的声音。一星期前，这个乐队还带着它光亮得像小水壶似的铜鑼鈸鑼鑼鏘鏘地敲着在希特勒大街上游行过呢。

馬克，馬拉加和彭三个人先走，作开路先锋。队伍的主力，在兩百公尺的后面一个接一个地跟着。在第一天得到了自由之后，这真是个不尋常的長途旅行。对那些作了几月乃至几年俘虏的人說來，突然处在这样一个一望無际的世界里，真会欢喜得要發狂，何况他們是些比普通囚犯还更悲慘的受迫害的人呢？馬克回过头來，看到后面排列着一長列的人，每个人看起來都像一个失落在無际無涯的雪地中的小点子。馬克想欢呼，但因为冻得透不过气來，只得暂时停頓了一下。当然只停頓了几秒鐘。在他前面的彭与馬拉加超过了他二十公尺，他不得不跑上前去追着他們。

走的道路是傾斜的山坡，又滑，又陡。穿了木头鞋子本來是不可能站穩的。由于首先預料到这种情况，每个俘虏的脚上都用破布裹着，上面还纏上鉄絲。他們一声不响地前進着。大家只听到彭的笨重的釘鞋踏在冰塊上發出來的响声。

几天之前，彭曾經有过一个很好的主意，就是跑到这条小路上來隨便走走。

因为那时他需要清清靜靜一个人呆一会，同时他也

知道剛斯这时絕不会在这地方出現，（这个上尉那天是到卡墨登城去了。）所以才想到了这一条小路。平常剛斯是要到这条小路上來打獵的，在那里等候那些跑出樹林來玩耍的野獸——兔子，狐狸，还有那些展翅在天空飛、影兒照在雪地上映成藍色点子的老鷹。剛斯有一次还打到了一只牝鹿，两个党衛軍的兵士去代他找到了那牝鹿的尸体，可是剛斯却并没有給他們一塊肉，叫他們拿去燒來尝尝。他只把那牝鹿破开，一塊一塊放進了鹽缸里醃着，留着自己受用，有附近兵營中的党衛軍軍官上山來，跑到他的山庄里去拜訪他的时候，他才拿了出來款待來賓。

彭踏着均勻的步子在前面走。在他后面的兩個人，气喘吁吁地跟着。其实這兩个人的身体很結实；所以參謀部才把他們也派作先鋒隊；——他們外表是又小又瘦，可是很机警；那法國人，兩肩寬闊，但瘦得露出骨头來，那西班牙人，文雅而活潑。兩個人几乎都是赤裸着身子，这件事，也是不可理解的。爬到山頂，当那些俘虏們吃着东西的时候，彭曾經注意到他們的臉色，全都冻得發紫了。彭，虽然在上衣下面还穿了兩件毛綫衣，还是冻的發抖，可是他們却没有覺得冷的样子。大多数的人，在他們的破衣服下面塞了几个裝洋灰用的紙袋，便代替了毛綫背心；彭覺得自己是与另一个时代的人在一起，他周圍的景物都有点像描寫世界的進化那类的小說中所

寫的景物一樣。

在彭的后面，馬拉加唱着歌。这个西班牙人已經累了，唱着歌來鼓舞自己向前進。彭想放慢一些脚步，但相反地却加快了脚步，他也为他不会唱而那法國人在和着唱的歌声所鼓舞了。那一望無涯的雪使人睜不开眼睛。

槍声漸漸稀疏，山谷中的战斗似乎不那么激烈了。毫無疑問，那些党衛軍沒有想到会碰到这样頑強的抵抗。彭把手臂向上一伸：

“停下！”

后面的兩個俘虜沒有聽見，撞在他身上。到了这个地方，那小路成了一条斜坡，再向下走五十公尺，就進入另一森林地帶。馬克与馬拉加从槍声中証明他們現在所处的地方与集中营是一条垂直綫。他們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微笑了，接着坐了下去，互相緊挨着取暖，同时还躲在雪堆后面避免寒風；只是他們的槍还是直直地放在面前，槍托着地。

“这样的冬天在山上走，我还是第一次，你呢？”

“我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曾經从比利牛斯山經過，那里也有雪。”

想起那一次他經過比利牛斯山以后立刻就被人送到法國的俘虜营，那有着藍眼睛的西班牙人的面孔不免陰沉下來。可是这一次呢，他是同一个法國人在一道走向自由，他不禁滿心欢喜了。

“你的職業是什麼？”現在大家眼看到自由即將到來，都在想到他們自己的職業問題了。

“火車司機，你呢？”

“巴塞羅納城的電車司機。”

“我們的職業是一樣的。”

“不，”馬拉加說。

“有什麼區別呢？”

“當然有區別啦！我就是夢想做一個火車司機沒有辦到。我家里窮，我從小就工作了，我不識字，我是在戴呂哀前綫上學到識字的。”

彭一個字也聽不懂——兩個人正在講法文；可是從聲調上，他了解這兩個俘虜的親密的聯繫。他覺得這個不同國籍的人之間的友愛，正是表現着世界改變的一面。

在他們後面跟着的一長列俘虜分成了好幾個小隊。頭一個到達的小隊是由伊凡帶領的三個蘇聯人。他們靠近馬拉加與馬克坐了下來。伊凡對彭說：

“現在還要多少時間可以走到剛斯的莊院的背後？”

“一刻鐘。”

“你想剛斯會在他莊院後面放哨嗎？”

“我們應當估計到這一點，但是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為什麼？”

“我們剛才所走的路對精強力壯的人已經是件可怕的事了。剛斯一定想不到俘虜們能夠走這樣的路？”

伊凡笑了，在眼睛中閃爍着驕傲的光。彭轉过头去，他沒有權利平分這種驕傲。他只能站在一旁作為這種勇敢的欣賞者；而在伊凡面前，他感到自卑，他雖然不像未下決心走進集中營之前的那一剎那那樣感到慚愧，但還是感到難過。因為他沒有能力阻止別人說出那些下流的話，因為他和其他的千百萬人一樣，知道就是由於有人對像伊凡這樣的人說了那些下流的話——那些惡毒的謊話——所以才使千百萬人死於非命。

“人都是勇敢的，”伊凡說。

彭直盯着他的明亮的眼睛；那俄羅斯人的話是為他而說的。伊凡又說道：

“一個人如果知道了他應走的方向，一切都會變得很簡單——生命，勇氣，都變得簡單了。”

現在有二十多個俘虜到達了。隨後又接着到了三個人，他們都筋疲力竭了，因為他們要代那些走不動停下來的人拿槍。伊凡對着那個最後到達的人問道：

“他們沒有任何希望到達這裡了嗎？”

那個人是個有相當年紀的捷克人，頭髮是灰色的，一條腿長，一條腿短，他搖了搖頭說道：

“沒有任何希望了。他們受不了了。一個小南斯拉夫人還吐着血呢。”

他的口袋里滿裝着那些走不動了的人的子彈，他從袋里把這些子彈全倒了出來。伊凡把它們分給身體情況



最好的人。他重新看一下表。这时大家在他的周围集合起来。他说：

“时间快到了。我们就要下去了。往下一点，有三条山溪，每条相隔五十来公尺。我们顺着水流走去。这三条山溪在刚斯的山庄背后的空地不远的地方会汇合成一条大溪。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就把我们的队伍展开。”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他讲的是德文。有人低声作着翻译。大家的脸上都显示着一种沉默的，不同寻常的快乐，其中没有一个人露出害怕的样子。他们的思想上根本没有害怕这个观念，他们充满着狂热的战斗意志。在集中营的周围依旧响着枪声；但在轻机枪声咄咄地响了兩陣以后，战斗便好像静止了一样。有一股烧焦了的木头的气味升上来。無疑的，党卫军已经在一兩間木屋里放了火。但是除了这些表示战斗的声音外，从山谷中那方还传来了其他的喧嘩的声音。原来远处的乡村正在举行庆祝会；这些喧嘩的声音传到了冰冻的山上，和流水声，瀑布声混成了一片。

“再过一刻鐘，我们就得摆好陣势，”伊凡接着说道。“大家一听到我的哨子声就进攻。”

全班人马分成了三个小队。那捷克老人指挥第一队；有一个西班牙人指挥第二队，伊凡指挥第三队，马克、馬拉加和彭便编入了这一队。

沿山溪往下走，路是異常險峻的；好多的人在岩石上都站立不穩，那嘩啦啦的流水有几处在積雪的窟窿中消失了，再流過去一點，却又在大石塊上出現了，亮亮的，好像一把梳着那些長在青苔上的青草的玻璃梳子。這種景象，使他們往往迷失了方向。因為有這些流水的潺潺之聲，就不需要在凍雪上走路時那樣的小心怕人聽見了；尤其是森林中的樹木還是蓋着雪，把一切聲音都堵塞了，再說，所有的聲音也都雜和在一起，分辨不出來了。

下山五十公尺；景物的面貌已經改變。松樹枝已經脫去了白色的外衣。石頭上的雪也凍得比較堅硬；有些地方，泥濘的地面已經露了出來。一只松鼠一蹿，跳在馬拉加的面前，他立定了腳，心跳着想到今天早晨在集中營的邊沿上看到的那另一只松鼠，安東尼奧想把它烤來吃的那只松鼠。

“你有什么事啊？”馬克問道。

“我看到了一只松鼠。”

“啊！”

法國人依着西班牙人指點的方向望去。那畜牲已經不見了。

“真美呵。”馬拉加說。

“是呵。”馬克同意他的話，但由於沒看到那松鼠却有一点点懊惱。這一個共鳴在兩個人之間突然創造了一種更親密的感情，比他們因進行共同鬥爭和操作共同職業

所產生的感情更為親切。他們倆彼此微笑了一下之后即刻重又跑下山去趕上了在前面走着的伊凡與彭。

伊凡站住了。現在距離那塊森林中的空地已經很近了。三條山溪在這裡匯合。這時，其他兩組俘虜也在樹林中露面了。伊凡與馬克走到那塊空地上去偵察了一下地形。

空地上已見不到任何雪的痕迹了。陽光普照下的新生的青草、樹木的影子，再加上在遠處，山谷對面的舞台布景似的山坡，一切令人感到這裡就是仙境。剛斯的山莊似乎沒有人住的样子。只有聳出屋頂的鐵皮煙囪還冒著一縷輕煙。這縷輕煙直升天空，沒有任何微風吹動著它，纖細得連在這樣明朗的光綫中都幾乎看不出來。火爐大約快熄滅了。槍聲依舊劈啪地響，而且越來越近了。一顆流彈瘋狂似地帶著響聲飛了過去。伊凡與馬克在偵察著那關閉著的窗戶。玻璃後面見不到一個身影。

“全都在集中營周圍戰鬥呢，”馬克說。

“怪事。”

兩個人又偵察了兩分鐘。還是毫不見動靜。他們只聽見周圍有樹枝搖動的声响。俘虜們正擺好了攻擊的陣勢。馬拉加走了過來；他那藍色的眼睛在笑。

“里面一個人也沒有，真是怪事。”伊凡又說道。

“攻擊的時候，自然會知道。”

“不行，需要去一個人先去試探一下。里面假使還

有党衛軍，他們一定會回击。那樣，我們就知道怎樣对付他們了。”

“讓我去，”馬拉加說道。

伊凡瞅着这个西班牙人。馬拉加的藍眼睛总是在笑着。兩個人有一秒鐘的沉默，那是一種充滿溫情的沉默。

“那是危險的事情，”伊凡終於說了話。

現在不僅是眼睛在笑，馬拉加的整個臉兒都在笑了：

“正是因為危險我才想去呢。”

馬拉加已經把槍靠在一棵樹上了。他從袋里抽出一個手榴彈，向馬克睜了一下眼睛。

“這會使我想起……”他開始說道。接着他聳了聳肩膀不說下去了。這不是敘述他自己歷史的時候——那輛在巴塞羅納近郊被燒毀的坦克，他只能留着作為他自己的回憶——他在未走出樹林的掩護之前，就俯臥了下去。伊凡把哨子放在嘴唇上面，準備着下攻擊令。

馬拉加在地上爬了二十多公尺。他前進得很快，他的全身像一條水蛇似的柔軟。那山庄里還是不見動靜。假使有党衛軍在那里看守，不可能不發現有人在爬着過來。這無疑地就是馬拉加認為無須乎謹慎的理由了。在離山庄三十公尺的地方，他站起身來。在同一秒鐘的時間里，剛斯出來了。他幾分鐘前才窩開戰鬥，回來燒毀他的秘密文件。

馬拉加拔去那手榴彈的保險針扔了過去。剛斯馬上

并槍。馬拉加肚子上中了一彈，仆倒在地下了，但他兩手還能支撐着地面，望着那個在地上滾跳着的手榴彈。剛斯正在想把這個手榴彈拾了起來再擲回去，可是無數槍彈已經從樹林中射出來了，俘虜們一面喊叫一面進攻。而這時那個手榴彈也爆炸了，剛斯血肉橫飛好像一塊石頭扔在水窪里濺出來的水一樣。馬拉加的手臂軟了，整個身子倒了下去，臉貼着草。

戰鬥在一刻鐘內結束了。山庄里原來只有剛斯一個人。俘虜們跟着就從通集中營的小道上沖下去；另一隊人從隧道上的那片森林里走下去，出其不意地用兩挺輕機槍對一小時來想沖進醫療室而沒有成功的那一組黨衛軍開了火。再加上几顆投得十分準確的手榴彈就使敵陣大亂起來。一只噴火器着了火，那個背它的黨衛軍自身倒變成了一支火炬，彎着身子在地上慘叫起來。黨衛軍大亂，全體丟下了他們的武器。密集的射擊停止了。只有在樹林中還聽到一些稀疏的槍响，那是俘虜們在追擊那些僥幸逃亡的黨衛軍的槍聲。這時集中營里起了一片愉快和驕傲的歡呼聲。剛斯，席林，克萊茵特三個人的屍體一平排地吊在同一棵松樹上。

馬拉加當時還沒有死。人家把他抬到剛斯的山庄里。他已經失去了知覺，氣也喘不過來了。站在他身旁的馬克打開了窗子，接着把他抬到陽台上去，讓他躺在一條被

單上。展开在他們面前的景致美丽极了；馬克一下子想着要是他的朋友能重新恢复知觉（即使恢复一分鐘也好），來最后欣赏一下这自然的壯丽，該是多么好啊。可是子彈打穿了他的重要的器官。西班牙人的眼睛漸漸模糊了，很快地，他开始呼吸不过來了。

战斗结束后，伊凡回到山庄里來，他也留在这位受伤者的身边。医療室的医生已經被人叫了來，可是連一切幻想都成为不可能了，馬拉加的死不过是几分鐘的問題。他們只能眼睜睜地望着他死去。

馬克哭了，站在他的朋友身边，一动也不动，大顆的淚珠一顆接一顆地在他臉頰上流着，表示出一种安靜的，深切的痛苦。

“他在戴呂哀前綫学会了認字，”他說。

伊凡把手放在馬克的肩上。他的臉也是安靜的。

“他为祖國而死。”他答道。

馬拉加的呼吸更其微弱了，几乎到了不可觉察的程度。一个受了伤的俘虜要死是很快的。馬克擦了擦眼睛，他要看一下一个人的死亡景象，他要一直等到他的战友闔眼長逝以后才肯离开。伊凡的手緊捏着他的肩膀：

“美國人！”

馬克轉過身來。伊凡盯着那條通到集中營的公路。那法國人也看到了一隊裝甲車。

1952年10月——12月作

附 錄

## 一部描寫抗战英雄的小說<sup>①</sup>

弗利德

保尔·蒂雅所走的路在法國現代進步文学中是具有典型性的。抗战对于这位作家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校。他相信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民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他热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爱国人士，他憎恨实行种族歧视的敌人，这一切都是从抗战中得来的。蒂雅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它号召我们起来斗争，反对罪恶的、破坏性的武力。作者的才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1945年作者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一本讲述毛滔森地方希特勒的集中营的小册子；在这一本书中，作者对行将受审的战犯们犯罪的真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随后他又发表了他的两本抗战小说：“夜间的战斗者”（1947年出版），“失而复得的玫瑰”（1949年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爱国人士为反抗对抗战英雄及抗战传统事业的迫害，进行了悲壮的斗争，“失而复得的玫瑰”

---

<sup>①</sup> 原载1954年新时代法文版26期。



可以說是令人怀念这一斗争的法國第一部作品。此外蒂雅还有兩部作品譯成了俄文，一本題名为“保尔先生的秘密”的小册子（1950年出版），在这一部著作中，作者揭露了出賣國家軍事秘密的叛徒的罪行。另一部是“自由的水手”（1952年出版），这是一部以民族英雄亨利·馬丁的事迹为題材的报告文学。

1953年秋天在巴黎出版的蒂雅的長篇小說“勝利者”，是一部有強烈的现实性的書，是一部有益于法國人民的作品，因为法國人民正在保衛祖國、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和以德國复仇派軍隊为核心的“欧洲軍”的致命的威脅。

保尔·蒂雅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帝罗尔山中的一所希特勒的集中营，其中有一万五千名俘虏：法國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苏联人；他們全是注定要死的人；那是奴役了好几國人民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想干的一件事。

著名的法國医生雷蒙教授、二十歲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賈蘭、鞋匠雅克老伯、意大利藥剂师、巴黎医院的护士小皮埃尔、巴塞罗納的电車司机馬拉加、法國的知識分子保尔·蒂雅、西班牙的愛國人士安东尼奥、貝特罗和成千的其他許多老实人，他們都是注定要死的人。納粹要叫他們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比利时、波蘭各國的一切医生、鐵路工人、鞋匠，

一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手工業工人了解，他們應當毫無怨言地服從納粹分子，因為整個歐洲現在都處在他們的鐵蹄下面。集中營便是“新秩序”的化身。這是德帝國主義憑借了陸軍、黨衛軍和秘密警察布置在歐洲的天羅地網中最重要的一環。蒂雅的小說使我們想到，德國陸軍的復活，不可避免地要引起西德復仇主義者的妄想，即復活“統一”歐洲國家的計劃，許多集中營就是這計劃的重要的關鍵之一，而且也是一種象徵。

作者所描寫的集中營是有實際的材料作背景的，然而它的題材仍然有充分的戲劇性場面。作者描寫了兩種人物——俘虜和管理集中營的人——他把他們心理上和行動上典型的階級本質完全暴露了出來。

希特勒的劊子手在作者的筆下都現了原形。這裡有集中營的納粹黨衛軍隊長孔武有力的小人剛斯；有集中營的头目，大塊頭馬紐斯；有集中營的秘書，像貌魁梧然而心怯胆小的漢斯；有偽裝羔羊實際是狼，暗地調查共產黨人行動的奸細海爾曼；還有，為了取得漢斯十枝香煙的報酬而不惜殺害俘虜的普通刑事犯。所有這些人都是帝國主義培養出來的下流種子，他們的任務是侮辱勞動人民的高尚人格，並阻止勞動人民進行保衛民主自由。他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虐待和殺害別人上頭。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理論家，用了十年之久的功夫刻意養成“強權即公理”的心理。你仔細看一看海爾曼、馬紐斯和

剛斯吧，他們簡直就是大西洋彼岸尼采的“金髮野獸”和“超人”。①

为什么这些野獸会自以为高人一等和强大有力呢？蒂雅告訴我們，那是因为他们們有把握沒有人可以懲罰他們。

小說的故事時間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勝利的蘇聯軍隊的炮聲是越來越近了，俘虜們是伸長了耳朵在听。劊子手們也覺到他們不久就會受到懲罰。剛斯有一陣神經恐慌，形象十分丑陋。他準備把集中營和其中所有的俘虜一齊毀滅掉。馬紐斯還抱有希望，因為他是美國的一個老特務。1945年5月5日，集中營的大門打開讓美國的幾輛吉普車進來了。這時候集中營里的一萬五千名俘虜高唱起“國際歌”和“馬賽曲”。但是美國人並沒有釋放俘虜就走了。他們只從俘虜當中帶走了他們自己的七個②特務和一個黨衛軍軍官。如果馬紐斯不和海爾曼一樣被集中營的地下組織殺死，可能成為美國人帶走的第八個俘虜。美國人走了以後③，剛斯想把這一萬多俘虜弄

---

① 尼采是十九世紀的德國反動派哲學家；他崇拜武力，壓迫弱小。“金髮野獸”和“超人”，都是他理想中的高人一等的強大有力的人格。希特勒就是尼采哲學的崇拜者。

② 這個數字和蒂雅小說中所說的數字不相符合。

③ 按小說的內容剛斯奉密令要弄死一萬多俘虜，系在美國人未來以前；本文的作者則說在美國人走了以後，也許是出于一種記憶上的錯誤。

進一個隧道里去，炸藥已經准备好，要把隧道中的俘虜和整個集中營一齊毀滅掉；但俘虜們反抗了。為解放奧國的蘇聯紅軍的勝利所鼓舞的地下組織，組成了一支以蘇聯戰俘伊凡（真名安德烈·沃羅果夫少校）為領導的武裝隊伍。這一支隊伍打敗了納粹黨衛軍。

為甚么俘虜們能夠戰勝看守集中營的人呢？因為，即使在地獄般的集中營中，也仍然不能窒息在法國和在希特勒占領的國家內充滿了光榮的抵抗運動。劊子手們雖然殺害了千千萬萬的人，但仍不能動搖那些受難者的勇氣。以共產黨為首的地下參謀部，指揮着集中營里的一切活動。

保爾·蒂雅對於地下領導的機智、勇敢和警惕性，是以一種贊賞和感激的情緒來敘述的。他對那些幹部表示了敬意，因為他們能夠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人保持清醒頭腦，保持鬥爭意志，保持比恐懼更有力的對敵人的仇恨。作者提到愛好自由的各個不同國籍的人的團結所產生的巨大力量，這種團結是可以使妄圖統一歐洲的納粹分子的恐怖手段歸於失敗的。

很可惜的是，作者固然誇獎了愛國人士的兄弟般的、充滿深切的人道主義的團結互助，但對於個人的特性却描寫得不够。地下抵抗運動的領袖：俄國人伊凡、比利時人亞爾弗萊德、法國人莫里斯的形象只能算是一種草圖。理想的人物如捷克斯洛伐克人賈蘭、西班牙人馬拉

加、大好老皮埃尔等的形象，反而寫得比較成功。青年賈蘭懂得好几國語言，在集中營中擔任翻譯的職務。他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相信生命和正義必然勝利。外號馬拉加的西班牙工人，他是在戴呂哀前綫才學會認字的；他在这个集中營里，手中再一次拿着手榴彈，向敵人進攻，一如從前他在自己的國內向敵人進攻一樣。

保爾·蒂雅熱情地談到蘇聯游擊隊員賽爾格伊·戈比多夫的堅決意志，談到他的品質的高尚和純潔，說他是一個經過“特殊鍛煉的人”。兩個俘虜在集中營的醫療室里睡在并排擺着的床上。兩個人都暫時失了明，而且還得了傷寒症。這兩人中間的一個就是保爾·蒂雅，另一個就是這個蘇聯兄弟。戈比多夫知道他不久就要死，但他的意志却照樣堅定。他鼓勵蒂雅，他叫他要和死搏鬥來爭取生命和光明。“他比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價值。”護士皮埃爾說。在題名為：“我的蘇聯兄弟”的那一章中，這位法國作家描寫了一個有一点点像奧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柯察金，也有點像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中的密烈西叶夫的人。

一到夜里，保爾·蒂雅的病便有些轉機，他听着已到達維也納附近的蘇軍發出的炮聲。他想到他應當把他學習到的人類的偉大精神帶給他的祖國。

德國士兵約瑟夫·彭，在這部小說中也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他是一個上了四十歲年紀，服第二級預備役的

士兵。他隸屬於德國民兵部隊。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以後，他了解他對希特勒分子所犯的罪行也有責任，因為他盲目地服從了他們的命令。他能夠懺悔他的過錯麼？彭所屬的部隊就駐紮在集中營，彭於是和地下參謀部取得了聯繫。他偷出軍火來交給反納粹的人。當他偷聽到剛斯準備把俘虜們關進隧道然後炸毀隧道的談話時候，他冒着生命危險去告訴了地下參謀部。

保爾·蒂雅在列舉了最近的和過去發生的悲慘事件以及英勇事迹以後，不能不令愛好和平與自由的歐洲人民想起團結中的不可戰勝的力量。他對法蘭西愛國志士發出號召：你們要提高警惕！納粹黨衛軍，秘密警察，所有的海爾曼、馬紐斯、剛斯之流變成鬼魂還是不久以前的事，而你們的敵人現在就要叫這些鬼魂復活了，一如他們要德國軍隊的血腥的鬼魂復活一樣。我們不能容忍！

金滿成譯

